

武俠小說

聿蘭異人傳

還珠樓主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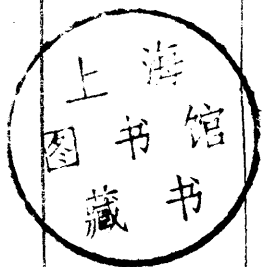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9160B

還珠樓主著

華商名人傳

勵力出版社印行



前題

集下 集上

駭浪行舟輕乘羊皮艇
獨身戲寇空留人耳箱
惡報徒傷心殘喘苟延驚後約
重關飛大俠良朋佳會喜同仇
霧漫沙鳴神猴受辱
雄談劇飲老俠論交
奉使命連夜渡關河
傲凶頑飛光援俠士

長篇
武俠

皋蘭異人傳

上集

還珠樓主撰

甘肅省城蘭州，南關外三里，有一座山，名叫皋蘭山，爲當地第一名勝，皋蘭首縣縣名，也是爲了這山而起，山的西面，有一高巖，上有五條清泉，水力絕大，濺玉噴珠，飛流迸射，點綴得山中景物，越發清奇，山雖城甚近，上面更有好幾處，達官紳富的別墅，飛閣山亭，到處都是的，每當春秋佳日，游侶如雲，絡繹不絕，凡去的人，都要到那五泉之下走走，漸漸把這山名，也改叫成了五泉山了，這座古城，北關正對黃河，河對岸也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座白塔，山名就叫白塔山，雖沒皋蘭山，來得雄邁，一塔聳雲，間以琳宮梵宇，到也顯得莊嚴壯麗，這時正當前清乾隆初年，因爲黃河之水，上面急溜駭波，奔騰涵湧，水力絕大，底層盡是浮沙，無法造橋，祇逢到塔頂，開光之期，和一年兩次大汛，纔由當地紳商集資，雇上廿七條大木筏，用鐵練鎖連，搭成臨時浮橋渡人，平日全仗黃河中，特有的，平底方頭渡船，來往載渡，河寬浪急，扁舟斜渡，過河一次，至少也得一個多時辰，風不順時，甚至斜流出二三十里，費時半日，不得攏岸，再一不巧，遇上河底，忽然拱起的淤沙，將船滯住，來去不得，就攔上好幾天的都有，河既難渡，黃河中的靈異之跡又多，本來船上人個個迷信，加以那條渡口，正對白塔，因而附會傳說，越來越甚，船上忌諱更多，最順途時，一天不過五六個來回，不到

相當人數，或錢數，不肯就開，貴賤同舟，流品不一，船常出事，船人都會水性，每遇上事，胡亂猜疑，硬指觸犯河神，藉端訛詐，勒索神馬香錢，不遂貪囊不止，有時竟故意拿話，激動衆怒，威逼脅迫，無所不至，這還是地當要衝，不敢十分明目張膽，害死人命，客人不過晦氣點銀錢罷了，一到了上下流，隱僻之處，本地人尚可，有那不解事的客商，事先斤斤渡錢，話再一外場，他也不和你多說，給錢就渡，更不計人多少，船到中流，方始端起一付煞神臉子，勒索重資，好一點的，先拿一兩個裝着同渡的同黨，一腳踢下河去做榜樣，祇將客人嚇倒，得財便罷，那利害凶惡的，不是假做船翻，使你人財同盡，便是一刀砍死，或是生踢下去喂鯉魚，凶橫已極，有時苦主，死裏逃生，告到官府，此輩大都浮家浮宅，早已聞風遠颺，濁流千里，無殊天險，如何容易拿到，被害的又是異鄉行客，資財已失，坐等凶手，官司那打得起，好在命已保住，祇得認個晦氣，遞張息稟，另打回家主意，免得沒被水賊害死，反被官府拖死，官府樂得省事，也就拉到，因此鬧得這些惡船戶，越來越猖獗，殺人越貨之事，時有所聞，內中有一個，這狠惡的頭子，名叫分水蜈蚣夏三黑，不特精通水性，還會有一身硬功，乃當地黃河一霸，起當初原是山西大盜，因屢作大案，官府搜拿，風聲太緊，逃到蘭州，又拜在西關金天觀惡道，虎爪真人常明元的門下爲徒，藉他聲勢，招集徒黨，本就無法無天，事有湊巧，新任甘肅巡撫福厚，皇室宗親，出身執袴，聲色狗馬，飲食玩好，無一不講究異

常，尤其從小，就喜歡武藝，無奈自己是個衣裳架子，又不肯下苦功練習，給果鬧了多年，白糟踐許多金錢，什麼也沒學會，家裏鑣師打手，卻養下一大堆，這夥人十有九個，是哄着爺玩，除陪同出外，無事生風，打個架，砸個酒樓戲館，打完經人央告說合，加倍賠錢，算是耗財買臉而外，那有一點真實本領。混到中年，皇室官階升遷原易，居然外放了甘肅巡撫，西北道上，素極荒涼，往往赤地千里，不見人煙，雖當承平時代，盜賊仍常出沒，殺人越貨，時有所聞，於是除原有諸人外，又在各大鑣行內，添聘了幾個號稱有名的武師，隨行保護，長期在撫衙之中護院，內中有一武師，姓何名天勝，跟隨福厚多年，因為福厚祇有一子，名喚安德，年纔十七，從小好武，勝於乃父，每日書本不摸，專以舞弄拳棒爲事，在衆武師中，因何天勝慣會吹牛拍馬，奉承得好，獨加青眼，常時同出同入，行動不離。何天勝武藝本來不弱，又巴結上福厚的獨養愛子，益發得了主人寵信，衆同事見他恃寵驕橫，不把人放在眼裏，雖然人人側目卻也祇好恨在心裏，何天勝漸知衆人恨他，勢同孤立，江湖上朋友，不大好惹，老怕早晚有小鞋穿，自己忘形已慣，一旦間與衆隨和，又做不到，正打主意，這日忽聽人說起常明元，現在蘭州金天觀內居住，他原是常明元，昔日門徒，連忙趕去相見，師徒闊別多年，久無音信，一旦他鄉聚首，又在互相倚重之時，情感自然格外親密，不久便引惡道，去見福厚，說得乃師武藝，人間少有，天下無雙，福厚便命與衆武師一試，常明元爲了證實徒弟之

言，巴結貴人，竟壞了江湖規矩，不問青紅皂白，概不留情，是動手的，全都敗了下風，有的還負了重傷，衆人恨他師甚切骨，祇是無可奈何，這一來，那還好意思，再混下去，除卻少數臉老貪財的，當時涎臉，託何天勝拜在惡道門下外，餘者全行自動告退，何天勝更說這夥人，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一無用處，慫恿福厚，全給遣走，由此惡道時常出入撫院，勾結請託，無惡不作，夏三黑起初拜在惡道門下，不過是慕他本領高強，借此學些武藝，一旦遇見勁敵，多一能手相助而已，不想竟能走動官府，又添了一個大力量的師兄，那不喜出望外，立託乃師引見，拜了師兄，三人勾串一起，益發肆無忌憚，爲所欲爲，被害的人，也不知多少，地方官直是無奈何他，過了一年多，正當聲勢喧嘩，趾高氣揚之間，這日夏三黑，剛在家中，吃罷了午飯，擁着妻妾說笑，忽聽手下人報，何武師回了撫台大少爺，前來看望，夏三黑因撫台的大少爺，竟肯光臨，喜得一張黑臉，都脹發了紅，忙喊少大人來了，你們還不快取新衣服來，他那妻妾，出身小家，一時也慌了手腳，見他還光着腳，各去取一雙鞋襪過來，正要搶着代穿，三黑已將身縱起，將櫃門上鎖一擰，伸手撈起一件衣服，便往胳膊上套，剛代他胡亂把鞋襪穿上，又喊快拿馬褂，妻妾同聲笑道，馬褂你不穿在身上了麼，三黑低頭一看，誰說不是，匆忙中也沒顧得細看，身上果是一件大襟馬褂，並且還是一件棉的，不由暴怒，大罵驢球的，你們都是死人，怎連衣服都不會拿，愛妾一旁撇嘴道。你自拿的，我當你見少大人

，是要穿這呢，長衣服不在架上掛着麼，三黑雖是老江湖，這是滿腔勢利之見。惟恐得罪貴人，慌慌張張，越忙越亂，聞言方覺出自己糊塗，也不願和愛妾鬥口，見乃妻站在衣架旁邊，還在張望，回話的人，也還在候回音，越發着急，忙把乃妻一推，罵了聲瞎眼婆娘，少大人走，咱再捶你，隨手搶過架上一件夾紗馬褂披上，邊扣邊往外跑，慌不迭趕到門外，那還有何天勝，和少大人的蹤跡，見報信人還跟在後邊，不禁氣往上壯，罵聲死驢球的，就不會先請少大人進莊去坐，如今等我不及走了，得罪怎好，越罵越氣，上頭一拳，底下就是一腿，打得那下人，滿面流血，一跤跌倒，還欲再打時，忽聽遠遠田岸上，有人喊道，夏賢弟，怎這時才出來，害得咱們大爺好等，三黑定睛一看，正是何天勝，前面還有一個，穿着華貴的少年，知是少大人，不願再打罵下人，連忙迎上前去，原來安德，因常和何天勝在一起，閑談江湖上行徑，極喜豪俠人物，便是自己出門，也祇何天勝相陪，從來不帶一個跟班，有時騎馬，有時步行，車轎是絕對不坐，如非衣飾華美，誰也看不出他，是個貴家公子，這日清早，練畢武功，和天勝去至五泉山遊玩，行至半山亭左近，忽見亭內，有兩人坐在那裏閒談，聲音甚低，聽不清說些甚麼，一個生得身長而瘦，面色甚黃，迷縫着一雙眼睛，對坐一人，看不見他面貌，背影身材頗似前年，被惡道打傷，憤而告退的，這撫術武師韓洪，此人跟隨福厚護院，已有三年，在這羣武師當中，稱得起是頭一份，人極和氣，誰也不傷，同輩中人，都和他交好，

祇無人知他身世，何天勝初來時，和他較武，表面上雖打了個平手，骨子裏卻是給他留一飯，天勝自知敵他不過，假裝敷衍，心却忌恨，這次引進惡道，一半也是爲了想去韓洪之故，就這樣韓洪還和惡道，打了兩個時辰，才被惡道，用重手法點倒，傷了左脅，依着福厚心意，還不願他走，韓洪卻有骨氣，當晚便留書告退，不辭而別，連川資都沒有領，何天勝在江湖上，奔走多年，雖不知他來歷，看他行逕本領，決非常人，別人走都無關緊要，惟獨對他，卻時刻防在心上，怕他尋仇報後，此時見他，忽然回到蘭州，料知必非無故，幸而他背着臉，沒有看見自己，還可尋找惡道，早日防備，忙一拉安德，連山也不逛，回身就走，安德那知究竟，便問那不是韓武師麼，躲他則甚，天勝低聲假說，韓洪打敗丟臉，不欲再見熟人，我們打招呼，反而使他難堪，莫如不理，到給他留面子，安德原不懂這些過節，加以韓洪平日又不善於巴給，不大討人喜歡，聞言也就不談，天勝便拉他，去往金天觀，看望惡道，好暗商防備之事，誰知到觀一聞，惡道清早爲一富紳請去，尙未回轉，天勝一想，既有惡道相助，又有撫台勢力，看那對坐同伴，不似有武功的樣子，就算是個能手，我官私兩面，俱佔上風，怕他何來，况他昔日曾說，當年做過行商，許改了行當，復理舊業，也未可知，想到這裏，便放了心，不再注意，見安德枯坐無聊，又不願回去，因那裏離紅土溝子，纔七八里路，便問安德去否，安德會聽天勝說起夏三黑，是個漢子，聞言甚喜，便卽一同前往，到了三黑莊前，見良田沃

壤，果樹成林，野景甚好，又久後主人不出，便信步往田園中走去，三黑家中用人雖多，十九鄉愚，一聽貴人來到，不知如何是好，見主人急匆七趕出，一不見來客，張口就罵，舉拳就打，主人又極凶暴，益發嚇得不敢言語，明見來客走開，誰也沒說，天勝見他打下人，知必爲此，忙出聲相喚，三黑纔住了手，跑上前去，先請了少大人安，又唱了個諾，沒口子說小的該死，少大人久等，不要見怪，安德見他形態醜惡，舉止粗魯，已覺好笑，再一看他腳上穿的鞋，竟是一樣一隻，衣服馬褂，都是綢緞做的，因爲式樣尺寸，無一稱身，出來匆忙，鈕扣錯了次序，又是不會穿慣，心裏再一矜持，足恭過甚，越發顯得神情狼狽，醜態百出，旗人最重禮節，講究穿着，安德生自貴家，幾曾見過這等不堪之狀，再也忍不住了，竟自大笑起來，三黑先還不知安德，因什發笑，但一低頭，正看見左腳套上一隻抓地虎快鞋，右腳卻被愛妾套上從京中新帶來的，一隻大紅緞地，上用烏絨，挖出雲邊記字的官鞋，不但形式不一，連顏色也是異樣，料是適纔妾，爭來服侍穿着，忙中出錯，鬧此笑話。再看身上衣服鈕子，也有好些個扣錯。不禁又羞又忿，忙着想將鈕扣改好，不料心急手亂，勁頭使得過大，竟將右襟，連扣扯裂，拖在地上，更不是樣子，安德見他，黑臉紫漲，齊耳根變成了豬肝色，手忙腳亂，忙邊一神情，益發哈哈大笑不止，何天勝本也好笑，因見三黑，已將羞惱成怒，安德還自笑不可仰，知他性情不好，恐野性發作，出了惡聲，忙卽住笑轉圓道，我家大爺，最喜的英

雄本色，不在這穿裝打扮上，你又弄不慣這一套，還不到家換去，越隨便越好，你既沒出門，我們自會到你前院北屋裏，等你便了，三黑巴不得有個台階好走，聞言如釋重負，連話也不答，撥轉身，邁開大步，嘴裏不住罵罵咧咧，飛也似往家中跑去，安德見天勝，所謂英雄，竟是這等人物，連家中教師們，都比不上，又是大笑，又覺失望，本不想入內再坐，經天勝極力慫恿，迫於情面，勉強同入，三黑一個下等水賊，忽然暴富，房舍陳設，自多不倫不類，到了安德眼裏，盡是笑料，坐了一會，三黑怒冲冲走出，見了二人，又把妻妾，大罵了一頓，黑臉上青筋暴露，闊口黃牙，吐沫橫飛，神情更加醜怪，安號因他，滿臉兇橫，語聲暴戾，幾疑不是欲遮前醜，直似衝着來客而發，不但沒敢再笑，反到有些膽怯，坐立不安，彼此問非所答的，略說了幾句話，便自要走，三黑力說，難得貴人，來到我家叫人預備最上等的酒席，再四挽留不放，安德急得要哭，最後還是天勝解圍，向三黑耳語，說安德是大爺脾氣，連撫台大人。都不強他，既然不願在此，強留反使不快，再者出來太久，也恐撫台大人尋找，你這番盛意，等我回去和他說好，改日再來便了，三黑又堅訂後約，安德急於脫身，許了後來赴午宴，方得放行，歸途先把天勝大埋怨一頓，後日之約，更不必說，是不去的了，三黑當日出乖露醜，已然不快，這一巴結不上，認爲安德忒輕賤他，羞惱成怒，心中懷恨，當時震於撫台官威，又礙着妖道師徒情面，未便發作罷了，過了三數日，何天勝因在山亭之內，發現

舊日伙伴教師韓洪，心中不安，歸後又尋惡道常明元商議，常明元也說此人武功，着實不弱，形跡尤爲可疑，此來必非何故，天勝聽了更不放心，暗計三黑，命手下黨羽，到處訪查，始終不會再見，數日未得動靜，漸疑韓洪路過經此，也就鬆懈下去，這日三黑，閒得無事，帶了兩名惡黨，往各渡口，查看黨羽勤惰，沿着黃河岸邊，往下流走，連查了六個渡口，天已垂黑，這十八個渡口，掌渡的小頭目，有的兼管一所小莊院，和十來頃田地，有的開上一座客店，備遠道來客，打尖住宿之用，這種店房，上下流，各有三四處，多在離城數十里的鎮集中，地當孔道，離河又極近，不害人，也能做很好的生意，所以雖是黑店，不是值得一吃，而又不走渡口的，從不離在店中下手，加以三黑號令極嚴，手下經營得法，對待客人，外表極爲公道，行旅稱便，誰也不知他是黑店，渡口賊船的耳目，店中前院住客，後院是店主住家，另給三黑，設有一間密室，以充下榻之用，照例三黑，巡行到此，如見天晚不願再往前走，便在這裏莊院和客店中住下，遇上高興，一住十天半月的時候都有，當日所到之處，地名羅溝子，相隔前面渡口，有四十多里，離省城已近百里，在十八個渡口，中，相隔比較最遠，管店舟的小頭目，名叫水狗崔八，力請三黑住下，明早再往前走，三黑因崔妻新產，那地方，又極偏僻，來時匆匆，店中無什準備，不如前站金沙渡，是個大鎮，酒食方便，堅欲前行，便命崔八，備上一個，生牛皮製的筏子，順流下駛，崔八攔他不住，祇得將皮筏，給他

打好了氣，放在水面，三黑也換上水衣，帶了兩名惡黨，坐將上去，手一抖，收了掛勾，筏身便被黃河中的急流催動，箭一般往下流，黃河中的皮筏，是用許多牛羊皮做成包囊，打好了氣，聯結一起，浮在水面，囊上鋪上木板船篷，人畜行李貨物，均可安置其上，因河水深淺不一，淤沙漲沒無恆，皮筏既輕且浮，借着急浪催動，其行如飛，不會擱淺，更不怕沉沒，走得又極快，往上流要走十天半月的途程，歸途如乘皮筏，遇上了好風，一日即至，最稱穩快，三黑因這類東西，祇走下游，不能逆流上駛，特地別出心裁，挑選最上等的山羊皮，製成七個梭形的小囊，聯成長圓形的浮子，再用幾張熟牛皮，縫成一個艇子，中設木架綳緊，攔在上面，用牛筋結好，風帆篙舵，無一不備，不用時，可以拆卸折疊，甚是便利精緻，沿河十渡口，皮筏共有四個，專供他往下流，有緊急要事時乘用，到了地頭，再用牛馬駝回原地，當日原是隨便出巡，並無要事，手下黨羽，俱覺奇怪，其實三黑，也是惡貫滿盈，未出門之先，就是坐立不安，心神煩燥，原意借着巡遊，會一會手下幾個重要頭目解悶，誰知連巡了幾個渡口，都不合式，無意中，巡到羅溝子，錯過大鎮集，又嫌當地荒涼，沒有好飲食，他這一趕往金沙渡，卻惹下殺身之禍，下筏時，手下黨羽，俱怕他強橫霸道，令出必行，稍一違忤，重則送命，輕則撻辱，誰也沒敢勸阻，及至皮筏開行，艇中除了他，還有兩名心腹黨羽，一名小魚鷹蔡全，一名蛾巴掌牛四，俱是相隨多年，助惡行兇，無所不爲的水賊，平素和金沙渡口

，掌渡頭目吳勇最好，因見三黑，執意要往金沙渡過宿，又沒說爲什事，照着往日習慣，這白羊筏子，所去之處，必有凶殺之事發生，俱替吳勇耽着心，並坐下帆桅之下，腳絆着舵，面面相覷，不發一言，這時船行順風，三黑獨坐船頭，見黃河落日，殷紅似血，照得兩岸的黃土斷崖，都成了紅色，岸上一派荒涼，更無一點人煙，祇有黃流滾滾，急浪翻花，催着皮筏，浮沉起伏，疾如奔馬，朝前疾駛，不知怎的，越看越覺心煩，偶一回看，蔡牛二人，滿臉憂鬱之狀，益發不耐，方要喝問，猛一眼，又看見舵前木格上，供着的大王牌位，和下面所繪的白羊頭，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這白羊筏子，不遇大事不出，每次事完，必用人血祭神，怎今天會把他忘了，尋思未已，蔡全爲人粗魯，忍不住問道，當家的，今天坐皮筏到金沙渡，敢莫是吳勇兄弟，有什不周全的地方麼，三黑脫口說了一聲，什麼都不爲，蔡牛二人，同聲驚訝道，我們先聽當家的，要坐筏子，到金沙渡去，以爲吳兄弟，出了什麼事，再不就是來了什麼對頭，既都不爲，事前又沒給他一個信，見了吳老兄弟，說什麼呢，三黑獰笑道，我今天也說不清，是什麼原故，老是心裏發煩，毛焦火辣，適纔想拿酒，解個悶兒，偏到的是羅溝子，極窮的所在，什麼都買不出，這纔趕到金沙渡，跟吳兄弟大喝一回，見天不早，這條路又難走，騎牲口和走路，都得好半天。算起來，祇有皮筏子快，到時天的剛黑不久，就坐下來，這都是今半年多，河下沒出什麼事之過，竟把成例忘了，記得我早年在山西河岸上，也

有過這麼一天，心煩發燥，當晚卻做了一票好買賣，還殺死了三條人命，打傷一個鐘師，今回說不定，又是一個好的預兆，吳老兄弟，見我皮筏，必要嚇上一跳，船桅上的羊角燈，不用點了，免得他們老遠驚疑，等近前纔告訴他們，作爲我在城裏得信，有一撥好買賣，要過金沙渡，算計落在我們店裏，因客人扎手，又不過河，怕他們作不翻，特地迎上前來相助，萬一真有這麼一撥買賣，應我預兆更好，沒有，算我聽錯，也不要緊，免得實話實說，壞了我出行的規矩，祇你二人，如若洩漏，卻休怪我，不講情義，原來黃河中的水盜，迷信甚深，船筏上，都奉有一個邪神，這羊角燈，算是神燈，最爲重要，晚間必須點起，否則，便有生事之虞，蔡牛二人一聽，不叫點那神燈，不禁又是一怔，牛四想勸說，不點燈犯忌的話，還沒有出口，三黑剛愎橫恣，見他神色不定，吞吞吐吐，錯會了意，以爲牛二，不願他搗鬼，立時把凶眼睛一瞪，怒罵道，挨球的，這天下是我打的，我要怎樣就怎樣，祇管照我說的話做去，少說廢話，不要惹老子生氣，蔡牛二人見他發怒，那裏還敢開口，雙雙陪着笑臉，連說是是，三黑方始稍斂怒容，仍向筏頭立定，佇視前面水程，不時怒目回望，二人知他多疑，嚇得一個假作掌舵，一個假作去理帆索，各自分開，不敢再坐在一起了，順顧下駛，筏行絕速，月夜纔升，不久已離金沙渡口不遠，三黑見前面渡口上，自己的一隻渡船，從對岸橫斷河面，斜行過來，已將攏岸，這金沙渡，是個繁盛鎮集，地當官道，吳勇做得甚是謹慎，不值得一喫的，決

不下手，稍扎手一點的，便道風上下遊同黨，或派黨羽，尾隨到那隱僻之處下手，不動則已，一動，必然滿載而歸，從不放逃一個活口，開着兩個黑店，在金沙鎮上，但是祇用來作眼線，從未在店中，害過人命，過客無分貧富，都是一律待承，他居心行事，雖然陰毒，表面上，卻似一個極本分善良的商民，有那不常出門，不知利害的官商，行旅，無論多難伺候，他都涎着一張笑臉去對付，所管渡船，和備客雇用的，十二隻沙船，他如沒看得中你，或是力勢不能敵時，全按着正式買賣去做，對待窮人，和腳夫車把式等人，更善結納，因此店渡兩門，名聲頗好，真有特惹繞些遠道，前來住店搭渡的，可是當時雖然渡過，祇被相中，到了上下游，無人之處，依舊吃他了賬，真個積惡多端，不在三黑以下，三黑起初還嫌他，做法太文，屢次責罵，要想換人，嗣見別的，還有兩個大渡口，因為做得太惡，先是劫掠頗多，漸漸鬧得旅裝裹足，視為畏途，所得日益減少，官府風聲，也越來越緊，如非新勾結了惡道師徒，特有撫院奧援，幾乎不能再幹下去，獨他這一處，卻是聲色不動，蒸蒸日上，這纔服了他的才幹，吳勇爲人詭詐多謀，也存有一份私心，見三黑已然欽服，乘機攬權，雖受三黑所囑，卻不要三黑干涉他的事情，一面又聯絡他幾個親近，如蔡牛二人之類，自來功高見嫉，別的渡口，比不過他，十九懷忿，齊向三黑進讒，日子一久，三黑也漸疑他專權自私，祇緣所得獨多，又加親近，時爲周旋，也就含糊過去，來時蔡牛二人，替他擔心，卽由於此，三黑也是自己找

死，皮筏到時，恰巧與渡船，迎頭相遇，照例是兩下裝着不知，不進店，不行禮的，蔡全首先搶上筏頭，手持鈎桿，喊聲借光，將渡船鈎住，請他攜帶攏岸，另有酬謝，船人見是總瓢把，乘着白羊筏子到來，個個心驚，一面假意說價，將皮筏帶向渡口，一面早派人，飛跑往店中送信，三黑皮筏，鈎住船尾，須讓渡客先上，乘着月光，一查看那些渡客，盡是些短裝赤足的村民鄉農，僅內中有一穿長衣的，瘦長漢子，頗似商人模樣，手中祇攜有一個小包袱，用三根三尺來長，拇指粗細的木棍挑着，輕飄飄的，並無行囊貨物，也無伙伴，獨自低着頭，微合着眼，坐在船舷上，似想心思，神氣看去，原極平常，等船客走了大半，那人也隨着上岸，行近渡口，忽然回轉身來，望了三黑一眼，便回過臉去，三黑似乎聽見那人冷笑了一聲，一則渡客甚多，互相擁擠，爭行，人聲嘈雜，沒聽真是否笑他，二則腹中飢渴，承於和吳勇見面飲食，不願生事就攔，那人竟自上岸，未再回看，以爲事出偶然，不是笑他，等船客走淨，上岸再看，已不見那人影子，就此息了怒氣，忽略過去，渡口相去鎮集，纔祇里許之遙，三黑等走沒多遠，便到店前，吳勇已然得信，在店門外迎候，接了進去，轉入內進密室，然後行禮拜見，蔡全恐他驚疑，便代三黑說了來意，心中還恐吳勇不信，誰知事有湊巧，話一說完，吳勇便驚訝道，南店裏，昨日來了一個怪人，小弟竟吃他不透，怎麼看，也像是來尋事的，這傢伙很扎手，今早我正想打發人，與當家的，和上下流弟兄們送信，這廝一早起身，卻好好

的走了，照此說來，他要是個打前站踩道的，這票買賣，恐還不好作呢，近二十年來，陝甘道上，保鏢的人們，全憑人的本領，字號的威風，這又不是甚麼荒山野地，況且是有名頭的鏢局，祇要常經過我們渡口走的，和當家的，多少都有點交情，像這樣未從下兩先防陰天的，卻也少見，如非保着極貴重的紅貨，決不會這等作法，弄巧，那廝，還不一定是鏢行中人呢，三黑聞言，好生茫然，正要詢問，忽見一個店夥走入，向三黑等，行完了禮，便請吳勇出去，說櫃房有人來找，吳勇知有事故，忙即告退而出，蔡全便勸三黑，將機就計，少時吳勇回來，多問少答，將此行來意，與他相合，免使生疑，又顯得自己，耳目靈通，三黑應了，因吳勇說得無頭少尾，想不到盛名之下，竟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好生忿怒，急於問知就裏，偏生吳勇，去了好一會，酒食已然盛設，還未回轉，問店夥，說是到了南店，正在狐疑，要命人前去呼喚，吳勇忽然忽忽走回，三黑性急，不等開口，先自搶問，你說那昨日怪人是誰，適纔南店喚你，莫非那票紅貨，真個到了麼，勇吳見三黑等，正在大喫大喝，不願先說出來，掃他的興，便就橫頭主位上落坐，也斟着酒，搖了搖頭道，那撥客人，想還在途中未到，是另外一件事兒，有大當家在此，什麼辦不了，且請先用些酒，昨天的事話長，飯後再說不遲，三黑等也真餓極，口裏不住狂吞大嚼，仍然連聲追問，吳勇祇得把昨日南店中，發生之事，說了一遍，話纔一半，三黑先自有氣，等到說完，三人俱都頸紅臉脹，怒恨不止，原來這金沙渡

鎮集上，吳勇先開設有一家客舍，字號福來店，後因地當孔道，行旅衆多，房屋不敷應用，又分開了一家在鎮南，字號三元，一南一北，把着全鎮，來往要口，因是聯號，總稱爲南店北店，鎮上雖還有十來家客店，設備一切，全不如他，吳勇手面又寬，眼皮又雜，江湖上紅黑兩道，全都通着聲氣，治理得生意甚是興隆，加以他爲人奸狡，能剛能柔，提得起，也放得下，吃人極有分寸，絕不做一點徼倖沒進頭的事，所以積惡多年，從未出過一點亂子，吳勇每每以此自負，總想照此做去，終身可以爲所欲爲，有利無害，誰知惡貫，終有滿盈之日，敗運一來，任是如何有眼力，會算計，一樣也頭討公道，這時正是行商的旺月，水旱兩路的客商行旅，絡繹載道，往來不絕，因爲道途不靖，單身行客，多不敢走，卽或走的是官道近路，不請鑣師，也必成羣結幫而行，一來就是一大批，吳勇南北兩店，共有百多間客房，四個大驛馬，院子常時俱被客人住滿，這日午飯後，南店中，恰好來了兩大幫老客，一幫是由川藏各地起身，取道蘭州，循黃河，經綏遠大同，沿途採辦貴重藥材，去趕往祁州廟會，發賣的藥商，一幫是由青海西寧，取道蘭州晉北，入京的皮貨客人，每幫俱有二三百人，大隊驛馬一來，就將店住滿，吳勇知道他們財勢雄厚，常時大幫往來，不吝花費，聲氣相通，又常有能手鑣師相隨，不是好吃的主，並且整吃不如零吃，不特把害人的心全都拾起，還格外慇懃延款，服侍週到，使其代爲傳揚，以廣招徠，這夥人，長年在川藏青甘道上行走，荒村茅店，飽歷星霜

，中途稍爲有一個好地方，便有賓至如歸之樂，加以吳勇，更會體貼人情，知道他們客途久曠，生活枯燥，特在鎮中，暗地命人買來幾個唱娃，都有幾分姿色，明爲賣唱，實是私娼，聲價卻抬得高高的，不遇可擾之東，輕易不肯出賣，這一來益發引人留戀，着實進財不少，這日客到甚早，本來還可打了尖，再趕一站，都因當地，是個大鎮集，飲食齊備，有酒有色，店主又是個知情識趣的主人，一留一戀，一撥就此住下，另一撥皮毛商人，字號源發長，乃青甘兩省最著名的大字號，資財千萬，西北各省，均有他的買賣，店東姓馬名良齋，所生二子，一名馬康，一名馬泰，年紀均在二十上下，因見自己年過半百，恐乃子少不更事，不堪承繼家業，遣次出門販貨，特命長子馬康，督隊押運，特請兩名武師，和兩個精幹的同人相隨，保護照料，使他借此歷練，長點見識，就便考查各地分號，馬康雖然年少，頗有志氣，人也聰明，西北民俗強悍，還習過一點武藝，頗知自愛，無奈初次出門，跋步勞頓，如何能受得了，行至中途，便生了病，年少好高，先還不肯對人說起，強自掙扎了些日，行近金沙渡，再也掙扎不住，病倒車上，不能起動，隨行的伙伴，都慌了手脚，因離蘭州尙遠，尙幸前面，是個大鎮集，百物皆備，便往鎮上趕來，一面命人往三元店送信，吩咐準備醫生，和乾淨屋宇，人一落店，便好診治，吳勇正在店中，應酬那幫藥行老客，一聽人報，青海源發長少東，親自押送大批貨物，前來投店養病，知道來客，定有多日養歇，不問武做文做，零吃整吃，全有好

大油水，心中高興，店中共有三個大院子，東院已有客人包住，西院住着兩撥商客，人各二三十名，都是日後的肥羊，房還閒着一多半，祇北院屋宇修整，院落寬大，地方又較清靜，恰好當日客去騰空，送走來人之後，忙命店夥急速打掃設置，一面命人去延請鎮上的醫生，來與客人治病，一面命廚房，準備火食，一面又命兩個長於口才的店夥，接上前去，立時全店上下，幾十口子人，忙了個烏烟瘴氣，接客的剛去不久，忽然來了個倒行客，一到店門，衝着門前諸店夥，道聲辛苦，便直往裏走進，衆人見那人，是個黑瘦漢子，身上衣服鞋襪，帶着沙土，一雙皂布千層鞋底，卻是新的，隨身並無行李，祇手裏用幾枝木棍，穿着一個包袱，輕飄飄搭在肩上，容貌身材，無一起眼，因他一到，直奔北院，彷彿來過走熟了似的，雖無行李同伴，卻像是個走長路的商客，知道不是大幫行客，不會投到這等大店，更無一言不發，往裏直闖之理，俱料是源發長一幫裏的客人，一個名叫丁六的店夥，自恃機靈，連忙趕過，剛想詢問，是否源發長來人，就便敷衍幾句，以防忙中有錯，不料來人更鬼，不等他開口，先大模大樣的說道，我們在路上，遇着合盛祥的人說，他們昨日，住在北院，今早剛把房騰出，我們又非要清靜一點的地方，纔能合用，真是再巧沒有，有了這大一會，你們店東想已叫人，收拾好了吧，一邊說，一邊往裏走，丁六一聽，分明是源發長來人無疑，再者先走那幫，字號合盛祥，也是青海皮貨客人，兩家原有關聯，越想越覺沒錯，又見來客，舉止言談，都似個有

身分的神氣，不敢多口亂問，於是不熟充熟的答道，北院早收拾好了，一切齊備，靜等爺台們駕到了，來客點了點頭，連道好七，你們東家，滿門紅光，三天以內，定要發財，丁六祇當是句好話，也沒在意，忙說你老吉言，並肩相隨，到了北院，來客直入上房坐定，從從容容，放下包袱，取了布擲，將身上灰塵揮淨，又吩咐打水洗臉，丁六應聲出去，吳勇畢竟有點眼力，正在北院廂房中安排，忽見丁六，隨了一位客人進來，先也算定源發長客人，打算接出，剛往外一探頭，猛瞥見客人走的甚快，丁六連步直追，僅得趕上，這還不說，西北院落，多是土地，連日天乾，院中灰沙，總有一兩寸厚，日光之下，丁六腳底，塵土揚起老高，來客走的那麼急，腳底卻是好好的，點塵不揚，等客進上房，假作走向別室，留神查看來客，所經之處，沙土上祇有丁六一雙腳印，並未留下第二人的足跡，不禁心中一動，暗忖來客，這等行徑，頗似有心顯露，源發長是店中多年老客，賓主從來相處甚善，適來看店房的，還是個有私交的熟人，曾說小店東，中途有病，來此調養，他家是有名大商幫，既從未侵害過他，就是知道自己細底，也不犯來此刷點顏色，引得自己疑忌生心，爲異己梗阻，如說不是，這院已被源發長定包，丁六素日機警，店門還有多人，怎會引的外客到此，正尋思間，忙打手式，叫餘外兩名店夥，不要走入上房，等丁六一出來使眼色，將他喚至院外，低聲問道：上房來客，是源發長的麼，可曾問他，少東和大幫客人，怎還未到，遇見本店接客的伙計沒有，丁六答

道，想必是的，都還沒顧得細問，他就直走進來了，吳勇聞言，便料事有差池，惡狠狠凶睛一瞪，正要發話，丁六已料他，怪自己行事慌疎，忙卽答道，事不會錯，你老莫急，要不，等我再問他一回，錯了隨便換房，諒他一人，也不敢在老虎口裏討晦氣，隨把前事一說，吳勇聞言，也覺相像，祇來客孤身先到，直入上房，既是幫中主要之人，怎不與大隊同行，諸事可疑，便教丁六一套言語，吩咐送水時，如言盤問，丁六領命，到了上房，把水放下，伺候來客，洗完，打着笑臉，恭身問道，你老貴姓，來客答道，我叫馬雨辰，連名字都告訴你，省得你費事。那源發長的少東馬康，是我最小的徒孫，人到愛好，可惜年紀輕輕，沒什出息，頭一次出遠門，就累病了，真叫我灰心，你還問什麼不問吧，說時二目神光炯炯，威稜逼人，丁六那樣久經事故的機靈鬼，竟被他兩句話堵住，看出詞色不善，又聽說起馬家少東，是他徒孫，料知沒錯，心已放了一半，不敢再問，陪笑答道，請教一聲，爲的是好招呼，馬老太爺，休得見怪，方要告退，馬雨辰忽將包袱解開，取出一個小鐵皮包就的木匣，封鎖甚固，連同十多兩銀子，遞與丁六道，這裏面都是紅貨，我一身家當，俱在其內，我平日總是心忙，人沒來，我偏搶在頭裏，到了，一個人又是心煩坐不住，左近還有個朋友，打算坐坐去，把東西放在房裏面，我終有點不放心，還是交櫃的好，另外十兩銀子算是定錢，他們來了，說這房我們已經包下，不許再讓一間給外人，還有一兩碎銀子，送你買碗酒喝，我去去就來，也許

待得久些，憑爺是誰，不許開我這口箱子，我祇向你們東家說話，連我徒孫，都不行，一邊說，仍將包袱結好，插進那三根細木棍，起身既往外走，丁六爲人，最是貪小，忙把一兩賞銀掖起，又覺這等有名望的大商幫，請還請不到，那有先收定銀之理，事太不經，忙喊老爺子留步時，就這微一耽延的功夫，馬兩辰已走出門去，過了院子，丁六纔想起，事太突兀，又有店東的，那一番話，人去不好交代，忙又回身，抱起那口小木箱，拿了銀子，追將出來，口裏連喊馬老爺子留步，心還想前店的人，聞聲可以攔阻，誰知追到前面店門，衆人到都驚動，那有來客蹤跡，這時吳勇，已回到前店，傳語手下戒備，一面命人，迎上路去，裝着二撥接客，暗中查探源發長客幫中，有無這麼一個來客，速即飛馳歸報，一面在櫃房中，等候丁六回信，忽聽丁六急喊跑來，手裏拿着一個小木箱，和兩錠小銀子，喚進櫃房一間，丁六先問衆人，說好多人，俱守在前面，並無一人看見來客出門，已知不妙，見了吳勇，祇得實話實說，吳勇聞言。也摸不清是何路數，一拿那小木箱甚輕，來人已去，祇得暫且存櫃，吩咐留心看守，不可妄動，靜候人來，自見分曉，心還在想來客，或許與源發長是一路，待了片時，頭撥接客的着一人先行趕回，說第二撥人趕去，得知店中來了怪客，源發長少東病得頗重，全幫並未分人先來，看店的早已回去，如今大隊驛馬車輛，已進鎮口，就要進店等語，吳勇益發斷定先來姓馬的，是有心上門晦氣，細一尋思，這老傢伙看去雖是扎手，自己人多，勢也不弱，

儘能容他，欺到頭上，且先將買賣，應承下來，再作計較，不多一會，醫生得信起來，跟着源發長少東，馬康的從人，帶了褥子被套，茶果衣物先到，逕往北院陳設，最後纔是大幫到來，共有三百多牲口，客商鏢師，和車把式，不下二百餘人，爲首一輛三套大馬車裏面，臥着馬康，一個親信人，相陪在內，兩名鏢師跨沿，車把式一色新青布襖褲，也是緊身密扣，手執丈八長鞭，搶步向前，拉着頭套牲口嚼環，由店門青石砌路上，輕車熟路，流水一般，直往北院中跑進，另有十來個親信人等鏢師，車到店門，紛紛跳下，跑步向前，趕在頭一輛大車的前後左右，蜂擁而入，祇剩車把式，趕着空車，往騾馬院中跑去，後邊大隊，也相繼跟踪入店，各就安置，店中平添了無數駝馬，嘶鳴之聲，烏煙瘴氣，鬧過老大一陣，方始寧息，吳勇早隨往北院中張羅，招呼馬康上坑，倚坑坐定，把備就的醫生，陪了進去，診完脈，開了方子，店夥飛跑抓藥去訖，見馬康雖然持強掙扎，人已燒得周身滾燙，隨行諸人，祇管問暖嘘寒，百般趨承，均不愛答理，也不肯吃東西，知他嫌煩，便告退出來，尋了幫中，一個老客，去至櫃房中敍舊，備些酒菜，和陪小酌，就便探詢適來怪客，是否和他東家，有什麼淵源，東家平素有無仇人，來時途中，可曾發生什麼怪事，以便應付，這老客也姓馬名進財，是馬康遠族叔伯，雖他在幫中，地位不高，卻是從小由學徒，熬到外櫃，長年出外跑道，經驗宏富，人也精明幹練，江湖上的什事，都不甚外行，頗得東家信任，源發長買賣，在青海

是第一家，西北諸省，是大地方，都有分莊，這等地位的，有好幾十人，在老店還不怎顯，出外卻成了一個次要腳色，西北客店，爲商幫熟客，接風洗塵，原是常有的事，似這樣單獨邀請，背人小酌，卻是罕見，馬進財本知店東，不是善良人物，不過貪他店大，起居飲食，樣樣方便周到，好在本身，財雄勢大，斷定不敢胡來，多花幾個錢，財東並不在乎，所以每次投店，俱未攔阻，日久成了慣例，更不便招怨惹事了，吳勇也知他老練，常打招呼，算是彼此心照，這次剛一落店，洗臉嗽口，換完衣服，便是親身邀往敘談，已料有事，一進櫥房，賓主坐定，說了幾句，店夥忽端進幾碟，精緻酒菜，更疑他想買自己的口，當時便要起身辭謝，吳勇先恐客人疑怪，本欲淡淡的隨口探詢，不願實語實說，見狀知他誤會，祇得力示無他，把適間怪客，來時情景，實語實說，馬進財祇是拈髯搖頭，一言不發，等吳勇把話說完，尋思了好一會，纔答道，青海姓馬的，十九都是我們一家，我從小就在櫥上，是東家的近人，和有頭有臉的，差不多都見過，並沒這麼一位，適纔仔細尋思，祇一位有大名望有大本領的老前輩，生相舉動，與你說那位老客，有兩分相像，但他老人家的真名，祇一個字，不叫雨辰，曉得的人甚少，連我也祇前十年，老東家打發我，裝了兩大車銀子，和一些禮物，由西寧送往寧夏鄉間，他一個好朋友家中，說他老人家來信相借，立等使用，背地對我，說起他的真名，纔知究竟，至於他那外號，獨行神叟鐵梧桐，久已名震江湖，你大概不會不知道吧，如若是他

決不會尋我們的晦氣，但他老人家，先住玉樹，還常出門，管點閒事，自從那年青海西藏交界青沙嘴，他們徒給他修造的，一所莊子落成，好些朋友門徒，都搬去與他同住，就當年給他共祝八旬大慶，由此家居納福，不再出來，你們和他素無過節，到此則甚，所以又覺不似，除此之外，就有幾位人物字號，則和他所說輩分不對，再者年貌神情，也都不十分像，他身雖長，好似胖些，依我多年江湖上的閱歷看來，此人決不是個好惹的，如真有大幫客貨回來，還不要緊，越是孤身，必有所爲，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回來務要好好待承，敷衍過去，免得出了亂子，不好收拾，吳勇也是一個走慣順風，心狂氣傲，起初請馬進財盤問，祇恐怪客真是源發長的長老主要，怕得罪他，傷了財路，並非怕他尋事，及聽說起怪客，頗有幾分與當年名震西北的，青海玉樹鐵梧桐，獨行神叟相似，雖然吃了一驚，後來馬進財一說不是，便未在意，聞言笑道，馬客人你我彼此心照，不是我吹，如真是鐵馬太爺，駕臨敝店，固是貴東家的尊長，又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怎麼也該好好接進來，好好送他上路，即便他不是鐵馬太爺，祇要與寶號源發長，有一點瓜葛，我們多年客主，必有一分敬意，要是外人，要到小店發歪，不是我吹，兄弟我不算什麼，敝東家在這黃河兩岸，闖蕩多年，也頗有個名頭，我們做的是生意，他拿客禮來，我按主道走，也不管他，是孤身寡身，真要上門找便宜，一頭挑葱，兩頭挑蒜的，管教他走得進來，爬不出去，祇不是寶號同人，就好辦，隄防他則甚，馬進財人甚

深沉，適纔尋思，本已觸動，連日路上所遇之事，因自己尙拿不定那異人，究竟是什麼來路，好在決不是，和自己一行人過不去，恐其別有作用，不便給他說破招恨，不過少東正病，沒想到來路，所遇異人，也落在他的店內，又似特意上門，尋找晦氣，自己人畜，財貨又多，既住他店，終以無事爲佳，所以淡淡點他幾句，不想夏吳諸賊，喪門照命，沒有省悟，認作尋常商人，怕事口吻，大發狂言，馬進財聽他，直連獨行神叟，都不怎樣看在眼裏，心中老大不快，暗忖我好心好意，看在老客老主，勸你幾句，你到這樣，不知好歹，平日我祇看出這廝，不是善類，上下遊客商，常時出事；定與省城水寇夏三黑，通着聲氣，還不知他有一個好漢東家，全幫常住他店，雖說沒出過事，並還好待承，那一則仗着鏢局名望，和隨行能手衆多，二則看在肯花錢分上，不敢樹敵斷路，怕弄巧成拙罷了，看他如此兇橫豪強，到要聽聽他是什麼來頭，以備萬一出事，好占根腳仍然不動聲色，拈髯笑道，貴財東是那一路英雄，我怎的從未聽人說，何妨說出尊姓大名，我們走外路的，遇事提起，也好得個照應，吳勇原本機警，祇爲適纔頭次，受激怒發，一時氣浮，又錯當馬進財，久慣江湖，必有耳聞，說漏了口，吃這一問，反到不便掩飾，祇得說道，敝東便是現在撫台大爺的好友，撫衙何總教師的師兄弟，蘭州西關金天觀，虎爪真人，常祖師爺的心愛徒弟，黃河兩岸，到處聞名的，分水蜈蚣夏三太爺，言還未了，忽聽後窗戶外，似有人罵了句，好不要臉的狗娃，吳勇心中一動，忙就

窗眼，往外一看，窗外原是往偏院客房的過道，這時正有幾個住客，上街買東西回來，一路說笑，由院中走過，好似適逢其會，並無人在窗下窺聽嘲罵，也就不以為意，仍接口道，馬老客人，也是老江湖了，怎還不知道麼，西北荒寒之區，野牛野驃之類的猛獸，到處結隊遊行，往往一過就是一整天，人畜遇上，便無幸理，更有怪風，颯如山岳，中夾火星，飛便揚礫，凝聚不散，瞬息數十里，如萬雷齊鳴，驚天動地，人畜當之，九死一生，常跑長路的，專講究耳目靈敏，見多識廣，以便趨避，馬進財從小就跑外櫃，最擅長是耳聽，無論盜賊異獸，以及數目多少，相隔百里以外，被他伏身地上一聽，就知分曉，適纔明聽出，罵人的聲音，在房檐上面，吳勇竟未覺查，雖然暗笑他蠢，因吳勇不但與夏三黑，通着聲氣，還代他在此開店，知是手下親密黨羽，也自心驚，當時不能示弱，仍笑答道，掌櫃的和夏三爺，是好朋友，我早就有個耳聞了，卻不料還是同夥發財，那就無怪乎生意興隆了，說罷揭過，又提了一些閒話，吳勇心氣漸平，越想今日說話越冒失，尤其是過道隔窗，好幾丈遠，適纔窗外罵人的聲音，又巧又近，自己聞聲外視，那幾個歸客，已然走進偏院門口，笑語模糊，怎入耳那般真切，再者本店底根，也不該輕易對外吐露，一陣胡思亂想，不覺心神不定，煩燥起來，馬進財見他躁妄不寧，便卽道謝告辭，始終不再提起前事，吳勇轉託他，不要向人提起，進財淡淡允了，作別自去，吳勇暗問店夥，怪客並未回來，當着進財，雖說了那套狂話，黑因那窗外罵聲

，來得奇特，不像巧合，自思真實本領有限，每次行事，全仗人多勢盛，知己知彼，料得事准，再不就靠上下游，水裏下手，對方又多是尋常商客，真遇見有大本領名頭的，能手鏢師隨行，依然不輕招惹，所以從未失風，想來想去，江湖上也沒什強仇大敵，祇去年秋天，有一水好買賣，落在北號店裏，打着一個新鏢局的旗號，保的紅貨，人數又多，鏢師姓潘，年紀甚輕，像是初出跑道，人卻精幹，不知怎的，當晚就被他看出自己破綻，同來還有兩個副手，和一個趙子手，當時借題發揮，賣了兩下見識，先見這幾人，不容易吃，本想放過，一則恨他初次出馬，不因親及友，提個名兒姓兒，也沒把事弄清楚，就把自己當作黑店，遽然賣弄英雄，自居好漢，明是打招呼，暗中卻是示威，欺人太甚，二則自己想不在本店行事，連久跑江湖的人，除了通氣的不算，極少知道，看他那樣年青狂妄，嘴必不牢，被他得了便宜賣乖，傳說出去，諸多妨害，但又怕做他不翻，不敢妄動，正在為難，恰巧夏三黑，同了兩個有本領的水路朋友，無竟到來，壯了膽氣，事也真巧，本客也是一個少東，原與姓潘的是朋友，手底也自不弱，年青性躁，因是紅貨，行李箱篋不多，嫌那風塵勞頓之苦，幾次要改走水路，那趙子手，是個積年老油，說黃河水寇素多，帶有貴重物品，縱說鏢師，本領高強，客人也是行家，終以不惹事為妙，再三攔阻，客人本就掃興，這日到前，又連遇上兩天大風沙，行時執意，非一履踏改走水路不可，按說客貨一上路，行動之權，全在鏢師身上的不能任性胡來，即此

以犯大忌，何況當日又疑心落了黑店，更該小心纔是，誰想反奴爲主，只那趟子手，苦勸了一陣不聽，鏢師們竟未攔阻，說話隨便，又不謹密，直似有心叫陣一般，這一來，更認他自投羅網，那肯放鬆，連夜派人，往下游送信，佈置停妥，又偷聽到，要次日中午起身，特在碼頭上，備下三隻大船，由三黑和同來二友，分任船老板，各帶兩個黨羽，兩隻作爲空船，一隻作爲自上流裝了客貨，到鎮上岸，備他不往店家，自己出外選雇，次早得了客人說出午飯後走的信，率性親身進去，故意套交情，拿江湖話點明，表示兩不相犯，誰知白忙了一夜，那姓潘的竟信以爲真，反說明所保是什紅貨，價值多貴，雇船的事，交給店家，不在乎錢，還託自己照應，打聽水路朋友，地段姓名，以便遇時，好請高手讓道，和背書也似，行話熟極，異常謙恭，也不避忌客人，迥非昨日之比，按說人家光明爽快，既打了這樣招呼，本應彼此留道，交個朋友纔是，無如貪心過重，三黑的性情，已然勞師動衆，勢在必行，祇把話告知三黑，仍就照前行事，原擬客貨任上何船，餘二船上兩能手，再改乘三黑羊皮筏子追去，下流還有多人，佈置埋伏，對方縱有天大本領，也難逃過，何況又是不會水的，旱路朋友，客託雇船，更是省事，因走下流，無須率了多人，便把爲首三人，併作一船，連兩名同黨，共是五個能手，恰好一人服待一個，方準備給客回信，請其看船，忽接省城飛馬急報，說乃師金天觀常明元祖師爺，立等，他騎了撫台大人原來快馬，卽速趕回，有要事相商，三黑對乃師，奉着

神明，又是向撫台大人借來好馬，料知必有緊急要事，好在這類事，已是家常便飯，那兩個水路朋友，本領水性比他還高，不在場也不妨事，何況還有自己，足智多謀，料無一失，囑付了幾句，便騎原馬趕回，爲防萬一，還添了兩名，有好水性的助手，共裝着六名船夥，午飯後，親送客人上船，細查三鑣師上船時的動作言談，除那趙子手一人，像是行家外，處處顯出不慣乘船之狀，剛一上船，便和客人憑窗外望，指點水景，好似十分希罕，說了好些怯話，當時心裏越發放寬，算計船行下水，即便對方，武藝高強，恐自己人受傷，途中不輕下手，至晚夜來，船到大王渡，前面無人之處，埋伏也必發動，兩下夾攻，如還硬截不成，祇把活舵一拆，船底活塞子一拔，船即沉落，灌也把他灌死，那還怕他跑脫一個，兩地相隔，祇數十里，遲到明早，定接喜信無疑，高興之極，召集店中同夥，預先喝了一回慶功酒，盡歡大醉而眠，次日醒轉，剛想起昨日之事，便聽客屋，正進來一個大王渡的同夥，心花大開，連衣服也沒顧得穿，翻身縱起下炕，伸手扯了一條褲子，套上兩腿，邊提褲腰，邊應聲，邊往外跑，來人本爲探信而來，進門見人先問，已知客人昨午動身，卻未截上，心中驚疑，來尋自己細問，聽了應聲，便沒再向旁人問答，自己出外，一見來人，是水鬼崔四爸陳年同夥，面色憂疑，料知凶多吉少，把一腦門子高興，全打向九霄雲外，忙問究竟，纔知大王渡的埋伏，等到定更以後，還不見客船到來，頭子魏三，以爲肥羊，不是變計，不走水路，便是改了行期

，他恐事有差池，力主衆人，仍在原地埋伏，以防不測，自己連夜飛跑，趕來探問，沿河而行，未見船影，中途忽然天陰，月被雲遮，雖未看真，也沒見河中，有一點燈火，適纔到店，得知客船，昨午開行，如說中途，動手失風，船已沉沒，船上諸人，俱精水性，決不會全數被害，一個難逃，再者船上客人，有此本領，或是開行，或是回來找晦氣，也萬無不見之理，祇中途遇見流沉起壩，將船淤住，進退不得，比較近情，但本船的燈光，決不會滅，尤其那羊角信號明燈，和求救旗花，更該點，怎的全無動靜，商量了幾句，想不出是何原故，知道上下游，許多渡口，同黨衆多，那船誰都認得，船頭船尾，又設有遇見卽助的，下手暗記，如若回舟上溯，定被發覺，早該接報，並且也無回舟之理，料定還在河內，白日易見，方欲沿河巡視，忽又一大王渡同黨，氣急敗壞，跑來，見面便說，昨船已在半途河中發現，果被流沙淤住，祇是一隻空船，人貨連行李，一齊失蹤，還短了兩條跳板，細一考問，原來昨夜，崔四爺行後，水鬼魏三，越等越不耐煩，有心不等，又恐客人起身太晚，或是中途，受阻停滯，誤事受責，他原有四隻小船，和二十來名同夥，想與其枯等，何如迎上前去，好在來船，有信燈旗花，老遠可以看出，小船行速，回頭也來得及，便分了兩船，親自逆流上駛，走了半夜，連發幾次旗花，終是黑沉沉，不見回應，斷定船未起行，正自有氣，怪頭子和吳勇，事前不給個信，讓大夥熬夜苦等，打算索性船上一睡，命手下分班，往鎮前趕來請示，燥七二人的脾

，剛躺到船內睡熟，忽被手下喚醒，說船在前面，被河中流沙淤住，縱起一看，雲破月來，果見那船，遠遠攔淺，在沙壩之上，忙命搖近，先不見人，以爲俱都睡熟，還未疑心出了亂子，裝着過船相助，連喚幾聲不應，纔起了疑心，黃河流沙，漲落無恆，一看水漩，船左積沙，已漸冲散，船右的沙，仍然堅凝，任憑急流冲刷，知道這河是反性，似散還緊，看似凝積不動，說散就散，立刻變成數千百條，濁流泥湯，滾浪翻花，急漩而逝，瞬息即杳，一個不巧，左近又起沙堆，已船正當船右，恐被新沙膠住，仗着手法精熟，一同用力，在急浪中拚划，繞向船左，這一繞划，費有頓飯光景，恰好雲靜天空，明蟾欲墜，孤懸長河臥波之上，天也離亮不遠，有這功夫，又把大船繞了大半轉，船窗洞開，自然無微不見，魏三見船內，通沒一個人影，情知不好，船靠不攏，忙命水手，用撓鈎援上船去一看，搜遍全船，休說是人，連行李都沒有一件，祇不見兩塊大跳板，和撐船的篙，船艙船面，大小幾點血跡，似已動過手，可是敵我雙方，不見一人，事情太怪，疑心成功以後，爲流沙所阻，急於回店，但那裏正在中途，上下游都是自己人，下游河身，更是筆直，點起旗花，儘可望見，派舟應援，何致於要人下水，用跳板載渡貨物，好生不解，嫌上駛太慢，忙着派人起岸，趕往店中送信，問個明白，仔細一尋思，客人紅貨，祇有兩箱，行李人祇一件，外有兩個衣包，查看神情，決不會水，頭，昨日同來的，兩個水路朋友，俱是河南著名大盜，爲了犯案太多風緊，千里來投，其

事不過半年，有名的手辣心黑，頭子因他藝高名大，始終以客禮相待，不算同黨，必是見事生心，臨時見財起意，先動手殺了鑪師客人，然後出其不意，將同去的自己人，也一齊殺害，借着沙阻行舟之便，用跳板載了貨物，入水推行上岸，起旱逃往他鄉，爲了故偷疑陣，好使人疑對方所爲，特地連客人遺留下不值錢的行李，也一併帶走，那篙卻當作扁擔用了，三黑本領尙不如他，幸未同去，否則難免同遭毒手，越想越對，忙着人飛馬，報知三黑，一面分人，沿河兩岸，搜索遺蹤，果在離停舟處不遠的，斷崖上面，找着兩截竹梢，和兩截鐵篙尖，另有一根短鋪蓋索在一齊，那兩跳板，也在附近境淺沙之中，那隻大船，經人守候，便退駛回，再細一搜，船壁上還有人血，寫着一個巧字，此外別無遺跡，三黑自免不了，一陣子暴跳，也曾幾次派人，往二人老家查探，到處打聽，並無人知道，這二人的下落音信，二人一個光身漢子，一個老家孟津，全家早在一年前，官司緊急時，逃避一空，雖無法證實，遲早尋到本人，就無話說了，這家鑪局，原說總號北京，山陝新甘，均有分號，鑪頭賈銘，號蒙士，本領高強，外號大公鷄，創立字號不久成專門代人到保送紅貨賬及至向各方面一一打聽號俱沒聽說只有這麼一家鑪局，先料業已出事報散，嗣見連鑪頭，和那幾箇鑪師，都打聽不出，事太離奇，纔想起那鑪頭姓名外號別致，乍聽時，頗覺刺耳，三黑外號分水蜈蚣，他叫大公鷄，豈不正是對頭尅星，姓名又與假名隱事，聲音相同，再迴想到來人，詞色行逕，可疑之點也甚多

。許是三黑有什仇家，假扮鏢師富商，上門晦氣，原打算和三黑過不去，誰知本領不濟，給那兩個水路做翻，又來了個窩裏反，把同去的三黑黨羽，暗算做掉，一看紅貨，竟是假的，悔已無及，祇得上岸逃走，但又把那幾件假紅貨，和行囊等累贅之物，帶走則甚，至今想不出是何原故，事經多時，也沒人尋來探問，今天這個怪客，或者與那被害諸人有關，也說不定，三黑近年，何等勢盛，既然知道這店，是他的買賣，居然敢於單身到此，適纔去時，說往鎮上訪友，不是另有利害同黨，便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倘若真是個，有大本領的對頭到此，店中人數雖多，因一向文做，平素又容不得人，並無一個真正好手，遇上勁敵，仍是麻煩，幾番一遲疑，時已入夜，酒意一消，適纔那股子盛氣，早餒了下來，正在櫃房內外，往來盤算，胡思亂想，忽聽後面人聲喧嘩，方要命人去看，一個店夥，氣急敗壞跑來說道，適纔走的那老傢伙，回來了，一口咬定，北院是他包下的，要定了上房，並說定銀，早已交櫃，不容他住不行，丁六和他理論，他真不講理，我們這邊人多，他一點也不含糊，張黑手喚住了六，和水螞蚱趙四，鶴子王殿奎上前，想鎮嚇他，話不投機，三人纔一伸手，便吃了他個七顛八倒，當時犯了衆怒，連別院的人，也都趕到，幾個人一擁齊上，沒一個近得他身的，挨着一點就倒，未動手前，源發長少東，着馬掌櫃出來，請他進去，願將上房，騰出讓他，他一點也不作客氣，反向馬掌櫃買好，直罵我們驢日的欺人，管馬少東，叫徒孫孫，如不看他情面，非佔

全院不可，也是張黑手，氣他不過，問他，你一人住這個房子，你的客貨，現在那裏，他說，他睡覺格式，一晚上要換一百零八處地方，照例住店，非房多不可，老太爺有錢，喜歡包你，你配管嗎，說話又損又壞，又刻薄，逼得人，喘不過氣來，萬分無法，實忍不住，纔動的手，如今事已鬧大，別院客人，全都驚動，打是打他不過，嘴裏又不乾不淨，看神氣，是專找我們來的，差不多什麼底，都讓他這張老損牙口給洩了，頭子快想個主意纔好，吳勇聞報大驚，一問門口，幾個店夥，俱說人人留心，竟無一人，見他走進，情知跟斗栽定，尙幸自己，適纔沒有在場，如若在場，看不過去，一樣難免動武被打，更是沒法下台，現時祇要捨臉，還能有個灣轉，仔細一想，硬的不行，祇好軟做，主意打定，忙往北院跑去，路上不聽喧嘩，動手之聲，方料有人，出面勸解，源發長客人，又肯讓房，必已將對頭，勸進上房，事情平息，及至進了北院門一看，斜月明光之下，四外站着不少店客，紛紛交頭接耳，店中百十名店夥，到有一小半，躺在地下，不見動轉，餘人俱都滿面驚急之色，怪客馬雨辰，正和馬進財，負手閒談，神態從容，狀若無事，馬進財不住打恭，似在陪語，馬雨辰祇將頭微搖，聲音都低，也不知說些什麼，衆店夥見吳勇到來，方欲走過，吳勇將手一擺，方要向馬雨辰身後走去，忽聽他大聲說道，我不是不賞你們的臉，這些冤蛋，太可惡了，等這驢日的店東到來，老太爺非教訓他一番不可，吳勇挨了個窩心罵，氣憤不打一處來，無奈現有許多徒黨，都被入打

倒，強弱相差太遠，沒法嘔氣，光棍不吃眼前虧，就這樣領了罵過去，又覺不甘，忽然一個轉念，停住腳步，裝未聽見，指着衆人，使個手勢，大聲喝罵道，你們這羣狗娃，我平日怎麼說的，別家的店欺客，我們這裏，卻要本分規矩，客店裏那省貴客都有，口音不同，難免聽錯，不論客人，發什皮氣，來者是財神爺，高接遠送，不許還口得罪，怎我往南號去這一會，便將客人得罪，我要賠不下禮來，明天都給我滾那娘蛋，莫在這裏給我丟人現眼，邊說邊拿眼偷覷馬雨辰，觀查動靜，他祇管連唱帶做，有聲有色，馬雨辰直似不曾聽見，吳勇正沒個台階下，就此過去，又恐白吃人虧，鬧個無趣，事情越發僵透，後來旁觀諸客中，有幾個老實人，沒聽出怪客語中深意，不知吳勇過惡，和自己前途危險，轉以爲怪客，逞能太甚，看不過意，一人趨近前去，恭身說道，店東已來教訓他們，這位老爺子，想必還未用過晚飯，何妨高高手，放過這般小人，看在我們薄面，請進房去，飲食安歇吧，吳勇立即乘機向前，深施一禮說道，他們一時糊塗，沒弄明白，以爲老爺子，是源發長寶號同人，更不該有眼無珠，冒犯你老人家，在下方纔得信，請老爺子，消一消氣，必定責罰他們，與老爺子陪罪就是，馬雨辰笑嘻嘻的問道，你說這話，當真的不屈心麼，也罷，攆人不上一百步，祇你當着這位馬掌櫃的，認頭服低，不混充人物字號，房子我算讓了，爲你們這羣驢日的，擠得人家病孩子搬家，吳勇正愁他就收風，仍要定上房，對源發長不過，聞言大出意料之外，忙不迭的，恭身答道

，真沒老爺子，這樣聖明的，這北院實已被先來客人包去，不便捷動，就算人家肯讓，也不是我們，做買賣的規矩，小店在甘涼路上，也頗有一點名望信實，寧捨千金，不願倒了牌號，這事實是我們夥計的錯，情願認罪領罰，除北院外，南北兩號店房，任憑挑選，就有人住，也想法給你老讓出，決不敢再絲毫怠慢，衆客人中，祇有幾個，是東院住的大幫藥商，因是久慣往來川藏甘青各地，久經陣仗，見多識廣，因聽這般有名大店，居然有人上門，發歪攪鬧，料知來者不善，派了幾個老江湖，來此窺查動靜，以便相當應付，見店家情虛，來人決是能手，看出有異，袖手旁觀，沒有作聲，餘者都是住西院的，兩小幫西商，這類商人，多半性膏算小，膽更不大，慣於乘機趨奉，迎合買好，以冀佔人一點小便宜，先被馬雨辰震住，沒敢十分開口，祇有三四個老實人，看不過去，略爲相助勸解，及見馬雨辰，忽轉口風，好說話，一個個，都想討店東的好，以圖還店賬時，少算點錢，紛紛搶在頭裏，一面勸解，一面故意高聲稱贊店東，買賣公道，委曲求全，這般大店，從不欺負外鄉人，七張八嘴，絮聒不休，馬雨辰見他們，醜態難堪，話更不能入耳，突將雙目一瞪，怒喝道，你們這些少眼無珠，沒心沒肺的，連個好歹善惡，都分不清，明日上路，都是宰貨，自己全不明白，身在夢中，還有什心腸，給人解圍，虧你們還恭維人呢，你問問他，北院就算早已被人包下，收我定錢不給房，是夥計的錯，怎又說除北院外，別房就有人住，也給勻出，難道除北院外，別屋住的，都不

算他店中客座，我還實告你們，他這些話，指的就是你們這些，愛財不愛命的，西院住客，東院住的，也是他多年軟吃的大客幫，我假如要住東院，他又該捨臉陪話了，不信你們就試試，說罷，指着兩個發言最多的西商，對吳勇道，我已給你大面子，也不再着難你，要住東院，你祇把這兩個人的房子，勻讓給我，要不你就把東院全院讓出，隨你的便，吳勇正悔自己心虛情急，說錯了一句話，被他問倒，再指人一耍房，如不明言，事本易辦，偏是這樣對面審賊，無法圓轉，二客雖然貪小，當着衆人，豈不證實對頭之言，越顯店家勢利，畏強凌弱，這又如何應法，看對頭詞意堅決，不允還是不行，想了想，委實難以兩全，祇得陪笑答道，我因自己，已然有錯，恐再招老爺子生氣，話沒交代完，你老便認了真，一文照顧，便是財主，開客店的，那敢欺慢客人，我說南北兩號，是說餘房甚多，忘了提開東院，這東北兩院，已被人家原幫貴客們包住，不能容留外人，我說那話，是因別房住的，俱是積年有交情的老客，即便你老看中他們住房，我捨臉前往求商，也必賞給我一個薄面，再說西院，好的開房尙多，出門人都樂得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將大化小，將小化無，按着素來情義，決不願我店中生事，我自信總有幾分商量，纔敢應承，給你老這一打哈哈，到顯得我們不成人了，馬雨辰哈哈笑道，你到會說，你們要是人，我還不來找你呢，吳勇見他口風又緊，恐怕越說越不中耳，難免宣揚驕事，無法落場，反到誤事，沒奈何，忍氣吞聲答道，你老休得取笑，不是要那兩間

房嗎，我先給你老勻去，能讓與否，卻不敢定呢，馬雨辰冷笑道：跟你取笑，你也得配。吳勇裝未聽見，剛要點首，請那二人，走向一旁說話，馬雨辰已高聲叫道，不用鬧鬼費事，老西愛財怕事，我猜也讓定了，那兩人，也是小幫西商中，首要之人，先本想借此白住，有心相讓，及被馬雨辰，當衆大聲一叫破，面子上，實掛不住，急得滿臉通紅，不由發了倔性道，俺老西出門住店，不賒不欠，沒交情，憑爺是誰，俺也不讓，反正沒收誰的定錢，誰讓誰是雜種，俺可不管旁人，說完，怒氣轟轟，轉身就走，同幫中人，也七張八嘴，咕咕噥噥的，跟着散去，把個吳勇，乾在那裏，急不得，惱不得，引得東北兩院客人，暗中好笑不迭，吳勇正愧忿交加，沒個台階下，忽聽馬雨辰道，他老西不是不讓嗎，我們不願意，睡在這些屈死鬼，住的屋子裏呢，西院空房總有吧，我先對付兩晚上，隨朝馬進財，將眉一揚道，告訴順娃，藥不用吃了，這是重傷風，今晚熱熱的，發上一回汗，轉天就好，胡吃藥怎的，好了快走，這般嬌嫩，沒的出來現世，馬進財聞言，諾諾連聲，西北大商幫，人多勢衆，加以甘青一帶，民俗強悍，性情豪直，寧吃錢虧，不吃人虧，闊少東同路，直和太子出巡一般，衆星捧月，差一點人，休想近身，馬雨辰直似老長輩，教訓兒孫口吻，馬進財聽了，不但不急，神態反到十分孝順，休說東院藥客們，見了驚異，便是北院同來諸人，和一千鏢師們，也有好些，覺着奇怪，因馬進財見多識廣，年高望重，又是常跑外櫃的首要，照例遇上事，除有強盜行劫外

一切均由他，指揮應付，料有原故，俱沒作聲，吳勇見狀，更是發毛，難得對方口風又軟，知道夜長夢多，此人越待久，越不好辦，忙喝旁立店夥道，西院有好些大間的房空着，馬老爺子體恤我們，死在這裏作啥，還不快些收拾乾淨，少時老爺子過去，要看不中意時，可是你們的事，馬雨辰走過笑道，掌櫃的，我想開了，現在貴財東沒來，怎都將就，我早就想睡了，可有一件，我睡覺與人不同，半夜裏至少得叫幾隻夜貓子，上我住的房子上去，跑得房頂亂響，我纔睡得香呢，隨說隨往外走，吳勇沒聽出馬雨辰算計他，今晚必定派人窺探，或是下手行刺，語意雙關，見他瘋瘋顛顛，沒有在意，祇圖早些引走了事，免生枝節，口裏胡亂應了，跟着就走，到了西院，那兩幫西商，正聚在院中，紛紛議論，見吳勇陪了怪客同來，多半氣忿忿的，看了一眼，各自分批回房，理也未理，有幾個口裏，還說着閒話，說這店住不得，明天算了賬准走，下回不住這店了，吳勇暗忖，你們這一羣等宰的肥豬，也跟着人起轟，早晚還不都死，因這些客人，已是俎上之肉，不講費話，裝未聽見，也未答理，院中也頗寬大，除上房和南房，是兩幫西商分住外，還有一排北房空着，中有一間剛建好，還未砌炕，內中祇堆着，兩張木桌，別的無所有，吳勇怕怪客又挑眼，想將他讓在當中，一明兩暗的大屋子裏去，誰知馬雨辰，竟似早已相定，一到便不聽招呼，逕往新房內走進，吳勇跟入陪笑道，這房新蓋好，沒人住過，又小又沒收拾，老爺子何不換間大的呢，馬雨辰笑嘻嘻答道，這間房矮

，我替夜貓子省心，怪難爲他們，再說房又新蓋，不怕冤鬼來收腳迹，就是他吧，吳勇仍然不明問道，現砌炕來不及，老爺子睡覺怎可，馬雨辰道，我自帶得有床，這就睡覺，不用管我，什麼都不用，有這兩張桌子太好啦，去你的吧，吳勇見話交代完，懶得和他糾纏，說了兩句門面話，便自走出，暗中囑付，手下人等，加意小心，防他生事，趕向北院，人將散淨，祇有兩個藥商中，爲首之人，被馬進財讓至上房明間待茶，談間前事，吳勇借着陪話爲由，湊進屋去探詢，馬進財推說怪客，素昧平生，祇爲見他手頭利害，說話又顛三倒四，少東現在病重，恐怕惹事，祇得敷衍等語，順娃並非少東乳名，也無其人，吳勇先還將信將疑，嗣見馬進財，一口咬定，心想果有來歷，馬進財必要讓入上房同住，走時又未恭送，或許所說不假，也就信了，料定事情，決不如此易了，急於打點應付之策，便隨二客同出，又去東院，向藥商們，陪了些話，纔匆匆趕回櫃房，召集店中幾個，精幹一些的黨羽計議，中有兩個同黨，一名景興，外號飛天耗子，一名徐亮，外號小喪門，兩人都是一般的陰毒險狠，鬼計多端，水旱功夫，也都過的去，景興武功機智，不如徐亮，卻是個神偷慣竊，練就一身小巧棉軟的功夫，又打得一手出風三稜連珠弩，原本不在吳勇手下，吳勇貪功，專權妬能，店中又不做現吃的買賣，自來沒有什麼上等助手，照例都是拿了總瓢把，特發的傳牌，臨時現用，這兩人，乃是接了吳勇的傳牌，得知店中，來了幾幫西商，貨已發完，祇帶了點零星貨物做幌子，吃住都

是要那賤的，可是看那車後塵土，褲套內現銀，一定不少，大約是往鄰近府縣，辦貨去的，因他們祇是結幫而行，沒雇有鏢師，雖料定他，是因見路近人多，所走又是官道，一則圖省花費，二則可以裝成本小資微，想瞞過江湖上人的耳目，故意如此，但天下事，往往難說，商幫中，也常有極利害的能人，對方看出越好吃，越得小心留意，想叫景徐二人，裝着行客，投宿西院，夜間晒好了底，走時，就此同了店中盜黨，追將下去，到了前途要口，與埋伏的人，合力動手，兩下夾攻，二人雖不忿吳勇，專橫跋扈，狐假虎威，祇是發號施令，坐享首功，從不親自動手，無奈三黑凶威嚴厲，令出惟行，他那神羊傳牌，無異御駕親臨，吳勇既然掌着這樣大權，怎敢向他違抗，來時二人，談起吳勇，近年所行所爲，好生不快，尤其徐亮，自負足智多謀，比吳勇要強得多，偏他能得頭子賞識，越想越氣不忿，景興道，徐二哥，你難受怎的，該這挨球的，走這一步邪運，你看他掌着偌大兩號買賣，上下游，南北兩岸，多大地方，手下卻都是些鷄毛蒜皮，連會耍兩套花刀花槍的都沒有，偏會有那麼多拱門的，肥豬肥羊，老是順順當當，添財進寶，一回也沒失過風，別位弟兄，枉自本領高強，遇上買賣，不是沒油，便是扎手，你怎能和他嘔這份氣去，徐亮冷笑道，我的獸性，這驢日的，有啥本事，還不是咱這些獸性，拿力氣性命，給他換的麼，就是會使美人計，巴結總瓢把，還會巧支使人罷啦，你說他還有啥，這許多塞口，都要聽他號令，他本店裏，又不動手，硬的又不敢吃，仗

着地勢好，看上肥的，祇打發兩個小娃，向我們送個口信，就替他把大功立下，單今年我就被他，派了十好幾回苦差使，別位不說了，這樣輕鬆的事，祇要人是個活的就會做，弄巧還比這驢日的，強得多哩，啥叫運氣，拿今天說吧，明是一夥容易吃的肥貨，硬要顯得他細心，拿俸牌罰我們，由黃龍渡，跑這一趟，你說他可惡不，二人越說越有氣，都想給吳勇一雙緊靴子穿穿，無奈當天這些西商的行逕，明是齷刻鬼遇齷刻鬼，心疼銀子，拿性命當兒戲，自以為出過兩次門，見多識廣，賣弄聰明，帶着許多現銀上路，連個鏢師也不請，一味裝窮裝騷，卻不知車輪馬腳，帶起來的浮土，有無銀兩，完全兩樣，有眼力的，連數目多少，都看得出，落在江湖人眼裏，如何能隱瞞得過去，動手時，定然垂手而得，要使吳勇栽個小跟斗，決辦不到，思量無計，一邊走一邊罵，悶悶走來，纔進店門，便聽店夥說起怪客之事，二人一聽，便料來者不善，巴不得吳勇栽個大的，好出一出，年來惡氣，表面上，卻不顯出分毫，祇互相遞了一個眼色，因聽怪客，已讓向西院住宿，如是高人，此去必被識破無疑，恐有不妥，另外找了一間閒房住下，剛在洗臉喝水，吳勇便命人來相喚，二人去到櫃房密室，等店中還有幾個同黨到齊，吳勇說了經過，問大家有主意沒有，可要與總瓢把報信，調人來此，徐亮見衆人，俱都膽怯，主張上報，暗忖三黑，官私兩面，俱有大力，來人料鬪不過，恐吳勇一向總窳求助，沒法再去這人，意欲使壞勸阻，又恐萬一，出了大亂子，日後吳勇把罪過推在他身上

，擔不起這個責任，故意拿話繞道，北院東院老客，雖是有勢力的大商幫，但他們都是久慣走長路的老江湖，眼裏揉不進一點沙子，裏外精細，真比小幫孤客還要小心得多，那姓馬的，既在人前，耀武揚威，當時誰也不願現形，自看不出，事後你在他們屋裏陪話，客人神情談吐，可有什麼異樣麼，這事也真怪，那老東西，竟和源發長少東同姓，簡直好像是他們同伴，一家人似的，源發長住我們這店，也好多回了，但不知以前，跟他們有什麼過節麼，吳勇那知徐亮，把他引向歧途，暗忖源發長，這一幫老客，常來常往，祇是賺得他錢多些，想不起有什麼過節，但是青藏客人，素來強悍，不怕事，何況這次，因是少東出門，隨護的，都是有名武師達官，馬雨辰明是和店中過不去，一半也給他們難堪，怎到反向人家恭敬，若說他們怕事，馬雨辰先前賣弄本領，將數十名店夥，一齊打倒，直似一個獨腳大盜行逕，聲勢何等驚人，事後縱不與店家，合謀抵禦，也該略現驚怯，或是作個防備，怎的連向店家，盤問他的來踪去跡都無，淡淡的，若無其事情景，這還不說，出門人都怕客途中，發生變故，這些大幫商客，多有見多識廣的，高眼同行，什麼人看不出，店中如若出事，雖不是尋他晦氣，也慮波及，適才東院二客俱是幫中首要，既向馬進財打聽，可見旁觀之時，看出怪客，有心上門，不是好惹的，一半探詢肇事因由，一半是心中內怯，想兩幫合力，以備萬一，自己與他同去東院，向衆客陪話時，幫中好些商客，還有兩位鏢師，俱在院中，三三五五，佇立閑談，頗似等

候回音之狀，二客卻是言動從容，也如沒事人一般，好似馬進財，已向他說了幫客行還，並無足慮的神氣，現被徐亮這幾句話一提醒，再想起方纔雷聲大雨點小的情景，真像怪客，與源發長，果似一家，或是隨後趕來，保護少東的能手，不是找補以前有什麼過節，便是聞得本店風聲不佳，故作不是一路，特意先聲奪人，賣弄一手，再不就是見這裏店大欺客，存心耍笑人，衆同黨再欺他孤客，說話一逞強發歪，把他招惱，才鬧了這麼一個落花流水，看他發出那大陣仗，收風卻那麼快，或許不是安心尋鬥，也未可知，想了又想，實在拿他不準，自己素未失風走眼，要是總寨派人來此，怪客真是源發長一路來人，不特斷了財路，也覺臉上無光，近處各寨口弟兄中，雖有能者，可以傳調，看神氣，也未必是怪客對手，要想報復，也不宜現地熱賣，源發長少東，在此養病，怪客也無行意，第一須要看他與源發長，是否一路，纔能定奪，目前已然平息，想不致再生事端，何不暫緩一二日，拿准再說，如真安心找事，左近數百里，水旱兩路，都是自己黨羽，當時向各口岸，一走傳牌，一面飛馬往總寨報信求助，怎麼也趕得上，店裏既不能現地出彩，壞卻多年名頭，就來了助手，也祇在店裏等着，人不離窩，不能下手，何必忙在這一兩天上，現放着景與徐亮，兩個黑道上的朋友，正好讓他，夜間查探一回，等摸準對方來歷細底，再打注意，當下便令二人，夜半前往西北兩院探看，相機行事，徐亮從小就學作飛賊，見多識廣，不似吳勇，祇憑一時機伶運氣，口雖繞灣，給人當上

，心卻暗地盤算，來人口氣行逕，不問是否與源發長同道，此去絕討不了好，有心不去，一則吳勇地位，在他之上，二則顯出怯敵，面子有關，方自躊躇，景興自恃輕身功夫，勝人一等，首先答應，徐亮和景興交厚，見他已允，繼一想吳勇，說的是活話，便探不出，也沒什麼，且同往走上一遭再說，便問姓馬的來時，可看出他身上，帶有什麼器械，吳勇因自己會面之時，馬雨辰好似空身空手，不會帶有兵刃暗器之類，反正時候還早，又把丁六等，幾個見過的店夥，喚來盤問，俱說此人進店之時，因他面貌不揚，像是個老實商人，不會想到他會武，雖見有三根細木棍，做一起，插在包袱之內，不知何用，也不像是手上用的傢伙，等他去後重回，除那口小木箱，存在櫃上外，包袱木棍，均未帶回，出時原說訪友，也許存留在友人家裏，這些話常人聽了，決不會介意，景徐二人，卻覺事情扎手，江湖上越不帶相的人，越不易鬥，一個小木箱，留存櫃上，不會索回，忙命取看，那木箱，長僅尺許，厚約三寸，外用鐵皮包固，鎖卻是一把極精巧的，上等廣鎖，用手一等，分兩甚輕，搖也沒有聲音，照着二人手眼經驗，分明是個空的，依了吳勇，仍舊存櫃，不令打開，景興賊手極巧，專開各種細鎖，反正開了，也不會教人看出，徐亮也因小箱古怪，值錢之物，決不會有，怪客留此不取，頗似要人偷看，內中必有原故，也許可以得點線索，同主開看，吳勇還恐馬雨辰，偷偷掩來，又命數人出去，把風放哨，以防撞上，景興就燈下，看了看鎖口，由百寶囊中，取出用具，用鐵

絲微探鎖簧，恐留痕跡，用軟手法，取了兩縷亂髮，塞入鎖眼，再用細木籤插進，攪轉兩三下，輕輕一頂，噲的一聲微響，鎖開簧出，吳勇忙接過去，把上面亂髮取下，套上鎖口，以備對頭一要，立時可以原樣鎖好交還，隨往桌前湊進，景興已將小箱打開，定睛一看，果然箱內空空，祇箱底上，有十三個形似人耳的小槽，箱蓋反面，有七個朱紅漆的星光，中間聯着一根，細如遊絲的墨線，方星的當中，刻着滿載而歸四字，什麼東西，也未裝在裏面，看情形絕似江湖上，有名人的暗印符記，僅所刻四字，略像商人口氣，室中諸人，怎麼苦思，也想不起，那裏有這麼姓名別號，上有七星，和十三隻耳朵的，有名人物，但是經此一來，景徐二人，俱知先和吳勇說的那套話，多半料錯，此人至多源發長，有人與他相識，或是聞名乍見，決非同行人，正經商人，不是遠方來的，綠林大盜，便是一個成了名的能手，看他來意，找的是總瓢把夏三黑，還不是真和吳勇一人爲難，適纔許多做作，祇是投石問路，先打個倒，想把三黑引來見面，沒有真實本領，怎敢如此，別人真未在他心上，他包袱沒有帶回，弄巧還有接應，人必不多，決非庸手，來人如非尋仇，這等硬來，索望必奮，這口小箱子，要滿載而歸，也不是給他裝滿銀子，就能了事，指的必是金珠之類，三黑爲心，怎吃這套，有心說破，作個準備，心終不忿吳勇，仍想他栽，祇互看一眼，把箱鎖還原樣交櫃，隨聲附和，空議論了一陣，並未明說，一會，天交三鼓，吳勇還恐東院藥客們，招了鎖上土妓，宴樂歌唱未睡，萬

一驚動不安，想再等一會，悄喚店夥一問，說東院客人，今日盤算賬目，累了半日，並未招妓，宴飲作樂，飯後分別安歇，如今三院客人，俱都睡熟，西院怪客，也老早關門安歇，並未生事，因他性情古怪，兩次囑咐，不許擾他，恐怕惹事，沒敢進去，也沒聽喊人，想已睡熟等語，吳勇一想，景徐二人進門時，天剛正黑，又在前院，無人知曉，此去能不出事最好，萬一和馬雨辰動手，也可說是從半途跟他下來的，外來之賊，也還有個推託，行時又教了二人一套話語，徐亮暗罵驢日的，你到想得好的，這場事，早晚教你現眼，當下隨口應了，換好夜行衣靠，帶了兵刃暗器，另着一個打更的，在西院門道內綁好，口塞啞棉，裝成賊自外來，一切停當，客人全睡，別無避忌，一直竟奔西院，到了門外，這纔縱身上房，提氣輕身，順着房脊，到了馬雨辰所住房頂上面，側身一聽，下面房內，鼾聲大作，疾徐停勻，彷彿奏樂一樣，抑揚高下，板眼俱全，再看各房，俱是靜悄悄的，除了幾處大呼之聲外，別的響動，一點沒有，二人聽那鼾聲，響得奇怪，斷不定馬雨辰在裏面，是真睡，是假睡，又見對面的月光，正斜照在窗上，如若懸身下去，窗上必現人影，對方又是個勁敵，真睡着了還可，要沒睡着，立時扎手，互相一比手式，都主慎重，又等了片刻，下面鼾聲，竟是越來越響，怎麼聽，也像睡熟神氣，景興心想，吳勇手下諸人，都是些飯桶，被人打倒，無足為奇，這姓馬的，到底有多大本領，並未過手，怎就膽虛起來，既來探查動靜，本要試試他的深淺，即便醒着，也要

探個究竟，管他真睡假睡則甚，想到這裏，也不和徐亮商量，一打手式，面向房沿，蹲身下去，兩手腕朝外，手伸四指，輕輕按着房檐，拇指向下，一同握緊，往前一仆，翻身直下，再用兩腳尖，一招簷口，雙手抱膝，用珍珠倒捲簾的身法，直垂下去。當上面徐亮，見景興已然翻身下探，不便攔阻，恐有疎失，忙往左近拐角，側面房上躍去，手裏取了暗器，觀準下面窗上，以便援應，怪客所住之房，新近建成不久，窗子表糊全無空隙，景興身子一懸下去，見室內燈，還點着未滅，祇是月光，斜照其上，看不見裏面人影，估料室中之人，定已睡熟，因是一個勁敵，防他警覺，便把慣用的手段拿出，先把中指，蘸了點唾沫，輕悄悄，往窗紙上一按，容到濕潤鬆散，再往裏微一頂，手指剛剛穿進，彷彿有人，在指頭上，吹了一口涼氣，不禁嚇了一跳，連忙縮回，聽他鼾聲，依舊振耳未歇，窗上已弄穿了，制錢大小，一個窟窿，室中別無動靜，當時心虛多疑之故，仍用雙手抱膝，身子微斜，頭往上一倒灣，右眼正湊在破孔上面，這些都是景興，作賊的慣技，動作輕靈，身手熟練，一點聲息全無，滿擬室中之人，不會驚動，及至眼湊破孔，往裏一看，不覺又嚇了一大跳，室中本沒有炕，祇有兩張桌子，這時已擠湊在一齊，上面橫臥着，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瘦子，論相貌身材，并不驚人，奇的是，人在桌子身子卻未沾着一點桌面，全身共用三根，三尺來長的細木棍，像三腳架子，一般支着，後腦下，支一根，兩隻腳後跟，一邊支着一根，那人身子筆挺，四平八穩，臉朝頂

棚，懸空高架其上，一點也不歪斜傾倒，這等內家鐵板橋的功夫，休說眼見，連聽也非常聽到，尤其可怪是，適纔在後櫃房密室中，偷看他存的那口小木箱，竟是原式原樣，放在他的頭前，倒立着，做了燈台，室中那盞，半明不滅的油燈，便攔在上面，臥人兩手交叉，胸腹之間，手底下壓着本書，看神氣，好似先躺在，這三根木棍上，就着燈光，觀書久了，神倦睡去，景興心中大驚，知道利害，那敢輕易招惹，方自膽怯欲退，馬雨辰的頭，忽往外一歪，因他嘴裏，還打着呼，以爲睡熟要倒，心方好笑，誰知馬雨辰，祇是把臉，歪向外面，好似存心，露這一手，腦袋下支着的木棍，誰也隨着頭，往旁斜歪，可是頭和那木棍桌子，三樣東西，都像是生了根一般，歪有一半，便即定住，那一來，臉正向着窗外，景興見狀，才知人已察覺，有心戲弄，再不見機速逃，決吃大虧無疑，念頭剛動，果然馬雨辰，眼睛睜開，朝着景興，似笑非笑，把口一張，又像是要啐痰神氣，暗道一聲不好，雙手抱膝，兩腿一拳，待要翻身上房，已自無及，就在這眼縫破孔，將離未離之際，猛覺一股涼氣，箭一般，射到眼上，立時奇痛攻心，難以禁受，如換防人，這一下，中了內家所練剛勁之氣，右眼已瞎，連痛帶慌，非從房上，掉下來不可，還算他功夫純熟，身法矯捷，一翻便上了房頂，一手掩着痛眼，一手向徐亮一招，回身就跑，耳聽下面屋內，馬雨辰說道，你照例用一隻眼看人，多一隻眼，也無用處，從此要罩眼吧，徐亮在側面屋頂見狀，又聽室內敵人，開口說話，料知不妙，連忙一

跟着，在房上飛跑，回頭一看，並未追來，勾七跑到院門前跳下，景興也往櫃房如飛跑去，徐亮祇見他，神態驚慌，還不知右眼已瞎，受了重傷，回顧無人，又沒聽步履之聲，見值更的，還網綁在地下，因是活扣，心想順便給他拉掉喚起，省得老叫他，躺在冷冰冰的地下陰等，事原備用，目前已用不着，萬一少時，被別的起夜客人看見，又不免大驚小怪，忙即停步低身，悄悄快起，那站處，正當門樓之下，上面屋簷，原意扯開背上活扣，一下便可自解，並無耽擱，不料活扣纔解，身剛往上一長，覺着頭髮，微微被扯了一下，大吃一驚，連忙縱開看時，上下四外，通沒一個人影，情知不妙，不敢停留，顧不得再和那人招呼，匆七回跑，也忘了摸一摸頭，及至跑回櫃房一看，衆人臉上，都是滿帶着，憂忿之色，各色面面相覷，不發一言，景興掩着一隻眼睛，倒在床上，像是受了重傷，常着吳勇等人，雖還顧面子，沒有呼出聲來，可是兩腿，不時抽動，那咬牙強忍的神情，卻已現出在外，好似疼痛已極，徐亮原不知他，受傷如此之重，見狀大驚，忙趕過去一問，纔知右眼已瞎，進房時，幾乎疼暈過去，吳勇剛給他，把藥敷上，因是痛極，詳情尙沒顧得細說，吳勇見徐亮，也不知景興受傷之事，好生奇怪，忙又反問，徐亮道，我二人先在房上，聽見對頭，下面打呼，拿不准真假，我算計那傢伙，不大好惹，打手式叫景兄弟小心，他偏不聽，把身子倒掛下去，由窗戶上，往裏探看，我便繞向旁邊屋頂巡風，端整袖箭，以防萬一，被人看破，好給他接應，沒待一會，他忽

然翻身上房，用手一打招呼，急匆匆回頭就跑，我看他情狼狽，卻不見有人追出，祇當對頭利害，鬧什麼驚人過場之不想受傷這重，敵人既未追趕，並沒聽見，發什麼暗器，和動手聲音，他又不是尋常之手，此時正挖破窗紙，眼看屋內敵人，有什麼動作，難道還會看不見，這傷是怎麼受的呢，正談論間，忽聽吳勇驚詫道，你還說他，怎會受傷，你摸摸你頭上，是怎麼啦，徐亮忙伸手，在頭上一摸，頂心上的頭髮，被人削去一大塊，直和剪紋相似，斷處僅剩半掌大小，一片短椿，斷髮因在辮子上纏住，仍在上頭，四散披拂，當中卻是禿的，這纔想起，在院門外，給更夫解綁時，覺着上面有人，扯了一下頭髮，四顧無人，心中驚疑，忙着跑回，也未用手去摸，鬧此好笑，平日枉負盛名，連自己頭髮，被人截斷，都不知道，豈非跟斗栽到了家，况又當着吳勇，更下不去，不由滿面通紅，愧忿交加，半晌做聲不得，吳勇和景徐二人，素常就是口是心非，面和心不和，又愛倚勢驕橫，說便宜話，先以爲二人，手底不弱，當是兩個好幫手，初會時，頗加了點禮貌，及見二人，同時和敵人，一面不照，便慘敗歸來，不但沒有寬慰，反而冷笑道，這到不錯，人家門都未出，我們去兩個，卻毀兩個，這可怎辦呢，徐亮聞言，不禁有氣，正要發話，景興上完了藥，本在熬痛養神，打算疼痛稍止，再爲細說，共商應敵報仇之策，聞言也是怒極，忍不住叫道，吳老哥，莫說這樣現成話，事情不是我兩個惹的，我們雖說學藝不精，要照人家的本領，莫說我和徐二哥，便是你老這樣，文武全才

的英雄好漢，來上百八十個，也未必是人家的對手，我們跌翻，總還到了，人家窗前，你老哥這多人，守着一口小箱子，怎也會丟呢，你快叫人看看去吧，吳勇聽他，口出不遜，方欲反唇相譏，聽到末句，知有差池，大吃一驚，暗忖二人雖然敗回，多少總可探出敵人，一點虛實，怎話還未問，先自互相，譏嘲起來，目前又當用人之際，多不好，終是自己人，討這點口上便宜則甚，念頭一轉，忙接口道，老兄弟，你這肝火怎旺，我爲對頭利害，着急發愁，我素來說話，有口無心，況且這話，又不是說你二位，多心怎的，你看徐老兄弟，明明我的心思，就不多這份心，傍黑時，我們全店的弟兄，除掉我和幾個沒上的，差不多，都讓他一人打啦，要說丟人，豈不比你二位，丟得更大，我們自家弟兄，有件事，從長計較，你到是見着什麼，應該明說纔是，犯心鬪口，何苦來呢，景興自言，暗忖這驢日的到能見風使舵，嘴變得真快，我就說給你聽，看你怎辦，當下便把自己怎樣，從房上縱身下去，窺探怪客室中情形，因見怪客，用三根細木棍，孤另另，分支着後腦，和兩腳後跟睡覺，內家鐵板橋的功夫，練到這等地步，簡直從來未見過，同時又看見他頭前，放油燈的小木箱子，正與去時所見怪客，存櫃之物，一般無二，已然知道利害，就在這時，他忽然將頭，往外微偏，睜開雙眼彷彿要笑，更知不妙，剛縮身想逃，就是一霎眼的功夫，便覺一股冷氣，直射右眼，奇痛鑽心，斷定不是對手，強掙着，掩了眼睛逃回，還以爲這不過被他，吹了一口氣，未必是中了暗器，上點

藥，或者無礙，想不到這騙日的，如此狠毒，竟將我一隻右眼弄瞎，這祇怨我二人，學藝不精，沒話可說，但這騙日的，如此利害，吳老哥雖然智勇雙全，也還是早打主意的好，別的不說，你先看看人家存櫃的東西吧，吳勇先頗驚心，及至聽到對頭，存櫃的小箱，被他自行盜回，暗忖那口小木箱存處，裏外有人，甚是嚴密，除非仙人下凡，說什麼，也不致被人，悄沒聲的盜去，心雖如此尋思，還沒敢拿穩，末了吃景與幾句話一挖苦，不由又把滿腔無明火激起，總算還有心機，沒朝景徐二人發作，立朝左右同黨道，這是什麼漏臉的事，站在這裏着實聽，還不快去看看去，問問他們裏外屋，這些死娃，關門上鎖，東西會讓人家盜去，是怎啦，吳勇御下，素來強橫，手下兩人，聞言如飛跑去，景與聽出他，詞意不快，方要答話，徐亮假作慰看，站近身側，偷偷扯了他衣服一下，景與祇得忍住，不一會，去人回報，怪客所存小木箱，果然不知去向，一問看守的人，俱說適纔取視之後，放回原處，室內外共是七人，有五人入睡，兩個醒的，俱在裏屋，並沒聽見，一點響動，直到人去，開櫃查看，纔行發覺，吳勇一聽，又羞又急，不由破口大罵，說這些多是死娃，姓馬的，當着衆人，把木箱存櫃，後來送他進房時，誰都看見他，空着雙手，如今失去，明日如要，看怎交代，這大的人物字號，這人怎丟得起，徐亮等他亂吵過了一陣，從容說道，吳老哥，這事不能怪他們，對頭委實太利害了，吵罵無用，想主意對付他吧，吳勇祇得又涎着一張臉，問有什高明主意，他東西取回，

現在屋內，給他硬賴可好，徐亮道，我看他這些行徑，好似存心找總瓢把子晦氣，不像尋你我，說句不客氣的話，憑他那樣本領，也不會尋和我過不去，你看存的東西，已然盜回，我們即便不要臉，一早起，借故進去，給他拿話點到，再打個軟招呼，這事也完不了，並且那口小木箱，他不送回來，也必不在他的房內，他這做法，都是顯露能爲，給我們的下馬威，不是真做，不信你明早就試試，依我之見，還是早點給總瓢把送個信，看是如何對付他吧，吳勇道，你二位不去向總瓢把告急，那是一定的了，你說他箱子盜去，藏起還可，怎還會送回來呢，徐亮道，這是他存心，露這一手，算計我們，今晚必要尋他，纔這樣做的，你忘了那口箱子，是空的，和裏面的字跡麼，他不把所要的東西裝滿，如了願，怎肯走呢，話已說完，我二人這個樣兒，怎好見人，我們自知不行，這啞叭虧，算吃上了，年災月晦，沒得說的，我有個朋友，專治目科，天沒亮，就得跟你告辭，也許他這眼睛，能夠醫好，省得耽誤，吳勇知留二人無用，也就由他，實則徐亮，人極機智，自見怪吝小箱，便看出來意不善，先還不知，對頭本領如何，受傷回來，細一尋思，忽然省悟，照這樣，利害對頭，十個夏三黑，也不行，夏吳二人，平時傷人太多，來人如非決心尋仇，決不致上來，便下毒手，弄瞎人的眼睛，這還是見非首惡，手下留情，略爲點到，稍差一點，命早完了，越想心越寒，回想三黑，平日對人，嚴刻寡恩，何苦爲他送死，趁早抽身爲妙，因和景興至好，便連他也一齊勸

走，二人先回原地，與吳勇留下一信，把自己衣物一收拾，不等三黑事敗，先自逃走不提，第二日早起，天還沒亮透，吳勇正着人去，與三黑報警，忽然西院店夥來報，怪客未明起身，洗嗽之後，便給了二兩銀子店錢，說有急事，就要動身，說完便去，好幾人尾追出去，他走得飛快，一晃眼，便失了踪，也沒提那存的東西，吳勇方覺奇怪，又一店夥，拿了景徐二人的信前來，說走前囑咐，等二人走後三日，再遞，不敢隱瞞，故此呈上，吳勇本來忌恨景徐二人，知有原故，忙令櫃上管賬的，一念書信，再拿店夥所說走時情形，一猜詳，料定二人，平日自負過甚，昨晚栽了跟斗，無顏再混下去，假託尋醫，一去不回，這一來，正對心思，姓馬的對頭，又好好離店，越發打着如意算盤，以為事出誤會，那姓馬的，必是一個有本領的老江湖，本是路過，店夥不知來歷，怠慢了他，故意找縫子為難，夜間又不合，命景徐二人，前往偷探，他料定必有人去，特地大顯身手，用內功吹傷景興的眼，削去徐亮頂門頭髮，總算手下留情，沒有趕盡殺絕，如是真心為難，那存櫃的木箱，已然叫他盜回，衆目昭彰之下，正可借題生事，祇這一層，就應付他不了，那肯好好出門，還有憑他那樣，神出鬼沒的本領，要擒景徐二人，豈非易如反掌，日裏又有過節，正好擒住來人，喚醒別客，當衆宣揚，叫自己栽個大的，他卻不為已甚，走時對交櫃之物，也一字不提，照種種情形看來，都不似專為尋事到此，走得那樣匆促，弄巧還有急事，見自己吃了啞叭虧，甘拜下風，沒有再和他較量，手

底連傷二人，日裏又打了個滿堂，氣消恨解，也就不肯再鬧，好好走了，按說景徐二人，也是同黨中的好手，人家聲色未動，便慘敗回來，這等奇人，聽都未聽說過，即便把三黑等到來，也未必勝得過人家，有事不如無事，平素吃慣順風，同黨多半妬忌，要出點亂子，真不好看，加以頭一天，沒報上去，傷了人再往求救，也是一個缺點，好在對頭已走，景徐二人，又一去不歸，樂得就此忍過，日後見了三黑，如有耳聞，再把事情，推在二人身上，假說姓馬的，是他的舊日仇人，無心在店中相遇，自己不好，違背店中例規，夜往行刺，不想兩打一，都非人家對手，受傷逃回，如非人家講情面，鬧將起來，店中正住滿大幫商客，豈不因他二人，一點私仇，壞了大事，反正二人，不會再見三黑，事無對證，店中都是手下近人，祇囑咐他們幾句，天大一場事，便可煙消雲散，遮掩過去，吳勇也是背運臨身，那麼奸刁的人，祇爲好強護短，久享安逸，惟恐變起本店，失了面子，滿心希冀，由大化小，由小化無，禍患已迫眉睫，偏往順心處想，分明念頭，越轉越擰，卻自以爲料得，一點不差，不但沒有在意，反到轉憂爲喜，暗中喚進來，一個最近的，心腹黨羽，分別授意，轉告全店人等，說昨天的事，全由景徐二人而起，先還不知究竟，今早看了二人留書，纔知姓馬的，是二人舊仇，尋他非止一年，日前路過，約在店中相見，所以姓馬的一來，二人也隨後趕到，受傷之後，自己慚愧，無顏再幹，留書不辭而別，對頭前仇已報，也跟着走了，這些日，客多事忙，本店向來暗

做，不和人明爭嘔氣，這姓馬的，全店上下，當他是片牛皮癬，都祇防他，尋上前晦氣，得理佔上風的對頭，萬無就此，罷休之理，誰也想不到，他會好好，撒手一走，又走得那麼快法，連找都沒處找去，生意要緊，暫時含糊過去，且等將來，見了三黑再說，當下召集全店人等，不要露了一點口風，並囑對頭雖走，事尚難料，以後務要小心戒備，免得再出亂子，衆人都是他的，爪牙近人，自然心照，諾七連聲，西院住的那幾個小幫西商，本還要住兩天，因昨晚生了悶氣，俱恨店東，不會進房陪話，內中有幾個，久跑江湖的老客，出事時，沒有在場，後聽去的人，回來直生氣，說店夥倚多爲勝，反爲孤客，打了個落花流水，店東如何拉臉陪小心，等等情形，覺出蹊蹺，暗中籌商了一夜，天剛纔亮，便把首要人等，喚集一處，致了警告，說起近年甘省，黃河口岸，幾個有名的大幫，到沒見怎出事，那三二十人的小幫，時常聽說出事，地點都離此不遠，上下遊三數百里以內，偏又找查不到，一點痕跡，官府一味裝聾作啞，我們以前客貨來往，是聚散爲整，合成大幫，請個著名鏢師，連走多趟，風平浪靜，這次因爲貨已發完，各自發財還家，以前所聽種種，俱出風聞，沒人見過真的苦主，兩幫本大利厚的，仍由原來鏢師護送，批了回貨，各自上路，我們一則梢貨不多，不願多攤花費，二則在外日久，歸心忒急，不願隨着他們；亂繞遠道，好在行李不多，有兩位梢點不值錢的次貨，連點盤費，帶做幌子，有的竟祇是人和行李，住店是先後腳，到後纔行聚會，不是有名鎮

店，決不落腳，走時也先後腳，各會各賬，途中仍裝不識，連串同行，都不交談，暗把幾個，久跑江湖，手底明白的同人，擋前斷後，準備仗着隨機應變，指東說西，走到下遊，忽然選一大口岸，在光天化日，人多熱鬧之際，渡過河去，照理這樣行住，小樁客我們不怕，大隊強盜，又看不中我們，過了這平日謠傳的，幾個險惡路口，渡了黃河，便可平安吉慶，各自分途，辦貨的辦貨，回家的回家，這還可說，黃河上遊，風俗強暴，店客人品日本店東夥行事，均非真正生意人的本分，這還可說，黃河上遊，風俗強暴，店客人品不齊，非此不可，無足爲奇，但那姓馬客人，一個孤身，不問他有多大道理，竟敢撒野傷衆，反客欺主，全店那多的人，居然會低頭怕他，服輸認錯，如非有什短處，怎會如此，尤其是西北路上，青海源發長馬家，真稱得起是個數一數二的大幫，不用說所請鏢師，是有名的人物字號，南北兩岸，無人敢惹，便是他本櫃本家的子弟兵，是隨出遠門的人，那一個不能善騎善射，至不濟事，也會扎一套長槍，耍一套單刀，豈是個肯吃虧受話的，對馬客人，也是那麼謙恭小心，由他信口胡說，不發一聲，這不是更奇怪麼，再者馬客人，雖然出口傷人，可是拿他的話，細辨滋味，竟好似借此，點醒我們一樣，否則我們，都是出門人，彼此無仇無怨，他又不是年青小娃，何苦無故，張口罵人呢，照這許多可疑之處來看，我們年來千里奔波，血汗換來的錢財，萬不可絲毫大意，鬧得一個不巧，連命都繞在其內，我們老西才冤呢，昨日挨罵兩人，一個性樊名庫，是幫中

財東，學過一點武功，皮氣最暴，膽子最小，性又多疑，再加上昨日的冤氣，聞言首先附和道，我夜兒，就看出這夥挨毯的，不是好人，回來氣了一晚，你老哥有見識，我們還是早點走他娘吧，餘人都害了怕，俱說出門不易，馬客人休看口濁，話裏有因，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早走他娘爲是，卻又說不出如何走法，商量了一陣，最後仍由樊庫出主意，說店家知道我們，還住兩日纔走，如不是與強盜通氣的黑店，早走晚走，都是一樣，如果我們，疑心得對，趁他冷不防，突然一走，明說往東，偏由西繞走，再挑出四位，精明強幹的同人，着兩位朝上先行，着兩位尾隨在後，一則探查動靜，可以有個防備，萬一出事，也有人前去報官，免得死無下落，所有幾位帶傢伙的會家，都湊一起，連莊膽子，帶拚命，如見情形不對，立時分頭四散，各想主意，跑掉一個，是一個，日後另打報仇主意，免得和傳說遇害的人一樣，全失數踪，杳無音信，連個屍首，都見不到，那纔冤枉到了家呢，衆人也沒別的善法，祇得依了，馬兩辰走不多時，衆西商也跟着算賬，走時，假意說要往蘭州，辦點小貨，實則離鎮十里，另由岔道小路，再往回走，順下遊，往歸途趕行，雖然說行李貨物無多，湊在一起，也有不少車輛，這夥商人，既惜命，又惜財，分明看出破綻，看在錢財分上，仍自寬解，儘往好的上想，以爲未必真有其事，所有貨物，一件也不拋棄，總算常在外跑，不敢得罪小人，車把式們，俱給了加倍的酒錢，雖然繞遠，並無怨言，還多趕出好些路程，行至午後，到一

鎮上打尖，地名楊樹集，一算途程，相隔金沙鎮，少說也有六七十里，那一帶鄉村，窮苦人多，穴居野處，地盡平沙廣漠，人煙稀少，一路行來，並未見絲毫可疑之兆，衆人吃飽上路，準備趕往，距鎮四十五里的，周井集投宿，各自坐在車上，三三兩兩，交頭接耳，有的說是本來沒事，多此一場驚擾，有的以爲所料極是，全仗機智心靈，脫出險地，有的又說，不管事情真假，出門人，總要小心謹慎爲上，既然見到，應該這樣，此時沒事，就說現成話，焉知不是見機得早躲過了昵，方自議論紛紛，其說不一，那知三黑，仗着官私兩面，俱有勢力，近年越鬧越凶，除卻來往現任官員，和真正有名望的大商幫，不打算劫，或是不值一劫則已，否則這上下遊，水旱數百里方圓，是往來要口，俱有他的，盜黨潛伏，一走令子，休想逃脫，衆人落店之時，吳勇早一眼看中，飛騎四出，遠近盜黨，都得了信，時刻留心，肥羊過境，不問客人，何時起身，到時必要發動，不過沒到地頭罷了，吳勇還存了私心，惟恐同黨吃私，以多報少，另外又派了幾名手下親信，暗中尾隨下來，衆人行止動作，全看在眼裏，有的看明去向，騎了快馬，裝成道旁賣水賣饅的土著鄉民，抄小道，繞到前途坐待，端的阱深網密，如何能以走漏，衆人行了一陣，眼看日色偏西，相隔周井集，還有十幾里路，算計到時，天未黃昏，趕了一日，正可歇乏，前行二人，忽跑回報信，說前面五六里地，有片曠野，一邊樹林，一邊土山，四無人煙，甚是荒涼，看去頗險，卻不見什可疑之狀，爲了小心，還去土山上

，走了一回，僅在下來時，遇見一個，砍野草的老頭，說當地前些年，原出過歹人，因地方荒僻，過往客商太少，養活不住，都往外路打搶沒幾次，便被官軍剿滅，以前土山上，還有歹人留下的巢穴，年月一久，土洞崩塌，如今連影子都不見了，休看這裏荒涼，前面不遠，就是周井集，什麼都有得買，是個熱鬧好地方，那老頭子，人甚老實，必不會假，恰值腹飢，身上忘帶乾糧，左就前途無事，特地趕回，吃點東西，做一路走，衆人聞言，俱以爲就有險難，也必躲過，祇催人馬快走，這兩個探路的商夥，愚昧無知，竟把盜黨之言，信以爲真，左就難逃凶險，還於事無關，那尾隨後面，準備出事，好去報官的兩人，如非高人搭救，卻幾乎送了性命，原來那兩人，一名樊長貴，一名楊湧，平日最是刁酸刻薄，不得人心，行時，衆人因他手底不差，腿快能說，江湖上，也常跑動，本意想推他，當頭探路，二人知道打頭陣，最不容易，擔子既重，危險又多，無事不顯，有了事，便吃不住，隨大隊走，一則叫人，看着膽小，二則遇上亂子，照樣也是難逃公道，算來算去，祇有走在後邊，最爲穩妥，事既輕鬆，沒有責任，遇上險難，由衆人在前去擋，自己祇消撒腿一跑就得，老早便互相，把話商定，見衆人要開口，忙搶着說，這後隨的事，如何關係重要，跟着樊長貴，推舉楊湧，楊湧始而假作，不能勝任，再三推辭，經過樊長貴，一陣苦勸，立時改口，連他拉在一齊，此時衆人，都在心慌，也不知到底，那頭爲重，勿七的說定，二人走在路上，算計單人走得快，又還要讓

一程，樂得享受，拿了公衆的錢，先尋了一個小酒館，要了兩壺燒酒，一確豆腐干白菜絲，一確鹹蛋，一盤紅煮牛肉，先就酒喝，臨完再拿牛肉湯，加上辣子，一泡蒸磨，吃得舒服已極，正吃在高興頭上，樊長貴忽笑道，楊老哥，我主意高吧，不是我背後說人，像這幾位財東，都是屬核桃的，不砸他，一輩子也吃不着他的肉，我們背井離鄉，幾千里路跑出來，容易嗎，往日走到荒村土鎮裏，有錢買不着東西，沒的說了，好容易走到蘭州，跟金沙鎮，這樣大地方，又是發財還鄉，怎麼也該犒勞犒勞大夥纔是，好，住了一天半，應名還是給大夥，歇腿打牙祭，攏共就吃了兩頓麵飯，一頓磨飯，每人就一小盤牛肉，吃得人到腥不臭，這錢還說是出在紅賬上，空盼了好幾天，到了仍然吃的是自己，他一個腰包沒掏，反說東夥一樣，不分高下呀，又是有福同享，誰也不教誰吃虧呀，好些個垂面子話，真是裏外都他挨球的，合式有理，算盤打得利害不是，偏經不得一點風浪，看昨晚店裏頭，一有事，立時全發了毛，三個老挨球的，先着了一整夜的急，天剛亮，就把人喊起，七張八嘴，手忙腳亂，鬧了一大歇，卻作成我兩個，一場輕鬆差使，臨起身時，這個也拜託我們，那個也拜託我們，多要錢，也給啦，彷彿前有狼，後有虎，外帶要過九九八十一座刀山，此去准死不活，恨不得我兩個，都生上十幾張大嘴，好一半給他喊冤，一半給他老婆孩子報喪似的，你說他是屬核桃的不是，楊湧聽他說話，聲音越來越高，一看旁座，有兩人在吃喝，好似剛進不久，店房又小，惟恐被

人聽去，忙使個顏色，正待勸阻，不料那鎮集，名叫三柳集，雖然甚小，共祇十幾戶人家，因為地當孔道，岔路四出，相隔各路大站，說遠不遠，說近不近，正是行人打尖的去處，居民幾無一家，不賣酒饈，飯麵俱全，牛肉泡饈，和當地自釀的乾燒酒，更是特產，樊長貴酒量不濟，幾杯原封燒酒一下肚，立時性發膽壯，見楊湧示意攔他，把下餘燒酒，一口灌了半杯，率性大聲放言道，你怎這膽子小，憑人家那大名望的字號，會行出害人的事來，分明幾個老挨警的，這回多剩了些銀子，燒的他疑心生暗鬼罷了，店裏要是黑店，昨晚早把那姓馬的宰了，那還肯放他，今天好好走去，實告訴你，我早就知他們瞎鬧，不說罷了，即便有那回事吧，憑我弟兄們，還怕這個，我們從小尋師訪友，下這十年多的苦功，練成這身本領，走南闖北，也不是一天了，幾時遇見過對手，真要有那不知道死利害的，毛頭小夥子，想打咱爺們的主意，不用看，只用鼻子一聞，也把他賊味，給聞出來，請想他還往那裏跑去，楊湧是酒量較好，知道他這是酒壯的，越勸越歪，說不定話更走口沒邊，到裏弄出事來，只好停勸，借說別的話來岔開，誰想樊長貴，有了幾分醉意，性又多疑，說時，瞥見旁桌上，有兩人望他微笑，忽起疑心，暗忖這條路上，常聽人說出事，這兩個人，雖是鄉民打扮，但都生得雄壯，口袋裏，又似裝有傢伙，焉知不是劫道打扛子的，自知手底有限，心一內怯，妄想敲山震虎，把人唬退，發發以歪就歪，滿嘴胡繆，說得自己和楊湧的武藝，天下少有，世上難尋，他祇顧這一

麼拚死命的這一冒大氣，鬧的店裏，幾個東夥，和店外土台上，喝水的過客，都擁進店來，坐的坐，立的立，覓牆昂首，聽他胡吹亂捧，楊湧明料恐怕要糟，催他會賬起身，既是不聽，明勸又是露乏，自露馬腳，心裏乾着急生氣，可是樊長貴，也是不好受用，言與心違，邊說邊偷覷傍坐二人，不但不像唬住，反在微微冷笑，意似鄙薄，再細一觀查，二人神情，外表雖然破舊，氣概卻甚威武，尤其上首一個，二目神光足滿，手皮頗白，面色更是紅中透亮，怎麼看，也不似西北路上的，鄉下窮人，分明喬裝無疑，心裏不住發毛，嘴裏更收不住，楊湧實覺聽不下去，只得喝道，樊老哥，你喝多啦，是怎麼啦，快把剩饜吃完，走吧，說這作啥，樊長貴這時，又灌了兩杯下肚，酒醉迷心，脫口答道，你怕啥，兵來將擋，水來沙堵，莫說這些，像上次涼州道上，那七八十個響馬，多麼利害，我連長衣服都沒脫，就把他們打了個，落花流水，那頭子想蹲，被我拿出隔山打牛的功夫，人已跑出兩丈多遠，手沒沾身，就打躺下，跪着直喊我爺爺，你不是親眼看見的麼，我們現在金沙鎮，吳家老店北號上房，等省裏發來紅貨，纔動身，還得耽誤兩天，今兒不過聽說這裏，牛肉泡饜，天下揚名，出來找個野食兒，我酒後無德，隨便說個當年事，這會我要找個地方拉屎，沒工夫和人叫陣，誰要是不服氣兒，只管後兒，到金沙鎮店裏找我去，饜我也不吃了，算賬走吧，說時，微聽旁桌二人低聲笑道後兒夜裏，鎮上回伙去吧，這句話，楊樊二人，全都入耳，各自心慌，瞞眼一看，旁坐二人

，俱在冷笑，面有怒容，知道不好，忙催店家算賬，樊長貴更因枉費了，許多唾沫，並未將人唬住，心裏發慌，每次偷看，都和對方，目光相對，不敢再看，一面倚醉裝瘋，故意亂說神話，由楊湧會完了賬，跟七踏踏走出，以示適纔所說，乃是醉話，不能認真之意，纔一出門，便聽衆人議論，說這位老客，喝太醉了，心方略喜，又聽旁坐二人冷笑道，醉哈，這驢日的，心裏明白着呢，他把咱爺們，看作嫩娃，底下的話，因已走出幾步，沒有聽見，不便回聽，好生憂疑，楊湧自免不了低聲埋怨，樊長貴道，你看那兩個挨球的，一定不是什麼好人，我是存心，唬他們的，看神氣，許沒唬住，我那時真醉呀，你看我收風得多快，一見不行，立時就走，你快看背後，跟下來沒有，就知道了，楊湧回顧，無人尾隨，樊長貴道，如何，多虧我留了這份心，特意指東說西，挨球的如是老實鄉下人，我說多大的話，也沒干係，要是他媽的喪門星，我那麼一叫陣，他必往金沙鎮去尋晦氣，我們早走他的娘，他往那裏我去，現時追來，我便給他來個醉解千愁，（仇諧音）你在旁拉個臉兒，淨說好話，也就完了，好在往金沙鎮，也要出這個集口，到口外，一拐上正路，就沒事了，快些走吧，楊湧無法，祇說但願如此，可恨今兒走時，因要走慢，沒叫他們，勻下兩匹馬來，祇要了錢，隨路零雇，要有馬，遇上事，跑起來，就容易了，二人邊說，邊往回看，一視出口，仍無人追，纔放了點心，腳底加勁，一口氣，跑出三里多地，樊長貴，酒意未消，四顧無人，又信口開河，狂吹起來，祇一

略換了點口味，說自己如何，見多識廣，善於隨機應變，楊湧知他，酒德如此，纔脫險境，又犯毛病，氣他不過，說道，多虧你，見多識廣，差點沒鬧出亂子來，還有臉說啦，你看這裏是曠野，黃土堆子，人家都在地底下啦，人們又窮又野，一不小心，走了口，惹出事來，不是玩的，我勸你，安靜些好，沒的丟了人，算體面。樊長貴，羞惱成怒，嚷道，我是能軟能硬，不算丟人，誰像你這膿包，軟硬都不行，就知道害怕，楊湧也怒道，驢日纔能軟硬呢，你害怕，方纔跑啥呢，樊長貴怒道，那我並非膽小，真要講打，憑那兩驢日的，真真未必是爺們的對手，出門人不惹閒氣罷了，楊湧知他是膽小無恥，欺軟怕硬，專跟自己人過不來，再說幾句，就許和自己來個交手仗，如是平日，也不願讓他，無如今日，身在曠野荒郊，天色又極昏沉，越顯得危急四伏，景物陰森怕人，想了想祇得忍下，但是氣總不出，有心唬他，走了一陣，忽然失驚道，你看來路，那株楊柳樹下，影綽綽的是啥，樊長貴這時，正是口裏越強，心裏越發虛，加以口頭上，把楊湧得罪，防他到時使壞，又擔着一份心，聞言，嚇了一大跳，剛撥轉身回問，事有湊巧，正趕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隱隱聞得人喊馬嘶之聲，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連那三分假酒意，也全被嚇退，噤呀一聲，慌不迭，回頭就跑，吳勇膽也不大，祇比樊長貴沉穩，見風中隱有馬嘶之聲，也不由得有些害怕，回顧來路，已被黃塵佈滿，什麼也看不見，再看看前頭，樊長貴已然逃出好幾十丈，忽把身朝自己，倒退着走，好似

知道強盜要來，必由身後來路，有自己斷後，便可無事情景，心方暗罵，這挨球的，真不要臉，條的又是一陣狂風，那人馬喊嘶之聲，似更真切，心中一驚，忙即伏地靜聽，風并未住，人馬喊聲，又似心虛所致，并無其事，前面曠野平沙，來路更是凶險，不問所聞真假，此間終非善地，還是追上樊長貴，趕到鎮上，較比好些，想到這裏，爬起來往前使跑，一看樊長貴，已沒了影子，前途一望平沙，怎麼快腿，也不會一下跑完，疑心掉在坑裏，忙奔過去一看，誰說不是，原來西北邊省，最是窮苦，往往行千百里，不見人煙，窮鄉僻野之間，休說磚屋瓦舍，便茅簷土牆，都難遇見，人民還是上古穴居野處情景，住的地方，不是在斷崖危壁之間，掘些土穴，便是在平野中，先挖一個兩丈上下，大小不等的大坑，將三面打拍堅實，再順北面坑壁，往橫裏挖，掘成一間的土室，室中有炕有桌，也都是在掘房時，就原來的泥土，掏掘成的，較富足的人家，不過炕上，多件粗席和氈子，一個木製炕桌，和幾身羊皮襖褲，一些零星用具罷了，那極窮之家，除家主要出外賣苦力，有件把短衣襖褲外，餘者常有終年赤身，不穿衣履的，他們也知赤身臥土，不大好受，因為無力製辦氈子，便想出一種妙法，每當土炕掘成的當兒，先用一桶米，或麥粉之類，熬成製的稠汁，均勻的往炕上潑去，炕內生着微火，等到快要烘乾，又潑上一層較稀的汁，似這樣，三回過去，炕面上，便結成一履白皮，由此全家男女老少，齊臥上面，日長月久，人的汗汁，相與融會，一同浸到土裏，磨得那層

炕皮，又滑又亮，光可鑑人，決不絲毫破裂，直和三合土，差不了多少，地底住家，雖然簡陋昏暗，卻是冬暖夏涼，炕洞內升火無多，到得冬來，照樣一室融融，溫暖如春，祇是人民，終年不輕洗滌，藏垢納污，氣味難聞，他們習慣自然，也就不在話下，樊長貴失足墜落這一家姓張，弟兄三人，俱在附近河岸，趕腳賣苦力，各人都娶有妻室，上面還有父母，一家老小，十來口，養着四五匹牲口，當地共有十幾家居民，他還算是個首戶，哥幾個出得門多，見得事廣，這日老大老三，出門未歸，老二正從鎮上，趕腳回來，帶了十個黃齏饊，一斤燒臠肉，一瓦瓶老燒，正陪着父母吃喝說笑，不料樊長貴，倒退着走來，一腳踏虛，掉了下去，張二喝止，已自無及，忙搶過去，本可接住，偏生樊長貴跌時，聽出下面，是人家的天井，自恃學了兩天武，祇管失腳，還想賣弄，也不想下邊，是深是淺，巡將兩腿一拳，雙手一分，身往後仰，打算一個反筋斗，立在地上，不料坑沿離底，祇得丈許，如若老老實實，任其跌下，就不被人接住，沙土地，也傷不了那裏，這一耍花招，反到自尋苦惱，楊二剛伸手想接，見他全身翻轉，手足亂動，心中奇怪，微一疎神，沒有接着，還幾乎吃他甩了一腳，祇得往旁一閃，樊長貴頭已及地，身子還未翻過，這一下恰好鬧個倒栽樁，上半身連頭舉直，往下春去，克磴一聲，筋骨錯響，噤了半聲，把顆整頭，倒築在頸脖子裏去，祇得上半眉眼，和半截鼻子露在外面，還算楊老頭，是個會家，知道這是一個巧勁，錯了骨髓，稍爲救遲一步，非悶

死不可，忙奔過去，伸出兩手中指，一邊一個，勾住他耳朵眼，雙膝蓋抵緊肩頭，用力往外一提，又是克磴一聲筋響，樊長貴一顆小尖頭，雖然脫竅而出，人已幾乎，閉過氣去，痛得兩眼睛花亂轉，坐在地下，哼聲不已，楊老頭見他穿着，是個外路客商打扮，也就不好意思埋怨，一面命楊二，去取半碗水來，正要扶起詢問，楊湧也從上面趕到，院中原有通上面的土階，跑下去，見了楊老頭父子，問知究竟，不由笑得肚痛，樊長貴哭喪着一個臉罵道，挨毯的，酒裏也不知放了，什麼蒙漢藥，虧我眼亮，見機得早，沒得倒下，走了出來，兩太陽老是昏糊糊，眼看前面，直冒金星，祇得倒退着走，想不到這裏地下，會有人家，你是曉得的，若在平日，莫說這高，一點小坑，那年咱們當舖裏鬧賊，我一個人，打了八九個，三四丈高的風火牆，不是一躲腳，就上去，連點聲音，都沒有麼，今兒會洋溝裏翻船，還不是那酒害的，我在上面倒走，一腳踏虛，趕快施展功夫，打算用齊天大聖傳授，一個翻空筋斗，落到地上，本來怎麼也跌不了，偏生酒力發透，眼睛太花，明看見底下，有好幾丈深，雖想淺得，連陰溝都不如，等到頭築了地，纔知上了兩眼的當，要不練過二十多年苦功，差一點沒把吃飯傢伙，全縮到肚子裏去，連肚腸一齊撞斷，那纔糟呢，其實就縮進這一點，不過錯了點骨筋，沒相干的事，我常錯着玩，爲的是好躲人家的飛鏢，原不要緊，就沒人幫忙，我自己運氣，把勁往起一長，也冒出來了，我還沒顧得運氣，這位老漢心好，卻着了急，用手把我耳朵勾得

生痛，硬往起拔，得虧我趕緊運氣，往起長勁，腦袋纔冒出來，再慢一點，腦袋不喪緊，耳朵眼可非勾破不可了，楊湧見他纔現了眼，別人救了他，一個謝字不提，反吹大氣，說人多事，方覺不大合式，那楊老頭，幼年曾練過武功，常跑江湖，是個外場人，性情又極耿直，如何聽得這個，方冷笑一聲，想要發話，楊二更是心直口快，見老父面有怒色，立時搶先說道，客人來路祇有三柳集，有幾家賣牛肉飽饅首的舖子，附帶賣酒，那都是守本分買賣，客人怎會吃了他蒙漢藥酒，又還能走得這裏，真是怪了，更想不到客人還有這麼好的功夫，頭縮到頸腔裏，能自己運氣，叫他往起長，早知如此，我白白費氣力，到多事了，好在錯骨筍，沒什麼相干，客人也常錯着玩，何不讓我爺兒倆，開個眼，再試一回，楊湧聽出口風不好，知道甘涼民性強悍，差不多都會兩下，這兩父子，小的不說，連老的都生得那麼硬朗，估量不大好鬥，不等楊二說完，忙陪笑臉道，老哥莫怪，我這位朋友，素好談諧，酒德不好，適纔在饅舖，多喝了幾杯，一路上，胡說沒完，到處得罪人，多蒙二位美意，我這兒，代他道謝吧，楊二冷笑道，我說呢，人的頭，怎會自己縮出縮進呢，原來還是酒給支使的，樊長貴一聽，人家要叫他，縮頭試驗，這老的還可，這小夥子，又生得那麼，雄糾糾的，不禁膽怯心慌，正愁沒法轉灣，聽楊湧說他酒醉，越發以假爲真，故意亂說道，我的楊老哥，你知道什麼，我老西得過異人傳授，手腳還會變雙份呢，楊老頭聽他瘋言瘋語，認爲真醉，纔消了氣，由他亂說

，不去理會，逕向楊湧請教，楊湧自然也不肯說出真話，祇說我二人，是省城裏商店中夥友，因買賣虧折，關店散夥，因為帶錢不多，打算步行回家，不料在前鎮小舖中吃饞，同伴吃醉，發酒瘋，向外亂跑，追出來，人已沒了影子，好容易追出老遠，纔將他尋到，不想打攪了老漢，看同伴酒意未消，恐怕路上，再去生事，打算暫坐一會，要是天色晚了，說不得，祇好向老漢，和這位老哥，借宿一宵呢，楊氏父子見二人自動變色，神態張惶，又無行李隨身，聞言並不甚信，楊二還想盤問，老頭上了幾歲年紀，爲人忠厚，忙使眼色止住，笑道，老客，你我五百年前是一家，我老漢雖窮，極愛朋友，仗着兒子孝順，也還能拚幾個，吃穿不算爲難，像二位遠客到此，莫說一天半宿，就是住個十天半月，也沒啥說，就老客路上，有個風風火火，既投到我這裏，就是我家人，那怕我爺兒倆擔不起，也必打個平安主意，這裏地方太野，二十里左近，就有金字號的卡子，老客要看我老漢不歪，沒事便罷，有啥事，最好實話先說，免得事到臨頭，壞了老客的事，還顯着我爺兒倆，不夠朋友，楊老頭詞色，甚是實誠豪爽，按說應該告以實情纔對，偏生楊樊二人，都是半吊子，假江湖，始終抱定出門人，見人祇說三分話的信條，不但沒有就勢改口，吐露真情，反因楊氏父子，穴居野處，言動粗豪，聞言到了一兩分心，楊湧恐樊長貴，露出馬腳，搶口笑道，老漢好意，我知道，我老西向來有一句，說一句，真要有什事，決不敢在這裏投宿，來連累朋友，再說我兩個，連回家盤纏，都怕一

不夠，那吃空心飯的線上朋友，也不值他照顧，祇求借宿一宵，明兒一天亮就走，老漢放心就是，楊湧實因適纔那把沙子，來得奇怪，既怕強人行劫，又疑神疑鬼，這裏雖不一定是個善地，既已自行投到，祇好相機行事，看他父子行逕，如不露白，說話再留點神，想必無妨，如有追縱強人，卻是個最好的，藏伏之地，這老漢好像爽直，他父子在此，久住久跑，盜黨窩巢行動，須瞞不過他們，少時進屋，花言巧語，一套交情，前途無事，擾他一吃一住，明早走他的娘，要有什麼險，好歹也可以打聽出，一點真情，繞躲過去，到大鎮集上，再雇兩匹牲口，趕上大隊，一造謠言，假說路上，如何遇見強人，全憑巧計，調虎離山，後來吃人困住，半夜裏逃了出來，如今盜黨，向別處追趕，正好越追越遠，大隊沒有出事，全是自己的功勞，他們多刻薄，怎麼還不關他個，幾十兩銀子犒勞，一邊答話，一邊想着心思，卻不料楊氏父子，粗中有細，見他說時，目光不定，說的話，又不夠過節，彷彿疑心自己，怕受連累似的，心中老大不快，楊二忍不住插口道，我爺最愛朋友上門，更愛管人閒事，是到我家做遠客，從沒教人，爲了難走，不過是話說在先，老客既說沒事，我父子當主人的，已算有了交代，現在先請進屋，煮點熱水先喝了，歇歇乏，再做吃的，夜裏我父子睡爲死，萬一有個招呼不到的地方，那我們就告罪在先了，樊長貴幾次話到口邊，都吃楊湧攔住，好生悶氣，閒言不假思索，便搶口答道，那個自然，慢說我們兩個窮人，沒人看相，即便有那不識時務的，想在太

歲頭上動土，有個風吹草動，我早迎頭出去打發，決運累了，你老二位，言還未了，忽聽上面，有人發話道，老面說話，須要應點，現在上面，就有人等你，快上來吧，沒的把後面夏三黑黨羽引來，給人家好朋友惹事，楊二人雖外場，一聽二人的對頭，竟是黃河口岸總瓢把子，夏三黑一夥，未免他是心驚，好在自己，有言在先，來人說話，也有尺寸，便不願再管閒事，祇拿眼望着二人微笑，樊長貴早嚇了個，面無人色，不知如何是好，後來還是楊湧，勉強站起，先向上前施一禮，結結巴巴的說道，這位英雄，你老在上，休聽我這夥計亂說，他都是適纔幾盃黃湯支的，沒你老人家，不聖明的，我們實是兩個苦夥計，因為知道他們，得罪了貴當家的，怕路上惹事，不敢跟着大隊一路走，借詞兒閃在後面，諸位英雄爺爺，就殺了我兩個，也出不了氣，濟不得事，他們這一隊，是好幾幫合着走，那一幫，都是發財還家，特帶點粗貨回去，做幌子，就便貼補一點盤川，金子銀子都包好，放在車盤底下，跟草料袋裏，油水多呢，他們由金沙鎮出來，假作進省，卻由小路，改道回走，眼下也不過在七里鋪後，苦水井一帶路上，諸位英雄，高抬貴手，饒了我兩個，去追他們多好，上面那人答道，放你媽的屁，追趕這夥守財奴，還用你這驢日的說，早把狗趕下去了，我是專爲找你們兩個狗娃來的，我現在有點肚子疼，得去土坡後面樹林內拉野屎去，這兩天火結，還得半個多時辰，纔拉完，該當便宜你兩個，多活一會，乖乖的，去到坡底下等我，免得費事，楊老二，你父子是

多人，豈犯沾狗屎，你話已說在前頭，不算不夠朋友，快轟這兩個狗娃走，免得少時，夏三黑人來，將你連累，說罷，便聽上面，有一腳步聲音走去，楊氏父子一聽，姓樊的不過胡吹亂勝，這姓楊的，陣仗未見，就把自己什麼底都給獻了，這等人，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夏三黑，勢焰滔天，狼惡已極，既是他口裏的肥肉，如何肯放，自己要想護庇，也沒有用，聽上面那人口氣，好似祇要不管開賬，開發二人，即可沒事，何苦跟這沒骨頭人，趟這渾水，楊二首先發話道，二位老哥，你聽見了麼，這位夏三老爺，稱得起水旱官私，四通八達，我們這裏，第一位人頭，二位既和他，有了過節，我們本鄉本土，再留二位，彼此都不方便，再說適纔，有言在先，不是我父子，不講朋友，楊湧已知這裏，不能容留，但出去又是送死，聞言還在涎着一張醜臉，向楊氏父子央告，好歹想個法子遮藏，或是指條明路，至不濟，也向來人講個情兒，保全活命，他祇顧老臉絮聒，樊長貴聽得上面，沒什麼聲息，早輕腳輕手，向上爬去，探頭往外一看，適纔在上發話人，祇是一個，手裏並沒拿刀，提着褲子正往土坡那面走去，身材一點也不覺着威武，不禁膽子一壯，點手朝下喊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久闖江湖，從來沒怕過人，遇上事，我接住好了，你跟要走，沒錯，楊湧知他膽子更小，忽然膽大，必有原故，口裏仍向楊氏父子，說好話，人早隨着往上爬去，樊長貴低聲說道，你看有人麼，反正這裏，已是禍包，還不裝大方些，儘說好話，丟人則什，這時前面那人，剛到坡下

正往上走，看神氣，走路都遲鈍費勁又無同黨，楊湧也看出來人唬事，楊氏父子，又執意不肯容留，藏處已被人發現，難得追兵，祇是一個渾蟲，連拉屎都告訴人，此時向他相反的路逃走，再好不過，就是追來，兩打一，也打得他過，倉卒中，應得一聲好，隨了樊長貴，頭都不回，向上爬去，到了上面，前面人已不見，二人那敢回向原行路選，飛步落荒逃走，一口氣，跑出二里多路，路越荒涼，四顧無人，纔尋了一個，沙堆後面歇下，楊湧正埋怨樊長貴，不該胡吹大氣，多言賣禍，忽聽坡前面有人發話道，這兩個挨毯的，不聽好話，叫他往樹底下等我，偏要跑到這堆後送死，我一泡屎拉完，再找他們，也找不見了，讓毛賊把他宰了，那是活該，我跟這夥驢日的沒完，無奈一個人，顧不了幾處，今兒本心，不要你露面，既然跟來，幫我一個忙兒也好，我在前面等他們，你去搗他巢子，放把火給燒了吧，另一人應了一聲，便自走去，二人乍聽，和先在土坑上面，發話人的語音一樣，好生吃驚，後覺耳音甚熟，等到聽完，樊長貴纔想起，昨晚金沙鎮客店中尋事，硬要上房，獨鬪羣賊的，姓馬客人，正和這人口吻聲調一樣，不禁心中一動，忙爬上沙坡，往下偷看時，坡前兩人，一個往南，一個往西，正走下去，往南的一個，步履如飛，走得甚快，眨眼走出老遠，往北的一個，走不甚快，中等身材，斜陽耀日，背影頗像馬客人，不敢拿準，脫口剛喊得一個馬字，楊湧見他往起探頭，疑心又要闖禍，一手抓住腰帶，往下硬拖，跟着伸手，將他嘴掩住，低聲急叫道，我的樊

老哥，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吧，祇顧惹禍怎的，樊長貴不及答話，掙脫了手，二次又往上爬，楊湧仍用力，將他拖了下來，急得樊長貴，雙腳亂跳道，那是馬，話未說完，便聽馬蹄奔騰之聲，由遠而近，楊湧急道，說馬有馬，你看強盜，來了不是，還鬧呢，樊長貴道，你不知道，我說的，那是救命星君，說完，又往上爬，探頭尋看，先去二人，已不見蹤跡，祇東南方，斜陽影裏，塵沙飛揚中，有一夥人馬，疾馳而來，嚇得不敢再叫，連忙溜下，楊湧問，什麼救命星君，樊長貴埋怨道，你還說呢，好容易，來個救命星君，被你這一鬧，都鬧跑了，楊湧摸不着頭腦，還待往下追問時，馬蹄之聲漸慢，可是越來越近，聽神氣，似往坡前跑來，二人那敢出聲言語，剛用手互相牽扯，那夥人馬，已至坡前，內中一人說道，適纔劉夥計，在三柳集饅首鋪裏，遇見兩個狗娃，喝醉了酒，吹氣冒泡，說出實話，他人單勢孤，摸不透曠日的深淺，知道他們，祇這一條大路好走，連忙跑到就近卡子上送信，偏生老吳，吃了那姓馬孤零的虧，怕肥羊當中，藏有好手，把弟兄們，全數調派下來，卡子上祇我一個，這羣肥羊，已然看出店裏破綻，一個個也不能容他，活着回去，兩狗娃的，如若逃走，非壞事不可，祇得叫劉夥計，騎匹快馬，把你們哥幾個，找回來幫忙，我騎馬先追，給他來個兩頭堵，不多時，便遇上你們，不是他說，肥羊還沒走到那宰他的地方，點查個數，與老吳所說，差兩個麼，正是驢日的，更沒錯了，怎我們四下裏，追了半天，不見一點影兒，太陽都快落土了，周井集

那邊，想已動手，事完要帶兩捆羊耳朵回去，這是從來沒有的亂子，我還不甚相干，老吳跟總瓢把子一說，看大夥怎麼受吧，另一人答道，適纔二次和你分路時，我們三人，還恐怕劉夥計，顯了形跡，狗娃的多心，不走大道，由野地裏溜去，特地趕到楊二家裏，問了一回，也說未見，你說怪是不怪，前一人答道，就算他由野田裏溜走，遲早仍是繞上這兩條路，纔能跟肥羊們合羣，除非趕到前面遇河逃去，你一路尋來，可曾查看河裏頭的腳跡麼，另一人笑道，我們聽楊老二，爺兒兩個，都說未見，祇願回馬急追，這一個卻未留神，反正前後，都有我們的人，這是一片死地，除非會飛，決跑不掉，就搜到天亮，也得把死子的捉回去，叫他細細受用，再送回老家，纔解恨呢，楊樊二人一聽，這夥強盜的口氣，自己簡直萬無活路，癡身之處，沙坡不高，敵人近在咫尺，斜陽反照，上半人的頭影憧七，已由坡頂射過來，映在地下，少說也有七八個，天是愈發暗赤下來，悲風漸鳴，驚沙四旋，侵肌透體，越顯悽惶，不禁心膽皆裂，渾身瑟瑟亂抖，不住屏息默念，天爺菩薩，千萬保佑，這夥強盜，快七騎馬走去，不要被他看見，捉去弄死。這回逃出去，一定豬頭三牲，香蠟紙碼，挑大的好的，報答你老人家的靈應，正在搗鬼許願，耳聽坡前，有人接話道，你們快看地下，這是什麼，跟着便有兩騎，緩步往西南方跑去，坡前人語頓靜，祇聽鞍鏡微響，馬蹄劃沙，馬尾搖拂之聲，馬上人似已離鞍而下，方自懸忖，狗強盜怎不都走，還留在這裏則甚，樊長貴一回臉，猛瞥見地面上，

無數高大人影，晃悠悠掩將過來，當時眼花心寒，未及拉扯楊湧，跟着一條黑影，當頭罩到身上，耳聽一聲斷喝，好驢日的，四外同時齊聲暴噪，驚悸忘魂中，身上一痛，連盜黨面目身材，都未看清，就此嚇昏過去，楊湧較比膽大，見盜黨掩來，還想縱起逃跑，纔一舉步，便吃一腳踢翻，綁了個結實，樊長貴也吃盜黨，連踢帶打，揉搓醒轉，見盜黨共四人，一個個橫眉豎目，凶神惡煞一般，爲首一個，不住口的喝罵，逼問商幫，來蹤去跡，二人一害怕，渾身亂抖，盜首見狀越怒，手持馬鞭，刷刷就是幾下，疼得二人，狼嚎鬼叫，話更答不上來，旁立盜夥罵道，這樣狗娃，留他什的，早早送回老家，省得廢話，說罷，掄刀就要下砍，盜首忙攔道，你忙怎的，這夥驢日的，既看出我們的行當，難保不有別的好心，先問明白，免得再操心，樊長貴一聽，早晚是死，一時情急失智，哭聲哭氣高喊道，救人啊，盜首大怒，隨手照臉就是一鞭，喝罵道，該死驢日的，你就喊破喉嚨，看有人來救你們不敢，快快說出了實話，好給你一個痛快，楊湧知道盜黨在此，橫行多年，慢說荒野無人，就有人，也不敢上前過問，白吃苦頭，祇管顫聲哀求饒命，還不敢強嘴，樊長貴看出準死不活，反到豁出一死，一面挨打，依然哀聲怪喊道，諸位英雄好漢快來，強盜要殺人啊，盜黨一聽樊長貴，罵他強盜，益發氣往上撞，剛喝先把這驢日的免蛋，殺了再說，忽聽一人，啞着聲音喊道，誰買這兩匹馬呀，跟着由左近，另一沙堆後面，閃出了一人，頭上一頂，和盜黨一樣的氈笠，緊壓眉際，一

手拉着兩匹馬，朝坡前走來，自言自語道，當買均好，三百年也不去受，也不知誰的馬，判官爺請客，去就去吧，偏把馬留下，我又不曾騎，牽着走，是累贅，不要，又能賣幾壺酒錢，賣又不知買給誰好，衆盜黨方要縱起，盜首史二龍，覺出有異，一打手式，越衆上前，問道，你亂嚷些什麼，那人笑答道，你連這馬，都不認得，我對你說罷，我在路上，遇見兩老西兒，正趕拉野屎，知他愛佔小便宜，打算讓他守在旁邊，等我拉完，用樹葉子包好，稍回家去，誰想他們嫌少，懶得要，放着便宜不佔，硬要給賊羔子打親家，我拉完了屎，還想找他們，又遇見兩人，說是判官爺，請他吃晚飯，甩下馬就跑沒了影，我牽着是累贅，不要吧，怪可惜的，想把他賣了，祇找不着買主，我瞧你跟這兩馬熟識，如願留下，我也譬如白檢，給我兩壺酒錢就賣，說時，樊長貴一見人來，越發狂喊救命不已，暮色昏黃中，盜黨覺出馬是好馬，也沒留神馬的毛色，祇顧聽那人鬼話連篇，以爲這是醉鬼送來油水，聽完，正待下手，忽然樊長貴，越喊越歡，內中一盜忽怒喝道，這驢日的，真可惡，剛把手中刀一揚，猛一眼瞥見，一馬背上，搭有一片毛氈，認出是先去盜黨之物，再定睛一看，連馬都是一點不差，不禁驚異，忙捨樊長貴，向衆喝道，這兩匹馬，正是適纔劉郭二人，騎了走的，怎會到他手內，不知怎偷來，快莫把驢日的放走，須要問個明白，同時衆盜黨，也自發覺，未及喝問，那人已先答道，你問這兩匹馬的主人，不是早告訴你，被判官爺，打發小鬼下帖子，請去了麼，史

二龍料知事有差池，不由大怒，厲聲喝道，大膽鼠賊，偷了我們的馬，還敢胡說，今日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說罷，剛一揚刀，旁立盜黨，早不等招呼，搶過去，當頭就是一鐵棍，史二龍方喝要活的，我有話問，盜黨棍已打到那人頭上，祇聽叭的一聲，挨打的神色自若，並未怎樣，反是那盜黨，覺着虎口，震得生疼，身不由己，往後倒退了好幾步，幾乎栽倒，不禁大驚，忙喊這傢伙扎手，大家小心，那人卻點手笑道，乖娃子，你喊怎的，有本領，祇顧使將來，賣馬還不在行，賣兩下打，是我本行當，反正沒有白挨，打完有賬算，你們就快來吧，史二龍眼亮，見頭一下，就吃了虧，知道利害，本想用幾句，江湖上的門面話，套交情，道個不知，找台階下，無如馬在人亡，看來人行遲，定是死他手內，成心趕來找事，就此拉倒，裏外都交代不過，眉頭一轉，忽起急智，忙擺手，止住衆人向前答話道，朋友，你我素昧平生，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牽這兩匹馬，實是我們兩個弟兄所騎，不容不問，我們人多，即便內中，有什麼過節，也請通個姓名，兩馬上人，現在那裏，朋友此來，到是爲捨，敝總頭領夏三黑，最重交友，省得無緣無故，當真動起手來，傷了江湖上的義氣，一邊說，一邊往前湊，右手緊握鋼刀，左手按在鏢囊上面，目注敵人，相機行事，準備對方，一個神情不善，刀鏢並舉，給他一個，湊手不及，傷他要害，多好硬功，也能打倒，誰知那人，仍是行所無事，聞言冷笑道，你們就是水賊夏三黑，手下狗黨麼，怪不得一上來，就依勢行凶，硬的不行，再

來軟的，吃強盜飯的臉皮，都給你們丟盡了，想老爺子，饒你們不難，祇把兵器馬匹，和那動手打人的狗娃，與我留下，每人再帶一點記號回去，就算拉倒，言還未了，史二龍聽不是路，覷準敵人，一手牽馬，一手指着衆人發話，神情甚是疏忽，身後雖似措有兵刃，並未取在手內，心想這廝，自恃硬功，太已輕敵，這可活該是要送死，不等話完，悄沒聲，猛一長身，右手刀朝前，分心刺去，緊跟着，左手取出三隻鋼鏢，想打兩敵人兩眼咽喉，旁立衆盜黨，和史二龍同樣心思，強忍着忿恨，聽敵人譏嘲，手底各有準備，一見頭目發動，忙把兵刃暗器，相繼施去，一擁齊上，楊樊二人，綁在地上，看得畢真，先見羣賊，刀槍並舉，搶殺上前，那人手無寸鐵，方喊要糟，忽聽噯呀連聲，人影散亂中，羣賊紛紛栽倒，無一爬起，有兩個，似已死去，仰伏地上，手足都未見動轉，原來史二龍，最先動手，刀剛刺到，吃那人一把，連鋒抓住一扭，史二龍萬想不到，敵人會空手接刀，用力太猛，來勢是個冷勁，祇覺虎口錯裂，腕骨喀吱一聲，似已扭斷，酸痛異常，心裏驚急，一發慌，連忙撒手丟刀縱起，百忙中，還在妄想，以平身絕技，反手連珠鏢，敗中取勝，縱時將頭一偏，左手甩向右肩頭，一鏢剛發出去，猛覺後心上，似有千斤鐵錘打到，當時肺腑大震，兩眼發黑，咽喉甜湧，噯呀一聲，跌爬出三丈來遠，口鼻鮮血亂噴，死於就地，第二個持棍盜黨趕到時，已值史二龍丟刀縱起，見那人並未追趕，祇朝前虛打了一掌，鏢來一張口，咬了個準，忽忽未暇尋思，仍照來時心

思，妄以爲敵人，必是練有頭功，改打下三路，棍還未打在敵人身上，便聽敵人，圍着一口音說道，你也該死，隨說回手一掌，還未著身，便覺胸前，一股子重力壓倒，飛也似的跌出去，正撞在一個同黨的身上，噯呀兩聲，一死一傷，雙雙跌倒，下餘一盜，看出不是頭路，一手持刀，一手暗藏袖箭，還未上前，先存退志，動手較慢，見同黨三人，一照面，紛紛倒跌，心中害怕，又無法罷休，人未近前，手中刀一晃，袖箭跟着發出，原準備箭如不中，回頭好逃，那人見他發箭，頭往起微昂，口啣的鏢，忽然掉頭發出，勢勁且急，正中盜黨心窩，直透後背，手足亂掙，倒地死去，晃眼之間，衆盜黨傷亡淨盡，楊樊二人，大出意料之外，驚喜過度，祇瞪着兩眼，反忘了出聲呼救，那人不來理他，先拾起地上刀，將盜黨耳朶，每人割下一個，然後從容，走向被撞跌倒的，盜黨面前，笑問說，乖娃子，他們都被判官請走，天不早了，快留下記號，回去吧，傷盜名，叫柏銳，外號沒臉狼，人最刁狡無恥，平日祇知狐假虎威，賣乖巧佔人便宜，論真的，一樣也不行，因見利害，本是臥地裝死，意欲等候敵人，走了再溜，聞言大驚，知難倖免，好在同黨俱死，事無人知，嚇得顫巍巍爬起，跪在地下，直叩響頭，顫聲直喊爺爺祖宗，我家還有七八十歲老娘，兩個小狗娃，若殺了我，就絕狗種了，千萬看在我老婆娘的分上，饒我一條狗命吧，那人冷笑道，像你這樣不要臉的膿包，也不值殺你，不過記號，總要留的，柏銳話也沒聽清，仍在哀聲苦求，猛見刀光一闪，剛喊爺爺祖宗饒命

，霜風過處，覺着面上一涼一隻左耳，已被削下，連驚帶痛，嚇暈得過去，冷風一吹，又自醒轉，還哀喊不已，那人隨撕了死的一塊衣襟，將盜耳包好，指着喝道，快滾起來，將那兩老西放開，留兩匹馬與他，你也騎馬，卽速回去，告知夏三黑，說他惡貫已盈，指日報應臨頭，我就住在金沙鎮，他那賊店院裏，他不尋我，我必尋他，今日饒你狗命，再不改邪歸正，休想活命，柏銳聞言，恍如皂恩大赦，連口的稱謝應是，一手按着傷處，狗顛屁股般，跑向楊樊二人身前，代爲解綁，二人聞得金沙鎮，再一細想來人，身材口音，竟與昨晚鬧店的，馬姓客人相似，這纔忙喊，多謝馬老恩公，救命之恩，快請過來，容我二人叩謝時，馬雨辰已空身往南，走了下去了，這時柏銳，正在解綁，二人恐他，馬雨辰走後報復，又怕又急，還算好，柏銳也是膽小如鼠，二人綁索解完，回顧對頭走遠，那裏還敢，再起害人心思，急匆七，撕下一塊衣襟，將傷處裹好，奔向馬叢中，胡亂拉過一匹，縱身上去，加上幾鞭，騎了就往回跑，二人網得周身酸麻，又受了點傷，狼狽起立，略爲活動了一會手脚，見日頭已落下去，大半輪冷月，剛七升出地角，眼前一片廣漠平沙，悲風蕭蕭，塵昏霧湧，西面大路上，孤零零，幾株衰柳，隨風搖舞，天空見不到一顆明星，月光照在地面上，都成了淡灰色，盜馬都經過訓練，主人雖死，兀自守着殘尸，不捨離去，不時昂着長嘶，發出兩三聲悲鳴，再加上那幾具盜尸一陪襯，越覺風色荒寒，景物淒涼，死氣沉沉，令人心悸，先還當馬雨辰，馬未牽走，一

人必回轉，曠野荒漠，無可投宿，與其墮撞涉險，還是耐心等人回來，同走爲上，誰知等了一會，不見蹤影，越看那些死尸越害怕，正打不起主意，楊湧忽想起，盜巢離此，並不甚遠，馬雨辰如將盜黨，全殺也好，偏又留下報信的，適纔那強盜，騎馬跑去，他們黨羽甚多，如知此事，豈肯干休，倘若追來，遇上還不叫他們鬪了，想到這裏，不禁嚇了個透心涼，忙和樊長貴一說，時風更大，死人衣服，吃風兜起，鼓囊囊的，衣袖襟帶，一齊吹動，直像死尸要活神氣，樊長貴拾了把刀，握在手內，給自己壯膽，一雙小眼，瞪着那些死尸，人祇管冷得發抖，手心裏，卻濕潤得直出涼汗，本在那裏疑心生暗鬼，一根根汗毛，直往上豎，那還聽得這類話，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顫聲答道，救命王菩薩還不來，這可怎好，這回我老西，祇要逃出去，說什麼，也得想開些，學做好人，不盡算計人了，楊湧急道，你說這話，有什麼用處，強盜馬快，已去了好一會，一定約了同黨來追，再不打主義，就來不及了，樊長貴聞言，祇急得要哭，楊湧一想當地久候，實在不妥，祇有追上馬老爺子，或是追上大隊，纔有生路，無奈盜黨馬快，准被追上，如若騎馬逃走，雖然好些，那馬又都是強盜坐騎，一被發現，便沒了命，二人盤算至再，實在無法，最後決定，趁着天黑，暫時仍騎盜馬逃走，追上馬雨辰，便給他叩頭，說久等不來，一則借騎，二則與他送馬，馬也交他，如若追上大隊，便把馬老遠加鞭放走，由他自己，認路回去，商妥以後，又向死尸祝告，搗了幾句鬼，各騎一匹

，往南趕去。那一帶地方，雖是荒涼，相隔大隊落店的周井集，不過十七八里，順着大道，走不十里，順一土崖，拐向東南，立即走上官道，二人祇爲落荒逃竄，把路走迷，那知究竟裏，在馬上疾馳了一陣，馬雨辰仍不見影子，心正怔忡，不知如何是好，忽見遠處，隱約約，有了燈光，低頭一看，道上足迹頗多，知上官路，前面必有人家鎮集，且喜馬後，無人追來，忙把馬加上幾鞭，冒着風沙，朝前急趕，漸行漸近，遙聞騾馬嘶鳴之聲，驚弓之鳥，不敢大意，先把馬勒住緩緩前進，漸看出前面，是座大村鎮，料無差錯，祇處置盜馬，事是難題，帶到鎮上，恐人認出，不帶去，又覺馬是恩人所得之物，給人放了荒，有點問心不過，祇得先尋一僻靜之處，將馬繫在枯樹上，到了鎮裏，看大隊能否遇上，再行想法，進鎮一打聽，正是周井集，商幫大隊，也是剛剛遇盜脫險，纔到鎮上，正進飲食，互相見面，問起前情，纔知大隊商幫，走離周井集，約有十多里，因先行探道的人，上了盜黨的當，將路問岔，走到牛角窪，盜黨埋伏中去，樊庫馬在前面，正走之間，瞥見土山角後，走出一個，瘦長漢子，頭戴一頂大氈笠，直壓到眉根上，看不清楚面目，身披布氈，內穿緊身襖褲，手裏拿着一張，沒上弦的弓，到了樊庫馬前，將弓一舉，說道，小財東，買我這張弓嗎，樊庫雖然膽小多疑，卻比同幫人都大方，一看那瘦長子，便覺異樣，語聲也頗耳熟，好似以前，在那裏聽過，暗忖常聽人說，江湖上能手甚多，因未怎遇見，還不甚信，昨晚見了馬客人，纔開了眼，這廝一個外鄉

孤客，突然來賣弓，就許有點原故，出門人莫惜小錢，他要是個有來頭的，不說了，假如他是強盜黨羽，有心試探，給他一點面子，就不能免掉亂子，到底比得罪他好，卽或真是行走長路，短了盤川，幫他幾個，也沒什麼，祇顧沉吟，馬仍往前走去，瘦長子便跟着馬走，又問二次，買弓不買，樊庫聽口音更熟，越發奇怪，笑答道，老哥，要賣多少錢呢，瘦長子道，我這張弓，要賣一百兩銀子，可是你買過去，還得借我，用上一回，纔能給你，但是公平交易，兩相情願，決不絲毫勉強，要就算數，不要拉倒，樊庫若換平日，早發了暴性，這時因聽來人說話，太已耳熟，忽然想起一事，又見前面地勢，荒涼險惡，算計來人出現，必非無故，念頭一轉，仍做沒有看出神氣，陪笑答道，朋友用錢，儘管說話，弓給不給，沒相干，祇是我身上，祇有幾十兩散碎銀子，沒有那多，忙着趕路，沒法開取，請先拿去，等到周井集，再補送給你如何，瘦長子道，那麼也好，話卻說明，定銀先拿，弓卻此時不能給你，不放心，就拉倒，我找識貨的去，樊庫道，我這老西，與人不同，我並不希罕，你這張弓，交的是你這位朋友，你貴姓呀，隨說，隨取荷包，往外倒出三十多兩整碎銀子，一起遞過，瘦長子接過銀兩，也不答話，轉回頭，仍往原來土山角後走去，樊庫同行，還有兩人，俱覺樊庫受騙，剛想張口，樊庫連忙搖手止住，略一耽擱，後面大隊車馬，因天不早，忙着投店，也相繼趕來，相差不過一兩丈遠近，又走里許，望見前面，衰草連天，黃沙匝地，左側橫着一條，黃土斷崖

，和一片七歪八倒，生氣毫無的，枯黃楊柳，崖後崖霧隱隱，沿路見不到一條車輪轍迹，人煙更無庸說，又是傍晚時分，灰雲佈空，風沙欲起，天色一陰沉，更顯得景物荒寒，形勢險惡，樊庫首自驚憂，回馬對衆說道，聽說周井集，是個大鎮，不會不通官道，怎走到這裏，連個轍印都沒有，就說我，繞路來的，沒按站走，先前走的，不也是大道嗎，莫是把路，引錯了吧，商幫中，有兩個久出遠門的老年人，早就看出，竊無轍迹，地漸荒涼，無奈這班，幾家湊合的小商幫，多是膽子既小，人又齷刻，自作聰明，裏外都不肯喫一點虧，平安無事，尙短不了，彼此犯心，再一遇上事，首先各爲自己利益打算，第二再盤計自己的安危，永不爲大局設想，最後口頭上，還得逞能，表示他，有本領識見，七張八嘴，自以爲是，不出亂子，說風涼話，笑人膽小，多喫辛苦，多花冤錢，等出了亂子，又互相埋恐詬罵，昨晚馬雨辰鬧店之後，兩人提議早走，餘人明明膽怯願意，確也不敢留下，口頭卻要裝着大方鎮靜，委曲從衆，以備安個話根，等平安脫出，好堵人家的嘴，以便少攤一點花銷，走了一程，沒見什麼兆頭，從過晌午，就說起便宜話，甲嫌車賞，花得太冤，乙說白受辛苦，還叫人擔了一日夜的驚，憑人家，那麼大的字號，楞說與強盜通氣的黑店，丙又說辛辛苦苦，走了好幾月長路，逢州不歇，過省不住，好容易在金沙鎮落下，喫點好饞好撥魚，弄兩個把勢破鞋，吹吹唱唱，大家快樂幾天，又叫人家，給攪了局，真夠他媽喪氣，今日還起了個五更，看這一身灰土，你一

言，我一語，說的人，又都是別家東夥，不是一家，樊庫領的一夥，資本較大，衆人還有一點顧忌，他一離開，便絮叨起來，前呼後應，此唱彼和，氣得這兩人，臉脹通紅，寡不敵衆，又沒法爭辯，祇得忍了悶氣，明見可疑，也不再開口，等樊庫覺出不對，回馬一說，兩人朝衆人，看了一眼，冷笑道，我兩個，老沒用的廢物，祇是膽小，沒什見識，不再胡出主意，沒事找病，叫大家受屈了，衆人祇管附和埋恐，心仍是虛的，鄰近幾個，聽出話音不對，一看前面形勢，果然可怕，俱都起了驚疑，累向兩人請教，兩人冷笑道，怎麼你們，也膽小起了，好在同船共載，吉凶禍福，都在一齊，誰也先偏不了，事情沒出現，怎敢斷定，是好是壞，衆人又盤問，那前行探路的商夥，埋怨他們，把路引錯，偏那兩人，均極護短，又懶又貪，爲了多占一點便宜，搶前探路，以後又覺利少不值，方自悔恨，如何還肯受人埋怨，內中一個，立時大聲急喊道，你們是財命相連，難道我老西，就不財命相連，我兩個，不過爲大夥出點力，少攤一份花銷，要遇上什麼，不也認命麼，這你們也氣不服，樊少東剛纔遇上一個賣弓的，弓毛沒得一根，就誑走好幾十兩，白花花銀子，夜兒還上店裏找他去，我們就遇不上，這便宜事，你們怎麼眼紅呢，實告訴你們，不是我哥兒倆，吹大氣，這條路，我以前走過好幾趟了，方纔又跟人打聽了個結實，不是抄近麼，憑我哥兒倆，久跑江湖，還辦錯事，真要有個毛賊出現，我先把he剮了，說時，樊庫一眼瞥見，柳林內，似有人影閃動，方想攔勸，忽聽

一聲響箭，由林內飛出，隨聽弓弦響動，嚶呀一聲，說話同夥，應聲落馬，衆商幫，齊喊強盜來了，紛紛下車的下車，縱馬的縱馬，各護各四下逃竄，竟沒有一個上前有幾個既惜性命，又痛錢財，跑不兩步，想起還有銀子，藏在車上，褥套以內，又長着膽子回取，此搶彼奪，登時哭喊連聲，亂成一片，這時林中，已閃出十來個強人，各持刀槍器械，祇爲首一個，持着一張彈弓，沒帶着刀，一任衆人，胡鷹奔逃，並不急追，好似胸有成竹似的，緩轡而出，神態甚是從容，響箭一飛，樊庫早就撥馬想逃，無如路被自己人的，車輛馬匹阻住了馬祇打轉，急切間，竄不過去，樊馬出現，越發慌張，一顆心，蓬蓬亂跳，正待向人馬叢中，硬衝過去，猛聽盜首斷喝道，肥羊們。是曉事的，乖乖回來，站在一齊，等被發落，前而我有卡子，這是死地，你們逃不走，沒的叫老爺們費事，活剮你們，衆人隔遠，亂糟糟，也沒聽清，仍舊爭取財物，奪路奔逃，盜首見有兩個，已從車上取了包裹，騎馬逃走，不由激怒，從囊中抓了幾粒彈丸。大喝道，不知死的狗娃，好話不聽，你跑得快，死得更快，叫你嘗嘗神彈子，宋林爺爺的利害，說罷，兩腿一夾，坐下一匹小川馬，便四蹄亂划，跑開了步，同時彈丸，也扣在弓上，照定先逃諸人的後腦，將弓一揚，口裏還說，我先打個樣兒，叫那跑頭一個的先死，說罷，弓便拉開，方以爲彈發必中，猛聽有人接嘴答話道，憑你麼，跟着颼的一聲，從左側崖角上，飛來一粒彈丸，恰恰擊中在宋林的彈丸上面，兩下都是鐵彈，來人的彈，因是斜飛過

來，力又較大，鏘的一聲，火花激射處，宋林的彈，雖被撞落，餘力未盡，竟從彈面上擦過，朝前飛去，一騎盜馬，正由林內，緩轡隨出，差一點沒被繫中，宋林和衆盜黨，見狀大驚，知道遇上勁敵，高聲大喝，何人大膽，敢在此間，管你老爺的閑事，說完，正要放馬，往崖下衝去，來人已應聲說道，爺爺在此，你們這夥，沒開眼的毛賊，開個眼吧，宋林抬頭一看，暮色蒼茫中，左側崖角上，站着一個，瘦長漢子，手裏拿着一張彈弓，正指下面笑罵呢，心想對頭，祇得一個，還好對付，便分出八騎，去追商客，以防走漏，自率四名能幹的，上前交手，盜馬剛剛分開，那漢子已在崖上，大聲喊道小庫，招呼老西們，不要亂跑，保你沒事，都有我呢，說時，彈隨聲出，颯七連響，雜着一片叭叭之聲，那八匹盜馬，立被打中，墜馬死了五個，還待往下再打，說時遲，那時快，宋林見自己，還沒有近前，晃眼功夫，便去了五人，不由又急又怒，來人高踞崖上，又無法上去，一時情急無計，破口大罵，狗娃雜種，你是好的，滾下來，與咱老子，見個高下，躲在崖上，用彈子傷人，不算好漢，瘦長漢子已笑罵道，你這不開眼的狗強盜，不是倚仗你，那幾粒土豆子逞能嗎，怎麼又怕起他來了，你老子這張彈弓，是活把，照例不打死東西，這幾天手上癢，正沒地方試准頭，難得有你這夥狗強盜，做活把子，等我手癢過完，自會下來，那時你那狗命，也就完了，說時，颯七又是幾下，前行另三匹盜馬，又相繼紛紛中彈墜落，被馬拖出老遠，死於非命，宋林見勢不佳，自是驚惶萬

狀，自己是那一夥中頭目，黨徒十九慘死，夏三黑法令素嚴，回去如何交代，不由也橫了心，一邊頓足亂罵，百忙中，也把彈子，連珠一般，向崖上打去，瘦長漢子祇顧彈打餘盜，直似不會理會，遇見下面彈丸飛到，祇把身子略偏，便即避過，枉打得身側山石，叭叭亂響，火星迸射，一下也沒被打中，有時順手一撮，便把彈丸接去，還打敵人，卻是發無不中，那些老西們，喫了下風，膽子比鼠還小，起初一見盜黨，不管盜首喝令站住，仍然忘命般奔逃，一旦得了理，卻不肯讓，有那沒逃遠的，喫樊庫喊回，先還不甚放心，繼見瘦長子，行所無事，從從容容，不消片刻，把羣盜打了個落花流水，死亡遍地，一個個心花怒放，轉悲爲喜，樊庫一提頭喊好，見盜黨祇顧和瘦長子，一上一下，喝罵亂放暗器，不服答理，也跟着拚命吶喊喝采，狗強盜，驢強盜，大罵起來，宋林因先前八盜追人，全數畢命，不敢再分人，去與商客爲難，枉自急得，怒火中燒，暴跳如雷，無計可施，晃眼之間，餘黨之中，又有一盜重傷，墜馬不起，另一盜，忙卽下馬救護，不料人未救成，一彈飛來，由腦後貫進，連眼珠帶腦子，一齊打出，噯呀一聲，橫尸地上，下餘祇宋林，和兩個本領較高的盜黨，仗着以前，經過大敵，騎術身法，均頗矯健靈敏，正想如何抵禦是猛聽瘦長子，大喝一聲，隨手擲下兩條黑影，跟踪縱落，指着宋林喝道，我念你還有一點血氣，快把耳朵，留下一隻，饒你狗命，宋林見黑影飛落，便知兩同黨，已爲瘦長子所殺，連話未聽清楚，狂吼一聲，惡狠狠縱上前去，方

舉刀要砍，忽從對面樹林內，飛也似，竄出一條黑影，相隔七八丈，祇一縱，便到了二人面前喝道，宋三兒，你要找死麼，說時，瘦長子，已將身旁短棍拔出，待要迎敵，喚來人用手一揮，將棍格住，同時宋林的刀，也被抓住不放，宋林聽來人，喚他十多年前的小名，好生驚訝，刀在人手，奪不回來，又見瘦長子，已將短棍收起，恭身施禮，知道二人一路，明非敵手，但在急憤交加之際，死生已置度外，便問來者何人，管我開事，來人哈哈笑道，我把你這偷牛賊，一朝做賊，昧了良心，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宋林見來人，是個中等身材，黑影中，看不清面貌，祇是耳音甚熟，忽然想起一事，不禁大驚，隨口問道，尊駕可是馬，底下話未說完，來人已搶口答道，你還記得，總算不錯，正是你說那馬，你怎說呢，宋林聞言，仔細認了認，納頭便拜道，自從那年，酒後無德，打碎老恩主的玉盃，和同伴賭氣，一時無知，私自逃走，原想在外面，弄一白玉盃回去，一直不曾尋見，後聽我娘去世，多蒙恩主葬埋，又給我哥，好些田地，年數一久，又沒混好，反落在綠林中，益發沒臉回去了，不想今日，在此相見，三兒實是該死，容我給恩主，磕幾個頭，略表這十六年來，日夜感恩之心吧，說罷，叩頭不止，來人說道，你這是怎的，快些起來，宋林叩了一陣響頭，忽然立起，拾了地上的刀，回手便要自刎，來人似已防到，大喝你要怎的，隨說，抬腿一腳，將刀踢飛老遠，疼得宋林，單手直抖，哭聲答道，當着恩主，并非三兒，要行拙見，祇爲去年，入了夏三黑一夥

，他見三兒，彈弓打得不差，升我當了頭目，管着兩處寨卡，今日帶着十幾個弟兄，出來做事，喫了這位的虧，連手都不動，用彈弓打了滿地死屍，祇剩下我一個，明知不是對手，無奈沒臉再活，正要和這位拚命，不想恩主到來，他既是你老人家的朋友，休說打他不過，就是對手，我也不敢和他動武，三黑這多年來，沒失過風，今天的事，單單讓我遇上，這是命裏該着，有什麼法子，許多兄弟，現都吃人打死，我一好逃走，既對不起死人，也沒臉再在江湖上鬼混，如若厚臉回去，三黑法令素嚴，犯了過處，六親不認，即便不殺，那活罪和羞辱，也不好受，不死怎的，來人道，你真混帳糊塗，憑這夥狗娃娃驢蛋，也值得和他同死，我來問你，多年不曾回家，可知你哥哥的近况麼，宋林道，三兒因無顏回見恩主，祇前數年，聽人說恩主待他，許多恩典，現在自然越發好了，來人道，本來到好，祇是如今人卻死了，你嫂頭一年病死，丟下一個三歲小娃，還由我雇人照管，你真該死，也不說回家看看去，宋林驚問，什麼病死的，來人道，他年力方強，如何會死，他便是喫三黑，那驢日的害死的，宋林驚問何故，來人道，說來話長，你哥聰明，本不如你，偏他從小好武，我不願教他，也是怕他學不到家，異日出外，給我丟人，誰知他肯下苦功，常背着我，跟我姪習練，你走後兩三年功夫，居然也學了一些門道，他本不想出外走動，上年因往蘭州有事，路上遇見兩個鏢師，一見如故，拜了把子，今年正月，內中有一個，叫王文彪的，忽來尋他，說是新近保了，五六萬銀子貨

物，因近年黃河沿岸，出了一夥強盜，他們行事，與普通賊寇不同，專欺軟怕硬，真正大商幫，和有名頭來歷的人物，並不敢喫，專尋小商幫，和二三路鏢師的晦氣，真不日常打劫，非看準的確準確，不肯下手，下手卻是辣的，照例不留一名活口，可惡已極，又不露準窩子，沒法行使江湖上規矩，遞過節，風聞黨徒甚多，離蘭州上下流，好幾百里內，都有他的卡子，自己本領聲望，俱都有限，惟恐途中出錯，務必念在結拜分上，你哥口快心直，素重情面，事先又收了人家，一份重禮，喫來人，運激帶夾告，沒話回絕，祇得一口應下，我不在家，無人攔阻，等我事完回家，亂子早出了，保鏢失風，常有的事，不算希奇，但是夏三黑，這驢日的，心辣手狠，行事忒毒，可惡極了，宋林忙問道，三黑自知本領有限，性情又暴又驕，手下容不得真正高人，一半借着勾結官家，得有護庇，卡子雖安得多，照例不摸準來路，十拿九穩，不輕下手，下起手來，卻是毒辣，連牲口都宰，不留一個活的，可是事完之後，每隔一兩個月，必把各路頭目，聚在一齊，將所作的案子，和商客來歷，殺人多少，叫什麼名字，得了多少油水，各按幾成分帳，一一明說出來，命衆牢記，萬一有什脫漏，對頭尋來時，大家有底，該軟該硬，好有個應付，老恩主既說我哥，死在他手，定不會差，怎這一兩年中，沒聽說有這樣事呢，難道三黑這驢日的，知道殺的是我哥，瞞起了麼，那人醉道，蠢娃，你知道啥，如是明打明關，你哥縱然不濟，到底也隨我習學了些年，即便寡不敵衆，難到活命，都

逃不回來麼，我話還沒說完，你忙怎的，宋林受了申斥，垂手靜聽，不敢助聲，來人又道，那鏢師把你哥，請上了路，纔說出實話，他的本名，並非王文彪，連那同伴名姓，都是假的，這兩入，原是西安，金眼俊貌，回手箭沙五的門下，一名趙立堂，一名劉有信，不知何事，犯了家規，逐出門牆，前年跑到山西太原，開了一家安泰鏢行，先祇在山陝路上走動，每接買賣，多是親自出馬，因是本短，手而不寬，又迎合老西，貪心理，取費較少，再加上出道時候不多，近省一些毛賊，怕他拚命，撞了幾次，沒敢再撞，二人自信手底去得，膽子越來越大，多遠多難，都敢應接，不久便應了，由太原往蘭州，一趟買賣，共祇兩萬銀子，數並不多，甘肅本是二人，舊遊之地，雖不便打着沙五旗號闖道，可是沿途的一些人物，多半知名，內中還有幾個認識，自信沒錯，因是頭一次走鏢，還格外加了小心，事先派人，問路借道，按着極客氣的規矩走，一點也沒張狂，誰知夏三黑，這驢日的，得喫就喫，六親不認，講什麼江湖義氣，摸準二人來歷，知是出道不久，門路不寬，如在以前，有乃師沙五，還不敢妄動，如今沙五恨極二人，連門都不准登，別無靠山，有什顧忌，尤其厭惡是，自己行事，素極隱祕！不知怎會，被二人知道，先期命人，投帖借道，爲免傳揚，更非下手除去不可，表面對來人，將帖和禮物收下，卻去暗中埋伏佈置，二人還看不起這驢日的，原意不與小人嘔氣，將來走長了，圖個省心，見沿途平安，再到蘭州，聽去人回說，三黑收了帖禮，並在暗中叮囑，

說罷已話，請二人對同行外人，不要提他，雖在笑罵三黑卑鄙，行事含糊，又喫魚，又鱸腥，一點也不光明，以爲事情，絕無差錯，不料三黑，不等他到，先來個迎頭堵，行離金沙鎮區，十來里的河岸上，便失了風，二人在沙五門下，並未得着真正傳授，三黑人多地熟，行事又狠，上場時，什麼過衝交代，一概不論，見人就殺，二人雖慣和人拚命，一見客人被殺，銀貨搶去，自己身已帶傷，衆寡不敵，就把命拚掉，也是不了，仗着水性精熟，互打一個暗號，嘴裏連罵帶喊，假裝無法回去，與人拚命苦鬪，卻往黃河岸邊殺去，盜黨以爲二人，同行商夥，全數殺死，此時進退兩難，又在被衆圍困，負傷氣戰，當成寵中之鳥看待，見他情急拚命，怕自己人受傷不值，暗中傳令軟磨，意欲將二人，活活累死，或用暗器，打倒再殺，竟自中計，二人和幾名盜黨，打來打去，打洲岸邊，打得正急，倏地一聲招呼，雙雙不約而同，竟自往黃河中跳去，盜黨頭目，見此情景，纔知上當，仗着多半會水，連忙分人下水擒殺時，偏那地方，水流甚急，二人在水中，順流分水，並未露頭，快速非常，河岸又高，時正黃昏，河上，暗洪洪的，祇有浪花滾七，水影閃動，追蹤起落，竟辨不出，人往何方泅去，後來分向上下流，追出老遠，也未追上，趙劉二人，回去不得，還不知是三黑所爲，先尋地方，養好了傷，然後打聽出真情，因三黑近年，時與官府勾結，頗網羅了幾個能手，前師又決不肯管，正在無法，無心遇見你哥，這纔起意，邀他出來，你哥忠厚仗義，如何聽得這等行徑，不但

沒怪二人，藏頭露尾，鬼鬼祟祟，反到一身承當，非尋三黑，算帳不可，劉趙二人本已商量停妥。仍然裝着，保了一批紅貨，自己已然露面，恐被賊黨，看出破綻，便喬裝假充隨着商客，把你哥哥和另約的，一班朋友，裝成新立字號，剛出外闖道的，二批刀鏢師和夥計，一進那賊轄境，便耀武揚威，亂喊趙子，凡人不理，朝前硬撞，居然竟將三黑，這驢日的哄信，飛牌傳信，準備埋伏，靜等到了險要所在，合力夾攻，但有一節，趙劉二人，知道三黑，眼線甚多，如說別省發來的鏢，想他不信生疑，恰好是到青海來尋你哥，便作爲是那裏新開的鏢行，各取武器，卻打着一柄朱字鏢旗，旁邊繡着五虎，你知道的，西寧買賣，十有九是馬家所開，鏢局祇得兩家，與我多有糾葛，都是早就關出牌號，輕易無人敢惹，雖然新出道的，毛頭小夥，既打西寧出來，多少總和我們，打過交道，這夥狗賊，不摸清楚，怎敢妄動，三黑上次，沒有明張旗鼓，你自叫陣發歪，他祇縮頭藏尾，做龜孫，甘受閒氣，不來答理，他有官府護庇，算是正經客店，你打着鏢旗，不能過於做作，也是無奈他何，照這樣，至多不過，徒勞往返，日子一就攔，我恰好回去，你哥對我一說，要對付他，豈非容易，壞事就在那面鏢旗，讓三黑看出他們，不是本教中人，這還不說，劉趙二人，好似恐怕命送不快，爲防狗賊疑心，與我們馬家有瓜葛，每在途中，打尖落店，雖沒好意思說我，總要支使同行的人，故意顯出，和那兩家鏢局，毫無淵源，外加一些，不服氣的閒話，這一來，纔使驢日的，下了決心，

還怕來人，口出狂言，真有拿手，手下狗黨，幾乎全數出動，又用瀉羊水報，由下流五百里外，飛馬請來一個，利害同黨，倚多爲勝，還使毒計，在其溝峽險地，兩邊危崖上，埋伏了百十名好箭手，他那佈置，甚是好刁過密，我祇後來，知道一點大概，也說不全，你想你哥，雖不算很乏，畢竟人家，羅網周密，機謀詭毒，雙拳怎敵百手，劉趙二人，本是敗軍之將，所約來的，還有五人，祇一個，是崔九寒的徒弟，還算稍行外，餘者，多是徒有虛名，如何能是人家對手，說至此那人一雙練就的神目，黑影裏，早看出宋林，顏音慘變，雙手亂抖，知是情切同胞，悲痛已極，還待往下說時，宋林忽然淒聲叫道，老恩主，不用再說，底下的事，我知道了，我自來這裏入夥，夏三黑見我，比他手下，稍強一些，是大陣杖，那一次，也少不了我，如若知是我哥在內，怎有此事，獨單這次，劉趙兩鏢師，請人報仇，夏三黑初得信時，還派得有我，到末次跑風的回報，已然約請，好些能人，八面埋伏，準備下手了，三黑忽然親來尋我，說他小婆子想娘，自己仇人太多，途中恐有失閃，丟不起那麼大人，叫我代爲護送來往，那小婆娘，住家涼州西關，三黑平日，連門都不許出，這次卻許他回老家去看娘，我還奇怪，等到護送小賊婆回來，正趕會期，各路頭目都在，照例要把近兩月的事，對衆訴說，有人提到趙劉二鏢師之事，三黑連忙接過去說，二人專爲報仇而來，一行十多人，全數做掉，又無什油水，沒有上帳，再還提他則甚，話對那人說，卻瞞了我兩眼，我因三黑，雖然強

橫，分財卻公，聽過拉倒，後忽想起，每次殺人，照例要記下名姓，以防後來有人報復，好有個底，怎未聽提，一問別人，又說那日，三黑親身督場，不許一名走漏，將敵人誘進埋伏之後，大家齊起，一路亂殺亂射，連話都沒怎和敵人說，便全數弄死，總瓢把說，敵人名姓來歷，已早探明，俱是無名之輩，不會有人再找，無用記了，我此時不知怎的，一想起這事，就覺心動，想找那幾個，跑風的問時，內中一個，名叫田有的，忽然不見，三黑輕易，不許退夥，誰要一有三心二意，被他知道，十九難免，受他暗害，就被逃走，也必派人，四出追趕，不肯干休，田有無故不見，三黑並未在意，祇說這廝，是青海人，想家多年，請退不是一回，在我這裏，積了不少錢財，祇會跑路探風，又無本領，由他自回洗手，享福也好，再問餘下跑風的，都說這事，祇田有辛苦，沿途追着敵人，沒怎離開，等他回來，三黑發令，第三天傍黑，便動了手，別的概不知情，一算日子，我受三黑之託，護送小賊婆到涼州，正是田有回來的下半年，問了有些人，沒問出來，現聽老恩主一說，定是三黑，這該萬刮的豬狗，聽田有打探出敵人，有一個是我哥，怕我同他對面，不好辦事，放了，又恐留害，特意借此把我支開，瞞得緊緊，因恐怕田有洩露，連他也命心腹做掉，三黑自從打探得知，趙劉二人，請人報仇之事，因二人打著青海來的旗號，田有恰是青海人，便命他迎頭打聽，他追了一程，昔年他本常見你哥，再一偷聽，他們說話，知道你哥，是我的人，亂子太大，並還關礙着你，趕回一

報信，原意是想狗賊，知難退避，誰知這驢日的，聽說你哥，乃是應人所邀，主人並不知情，心想趙劉二人，已然知底，約請能手，尋上門來，即便暫時避開，或明或暗，終於不肯干休，想來想去，決定連你哥，一齊害死，以除後患了，爲求隱秘，和防你知道，一面挑選心腹黨羽，一面假借小婆子思家，命你護送，支個遠處，這纔下手行事，你哥和趙劉一行人等，第二日便入了埋伏，三黑親自督隊，事前下令，祇是倚多爲勝，連姓名都不許通的，見面就一擁齊上，敵人無論，逃向何方，俱有亂箭埋伏，所以一個，也未跑脫，事完，盜黨祇知所殺的，是三黑大對頭，此舉純爲報仇，不是圖財，敵人是誰，竟無人知，是狗娃的，以爲此事，祇田有一人知道，欲待殺以滅口，又覺他能幹精細，相隨多年，並且日後，用他之處甚多，不殺，又恐由他嘴裏洩露，恰巧你哥死時，中箭跌倒，落在山溝裏面，當晚天黑，未及拋棄，扔在黃河裏去，又恐飄起，被人發現身上箭傷，把田有喚去，背人再三叮囑語誠，說了許多恐嚇的話，然後命他，偷偷到山溝裏，將你哥尸首，砍成碎塊，擲向河裏喂魚，那山溝一帶，慣出青狼，你哥早晚入了狼腹，本來人不知，鬼不覺，一時半時，我也不會知曉，也是三黑，心細過度，顧慮太週，田有生長本鄉，知我們的人，不好惹，起初勸說不聽，已恐將來出事，再吃三黑一恐嚇，自忖此事，因無人知，三黑必把自己，當成一塊大病，照驢日的，爲人行事，如不見機，保不定，還要吃他暗害，立時生心內叛，先把三黑穩住，說你哥此來，是他探明

細底，如今又去毀尸，休說被我知道，不得了，便被你知道，也不肯于休，務請無論對誰，都不要走漏一點風聲纔好，隨往山溝，將你哥尸首，用布包好，藏向土洞裏面，然後覆命，說已依言行事，毀屍滅跡，本心還想，多待兩日，把自己多年分贓所得，誑到手裏，再行帶尸逃走，不料三黑，仍然放他不過，第二晚，便命心腹黨徒王遠，前去殺他，纔算五行有救，王遠昔年，和田有不解之仇，三黑命他行刺，本來再好不過，誰知前半年，王遠奉命出外，在半路上，遇見青狼圍困，腿已咬傷，眼看危急，恰值田有探事，騎馬路過，遠遠望見，明知人少狼多，抵敵不過，依然冒著奇險，用計驚散狼羣，將王遠夾在馬上，拚命飛馳，逃出險地，王遠見他，以德報怨，自是感激萬分，田有因他，是三黑心腹，每值處分同黨，總是命他行刺忽然留了一分心，再四叮囑，說自家弟兄，談不到感恩的話，以前本是誤會，原無嫌怨，平日人都贊你本領，比我高，如說爲我所救，也不好看，回去最好暗中醫傷，不提此事，方顯你我，真有交情，以後彼此，關照甚多，何在這幾句表揚，王遠粗人，信以爲真，果然未向人提，三黑不知究竟，竟派了他，一見面，便把來意說出，不但未照三黑話做，反助田有，將你哥尸首起出，打成長捲，由僻徑送他出境，三黑每殺同黨，多半命刺客，往冲好人，假意向被殺的人，報警告密，拿出令牌，說頭子要殺他，自己看出頭子行爲太毒，寒心內叛，相約同逃，等誘至途中，再行覷便暗殺，有時途中，還設有埋伏，以防萬一，吃人看破，逃走誤

事，這次因要格外慎密，王遠又比田有本領，高強得多，並未另派埋伏，田有容容易易，逃到青海，因我未還，不敢就把尸首，交給你嫂，直等我出門回來，纔行說出，我此時，正有點事耽擱，由你嫂把你哥，安埋之後，又待了好久，正要出門，恰值韓老姪，拿了他師父的信，約我往蘭州，辦點小事，正好作伴，這纔起身，昨晚我二人，分別住在鎮上，南北兩店，打聽你的蹤跡，知被三黑，調到第七卡上，做了頭目，卻不知管的，是那一帶，我在店裏，鬧了一夜，把我二十五年以前用的，耳朵匣子，存在櫃房以內，給三黑打個信號，隨和韓老姪，到蘭州去了一趟，算計這夥老西膽小，昨晚經我那麼一提醒，必定明白想溜，三黑最忌恨人，知他細底，他們必是大商幫，又都是帶財還鄉，便無事都難放過，何況昨晚，已然看破，黑店行藏，怎會容他們逃走，我一則看他們離鄉背井，送死可憐，又聽韓老姪說，裏面有他，舊日少東，特地趕來，先救了兩個，斷後的老西，趕到此地，你兩個已然動手，你的事，我沒對韓老姪明說，晚來一步，你就沒了命了，三黑是你仇人，你還爲他，效死怎的，宋林不等話完，是已淚流滿面，聞言答道，小的實不知我哥，被害之事，現在祇聽老恩主吩咐，來人笑道，我也沒什話說，不過你爹，隨我多年，死時再三向我託孤，如今你哥，已死賊手，你家頗有田業，實不願見你，飄流在外，你如不願再做強盜，事完之後，隨我回去，做個好人，如真賊性難改，那也由你，宋林急道，我父母全家，都受老恩主的恩養，當年私自出走，原爲年

幼無知，迫不得已，如今還有什說的，來人道，你能明白很好，我少時有許多話說，你可把這些，死屍耳朵，全割下來包好，我有用處，再將屍首，全綁馬上，韓老姪和那姓樊的小老西，也還有些交代呢，宋林依言行事，這時衆西商，已把逃人追回，俱在遙觀，祇樊庫一人，立得較近，早看出來人，便是昨晚，大鬧金沙鎮的馬客人，好生驚喜，又聽說那持彈弓，打賊的瘦長子姓韓，不禁想起一人，方想湊近前去，那瘦長子，已從容走來，樊庫連忙拜倒，叩謝解救之恩，瘦長子一把拉起，笑道，少東還認得我麼，樊庫忙道，先時你老賣弓走後，我覺着有點相像，還拿不定，適纔聽馬老爺子，說你姓韓，纔得想起，你不就是十年前，在我家住了半年的，韓二先生麼，瘦長子道，你的眼力，到也不差，想起那年，我爲避禍，到你家去做長工，不想吃同夥誣賴，又窮又病，沒法上路，多虧你，偷偷送我四吊錢的盤川，纔得上路，現在你已出道，可還照我法子練武麼，樊庫道，說也慚愧，自從你老走後，我照法子，練已多日，我爹便中了風，現時還整天，睡在牀上，好幾處買賣，都交我管，如有正經練武時候，也不致受人欺了，我這次出門，差點沒把命玩掉，多蒙你老搭救，纔得保全，回到家鄉，打算用心練上幾年，再敢出來跑道，難得與你老相遇，可能回到我家，再教我麼，瘦長子微一沉吟，答道，當着許多外人，這裏不是講話之所，馬老爺子，不喜人謝，招呼他們，切莫上前麻煩，這一帶，雖有寨卡，有馬老爺子在，和他爲難，決不妨事，你們先走，到了鎮店，把

我將纜說的一百銀子，給備出來，今晚我來尋你，再說罷，樊庫道，馬老爺子，救了我們，一聲不謝就走，那樣好嗎，瘦長子道，我深知這位老人家的脾氣，這樣最好，我們還有好些事，你們走吧，樊庫聞言，祇得回身，告知衆西商，多覺不謝不好，正在紛紛議論，馬韓宋三人，已將賊耳割下，尋來原馬，將死屍綁在馬上，互相連繫，宋林爲首，往崖角轉將過去，樊庫和衆西商見狀，祇得略爲收拾車輛，將先前受傷同夥，扶上車，趨下，逕往周井集鎮店而去，路上因當地，相隔盜黨巢穴甚近，雖有馬韓二人相助，畢竟盜黨人多勢衆，自免不了一番叮囑，到了鎮上，仍照尋常投宿，若無其事，好在受傷的，祇得一人，裝着有病，上些幫中自備的金創藥，也就罷了，一會，楊湧樊長貴二人趕到，衆人聚在一起，悄悄互談完了經過，俱都咋舌驚嘆不置，楊樊二人，還愁所得賊馬，無法處置，樊庫說，馬老爺子，如此本領，看今晚神氣，要得強盜的馬，易如反掌，豈在乎這兩匹，馬定是留給你們騎的，否則盜馬，都有暗記，留在身旁，一被看破，便是亂子，少時韓師傅還來取那一百銀子，見而拜託他，請向馬老爺子說一聲，至多折兩匹馬價送他，也比惹火，來燒自己強些，二人聞言，纔把心放下，到半夜，韓洪到來，樊庫早把銀子備好，背人交付，韓洪果說那馬兩辰，決不要兩匹馬，祇囑衆西商，明日趕早起身，一路到家，切莫提說遇盜之事，自己事完，自己會前去尋他，送還所借銀子，樊庫力說，師父是我們救命恩人，還銀再休提起，不過經此險難，立志習武，務

望早日，駕到舍下，便正經拜師，學習本領，免得將來出門，又受人欺，韓洪也不和龜多說，含糊應了，便自起身別去，樊庫和衆西商們，經此奇險，把馬韓二人，信若神明，那裏還敢大意，次日未明便起身上路，各自還鄉不提，那金沙鎮上吳勇，自從發下號令，派出許多盜黨，沿路埋伏，劫殺衆西商去後，以爲這些俱是現成油水，還不手到拿來，誰知到了半夜，尙無音信，心想這些小商幫，諒無能手同行，宋林等俱是久經大敵的好手，如若失風，早該有人回來報信，這個既然不會，難道老西狡滑，用什麼方法，繞過埋伏，和前面卡子，老宋們覺出不好意思交代，都追尋下去不成，就算這樣，車慢馬快，也早該追上，怎到此時，一點音信全無，想了一陣，想不出個道理，挨到天明，又猜忌是西商，識破店中隱祕，不知用什麼方法繞過卡子，宋林等發覺稍遲，等追上把事辦完，天已夜深，忙了一日，人馬困乏，回來先到宋林卡子，飲食歇息，明日再來報功，反正不會出錯，何苦熬夜等候，人正疲倦，便自臥倒，次日醒來，耳聽房中兩個同夥，竊竊私語，忙問人回來也未，同夥答說，事太奇怪，不但去人未回，今早還有人，趕往卡子上去，查視人回也未，竟都全出未歸，祇剩一個打雜的長工在彼，說衆人昨日奉命走後，一個也未回轉，吳勇聞言，好生驚疑，先還猜衆西商，昨晚落腳大鎮上，衆人不便公然下手，今早又追下去，可是一算里程鎮集，俱覺不似，祇得命人，騎着快馬，前去探看，心中仍自寬解，自信萬無出事之理，誰知越等越無音信，三黑由蘭州起，

沿着黃河，水旱兩路，設有好幾十處，寨卡船渡，這次因為衆西商，雖無鏢師隨護，但係許多小商幫合羣，人數甚衆，爲防萬一走漏，留下後患，除去偏遠支卡，百里以內，祇在正路上的卡子，全發了信，人更派了三撥，如有什麼事，不會不知，似這樣杳無音信，好生驚疑，想了想，祇得派了兩名能幹盜黨，趙玉，黨四順，騎了店中常備的快馬，一個順衆西商去路，沿途打探，一個趕向最前兩卡查訊，直等到傍晚時分，纔見趙玉，氣急敗壞，身後拉着一匹馬，跑了回來，說是奉命沿途打探，不但老宋等人，沒有蹤跡，連昨日派出去做探子的夥計，也沒有遇見一個，再向各鎮店去打聽，那夥羊羔子的行逕，說來多半牛頭不對馬尾，好些大小店，都說今是，曾有好幾幫，西客過去，像肥羊們，那多人，合幫走的，卻不見有，好像他們，中途驚覺，把一幫人，分成好了多起，來哄我們，但是中間，還隔着一夜，兩旁埋伏，老宋老史他們，往那裏去了呢，因肥羊們，都是熟臉，剛打算追上他們，查看一下，忽然遇見周井集店裏，夥計雷三娃，見面說起，昨晚趕夜回家，曾見那夥肥羊，都落在周井集店裏，並說有一肥羊，說是生病，到店時，全身蒙了被單，由他們自己人，抬進店房，從此不許店裏人走進，好似受傷神氣，半夜裏，又有一個中年漢子，背着一張彈弓，來看望他們，由那姓樊的肥羊接見，背人談了一會，空身走去，以後他便告假回家，起夜走了，我去時慌疎，單把周井集錯過，沒去查探，重又回趕，到了鎮店一間，肥羊們昨晚到時，驚七慌七，老是交頭接

耳，那送彈弓的人去後，便吹燈安歇，半夜裏，把人叫起，要完開水，便忙着上路，最妙是，怎來怎去，走的竟是回往蘭州的路，聽口氣，好似有什要事，忘在省城未辦，要趕回去似的，我猜他們，定是發覺我們蹤跡，不敢再走，故此退回，可是周井集，已經過了我們埋伏，老宋老史他們，又一人不見，是怎說呢，正測不透，想再往回路，打聽一下，看肥羊們，真個退回也未，剛離周井集不遠，便見一匹落荒的馬，在野田裏吃草，趕上一看，竟是我们自己的馬，昨日頭一撥弟兄，史二龍他們騎走的，鞍轡全失，祇拖着根馬纏，馬身上好些血跡，知道不妙，便牽了它，順着馬的蹄印，找來找去，找到離三柳集不遠的，楊老漢家裏，纔見沒臉狼柏銳，落在那裏，耳朵被人削去一隻，人也嚇病，滿嘴胡說，眼現透了，看見我去，也不認得，祇喊爺爺饒命，我一定給夏三黑那驢日的，把你老人家的話傳到，一問楊老漢，說今早他娃出門做生意，一個人待到晌午，覺着無聊，想到附近走動，溜溜腰腳，走到野地裏，遇見這沒臉的鬆貨，滿臉血泥，睡在地下裝死，認出是我們，店裏頭人，忙抱了回來，剛用姜湯救醒，問不出句話，便發了病，胡打亂說起來，老漢家有好些牲口，離不開身，正打算他娃，挨黑回家，再與店裏送信，恰好被我尋到，我聽他，還在叫人祖宗，亂罵頭子，平日對人，那麼強橫嘴硬，想不到是這樣，一個鬆娃，氣不過，打了他兩個嘴巴，居然被我打明白，認出人來，問他怎會，這樣狼狽，他說昨晚和史二龍他們，剛捉住兩個活羊，還沒下手，忽

然來了好些人，將他們二位一撥，全都殺死，祇留下他一個，把耳朵削去，放回來，給總瓢把帶口信，他本來受傷不輕，連嚇帶疼，祇願逃命，不知怎的，馬失前蹄，將他落跌下來，將腿摔折，就此痛暈死過去，人事不知了，如今他人還在楊老漢家炕上，問那對頭形相，他說人多，夜裏沒有看真切，我知事情鬧大，顧不得先弄他，忙着趕回來報信，看這神氣，祇恐宋林他們，也是吃人跌翻，都說不一定，吳頭領快想個主意，發付纔好，吳勇聞言，大吃一驚，心料事由昨晚怪客發端，亂子不小，三黑性情暴烈，年來同黨，十九和己有隙，如不理清頭緒，逕去報知，必遭怪罪，宋林等一行，多半好手，即便失風，那多人不會一個，逃不回來，事已至此，反正難逃公道，莫如仍等把宋林諸人，下落查出，問知究竟，敵人到底，是何路數，因何上門生事，全弄清楚，免得冒冒失失，前去報驚，三黑見面，問起情由，無話可答，想了想，決計暫緩，因銳柏說話，素靠不住，一面差人，卽速將他，抬回店裏，重加盤問，一面又派人四出，去尋宋林等人下落，並查探仇敵的，蹤跡動作，各鎮店有無可疑之人借住，柏銳抬到以後，吳勇背人，用話一詐，纔說出對頭，祇得兩人，內中一個，極似今早所聞昨晚在店中，擄鬪的怪客，吳勇聽了，正愁急間，忽然渡口人報，總瓢把到來，還同了小魚鷹蔡全，鐵巴掌牛四，兩名心腹弟兄，坐的是第一號羊皮筏子，可是前桅上的羊角神燈，卻沒有點等語，吳勇聞言，大吃一驚，知道這第一號羊皮筏子，船頭盡有羊頭，三黑每坐此筏出來，

不是接着密訊，自己人犯了幫規，親出究問，從嚴處治，便有大凶殺之事發生，金沙鎮本店，剛剛出事，他來得這巧，必已得着信息，雖則平日，得他寵信，人家尋上門來生事，亂子出得不久，沒有走錯什腳步，可以推諉，但三黑爲人凶暴，喜怒任性，既坐此筏前來，終非佳兆，尤其天已昏黑，檐上神燈未點，最犯忌諱，令人不解，想了想，今番亂子太大，醜媳婦難免不見公婆，三黑在南號店內，設有密室，一面思索，少時應付，一面如飛，趕往南號店門前恭候，一會，見三黑等三人到來，吳勇裝着接客，迎了進去，蔡全因三黑，原是公然出巡，並無事故，恐吳勇驚疑，一見面，便照來時措辭說了，吳勇這纔放心，暗忖三黑，尙未得着警報，好在出去的人，祇尋回一個，餘者尙無下落，自照規例行事，即便失風，乃是該着，未得實信以前，暫時不提，不能算錯，沒臉狼柏銳，，素日又和自己，是一個鼻孔出氣，儘可商量回話，三黑素好酒色，莫如先拍個頭，等他酒足飯飽，哄得高興之際，看宋林等人，有無信息，再令手下心腹，上前報警，事緩則圓，這樣可免處分，還省得一見，便當人受他責說，正陪着三黑，談說間，忽見手下心腹店夥來請，心疑昨晚，派出的人，有了下落，忙即走出，一見那店夥，神情驚慌，知凶多吉少，忙同往別室，背人一間，那店夥說道，櫃上人因昨晚怪客，忽然回轉，想起昨晚，被他盜回的，那口小箱，恐他借題生事索取，雖然事前，頭領想好對付的話，把事情推在逃走的，景徐二人身上，心裏纔是打鼓，同時，又想起景徐二人，

行前所說，對頭盜去小箱，祇爲顯露能爲，打個招呼，不滿足他的慾望，絕不肯罷手，早晚還要送回的話，正趕事忙，早上對頭一走，以爲可以無事，又知道櫃中，不會再有這東西，也就沒人想起開看，這時又見對頭，忽又回店，景徐二人的話，已有點應驗，急病亂投醫，姑且開櫃一看，小箱果然在內，拿手一端，覺着裏面，添了東西，俱覺奇怪，再試開鎖一看，竟裝有三四十個人耳朵，都是從人面上新割下來，不過血已洗淨，十九散放，祇有兩隻，嵌在箱中原有的，人耳槽上，內中一隻，有針眼黑痣的，正是史二龍，散的一堆裏頭，有左清左陽兩弟兄，半鏢塔路五，和草蛇趙四，好像吳頭領本家，吳二歪子，也在其內，這幾人的耳朵，都有記號，一見便知，餘者就認不出來了，照昨日所派兩撥人數，每人一隻來點，恰好合數，但是內中，有兩隻右耳，餘者都是左耳，照此情形，出去的，一個也沒跑脫，事情明是那姓馬的對頭所做，連人帶馬，都是好幾十，竟做得那麼乾淨，除柏銳一人一馬，是他有心放回，送口信外，餘下連匹馬影，我們都未尋到，如今對頭還沒事人一般，仍回住店，看神氣作完了對頭，就這樣，還不肯干休，難得總瓢把在此，叫我與頭領報警，快想方法，對付纔好，吳勇聽了，心膽皆裂，果然景徐二人，所料不差，對頭殺死許多人，依然行所無事，去而復轉，半箱人耳，祇有兩耳落槽，下餘還空十一耳槽，大有不斬盡殺絕，不肯罷手之勢，事鬧這大，再也無計，粉飾遮掩，祇有向三黑，實話實說，看是如何，再作計較了，越想心越寒，忙

命告知店裏，對那對頭，仍按客禮，小心款待，也做若無其事，正燭付間，三黑派人催喚，匆七趕回照實奉上，三黑縱橫多年，從來沒失過風，一旦遭受這樣，重大挫折。當時急怒攻心，兩太陽青筋亂迸，剛張口要大罵，猛一想，強敵尙在自己店裏，照此行運，明是死活存亡局面，日裏被剪去若干死黨，如無一定把握，怎敢去而復轉。保不定今晚，就有一場惡鬪，不在事前準備，焉有何用，又想起適纔，皮筏靠岸時，朝自己冷笑的，那個瘦漢子，也是用三根木棍，插在一個小包裏上，與吳勇所說馬雨辰，身材相貌，雖還有點相差，看那神氣，必和對頭，一路無疑，自己本來，還稍好些，偏生今早起來，坐不安，立不穩，闖魂一樣，趕到此地，蹤跡已然落在敵人眼裏，便自己能忍，敵人也未肯緩手容讓，看來非拚不可，尤怪的是，敵人本領，如此高強，必非尋常人物，自己平日行事，照例軟吃硬讓，不樹強敵，手腳更是十分乾淨，休說各路成名人物，不去招惹，連那稍爲面子寬一點的鏢頭，都沒過節，怎會惹出這利害的對頭，尋上門來，苦想了一會，祇想不出敵人，來歷路道，急得飲食，也無心下嚥，不住在屋裏，來回亂轉，滿口黃牙，挫得直響，吳勇知三黑，性雖凶暴，遇上事，卻能沉着應付，手段也極陰狠毒辣，見他上來，沒有遷怒怪人，難關已過，便湊近身前，低語道，適纔我想，這廝姓馬，名雨辰，莫不是宋林他哥，事情敗露，青海那老驢日的，得信趕來，尋我們的晦氣吧，兩辰兩字合在一起，正是一個震字呢，三黑自信行事，機密穩妥，怎會與這

樣利害的對頭，結下深仇，吳勇如早送信，也還有個打算，如今事如星火，轉眼卽苦，憑動手，決敵人家不過，黨羽雖還有不少好手，一時半時，也召集不到，自己是衆中之首，又不便臨陣退縮，丟那個人，只打不起主意，再聽吳勇一說，猛然想起，年來所行所爲，已逐一想過，十九人死口滅，未遺後患，就有幾個，身後有人的，也不過疑心，在這條路上出的事，空自憤恨，查訪不出根腳，再說本領，俱都有限，就知道細底，也無足爲害，近年勾結官府，便是爲對付他們，怎單把此人忘記，當初暗算宋奎，本已打探出他，是老鬼家親信，又是宋林之兄，心存顧忌，不想妄動，無奈他是劉趙二鏢師勾來：立意尋仇，軟硬不吃，以前又曾傷過他們同夥，便還他鏢，也不能了，非但人丟不起，事一洩露，這盃黑飯，決不能再吃安穩，實逼無奈，纔將宋林支開，毒計埋伏，親自出馬，那探得對方細底的親信，已暗命人刺死，其餘手下人等，均不知所殺的人是誰，以爲事絕謹細機祕，不想仍然洩露，不是此人尙可，如是此人：官私兩面，均非對手，如另換一人，也無此大膽，孤身尋上門來，把派出去的人，殺了個落花流水，傷亡淨盡，越想越對，越對越心寒，瞪着兩隻，滿佈紅絲的凶睛，呆望着吳勇，滿頭是汗，做聲不得，吳勇見狀，又獻慇懃，近前附耳說道，這老驢日的，實在利害，跟鬼一樣，無論明暗，都闖不過，弄巧此時就在房上，窺探動靜，也說不定，反正要拚一下，何如我們放大方些，話未說完，三黑被他提醒，倏的一聲鬚笑，厲聲喝道，你快去見馬客人，

就說我適纔得信，承他台愛光臨，高興已極，本心想去拜望，一則夜深，我還有點私事，不能分身，命你代往開候，送上一席，略進地主之誼，有什見教，三日之後，聽他吩咐好了，吳勇明白三黑，緩兵之計，心料敵人，必在暗中窺伺，主人既按江湖禮節行事，敵人那大名望，明知對方，是借這三日工夫，請兵調將，暗中準備一切，也無不允之理，自己一走，敵人必趕回北店相候，三黑正好乘機佈置，立即應聲，往北店中跑去，先到櫃房一問，答說自從敵人，去而復轉，便派三名，精幹黨羽，充作店夥，在側守候，分出一人，隨時報告，敵人動作，適纔來報，對頭吃喝之後，對他們說，你們東家來了，我仰慕他已久，有心送他，一樁禮物，倣見面禮，無奈還沒配齊，祇拿一半送他，未免不成敬意，所以此時，還不好意思見他，不過我最小氣，那禮物照例給人家看了，日後仍要取回家去，存着當古董，再說不見你們東家的面，也永配不齊，且等明晚再說吧，說時，還有好些風風顛顛的醉話，他們拿話，套他來歷，和真姓名，像是吃醉了酒，答得都牛頭不對馬嘴，我們已想乘機在酒裏，下迷子呢，吳勇一聽大驚，忙說他全是倣作，這個可動不得，我就見他去，說罷，忙往裏走，纔往西院一拐，便見一個守候人，急慌慌跑來，吳勇料知有事，心中忽然亂跳，閃向旁邊，來人悄聲一說，纔知敵人，說了許多醉話，忽命店夥走出，不到明日，起時喚人，不許走進，逕自閉門吹燈，上床臥倒，這三個守候人，自不放心，先在別室，輪流隔窗瞭望，當日院中，並無他客，暗

影中，好似對屋房頂微晃，還有一點響聲，當時眼花，沒什在意，內中一個，因他睡得過早，前往櫃房送信，走過窗下，側耳靜聽，沒有聲息，假作問他，要茶水不要，連問好幾聲，又拍了兩下門，均無回應，心中起疑，恰值月光上來，正照窗上，偷偷砥溼窗紙，朝裏一看，室中人已不見，吳勇聞言，心想這廝，昔年威名遠震，非比尋常，一夜功夫，傷了我們許多人，還不干休，公然登門，決無中途退縮之理，不知又鬧什鬼，好生憂慮，囑付來人，速告那兩同伴，扮作不知，照前守候，等他回來，隨時通報，匆匆趕回南號店內，一間并無什事發生，三黑自他走後，便命隨來心腹黨羽，小魚鷹蔡全，又鐵巴掌牛四，各騎本店快馬，趕往蘭州西關，金天觀惡道，虎爪人常明元那裏告急，又派賊夥，與水陸兩路，四出求救，召集徒黨，約定至遲明日傍晚，務要趕來金沙鎮，與敵人拚個死活存亡，已然分頭去訖，吳勇算計，那化名馬雨辰的，青海大俠，鐵梧桐獨行神叟馬震，此時離開北店，說不定又去中途堵截，尋蔡牛等人晦氣，適纔前往北店打招呼，偏又慢了一步，沒有遇上，敵人孤身上門，事先沒得叫明，憑他怎鬧，都是露臉，尤其此老，當年出了名的心辣手狠，嫉惡如仇，昨晚派出去的人，祇放回一個，沒臉狼柏銳，還被他削去耳朵，留下記號，餘者全部遭了毒手，屍骨無存，分明有心，趕盡殺絕，祇是三黑手下，遇見就算，一個不留，端的惡毒已極，既恐告急諸人，中途遇害，又恐敵人，當晚便來生事，三黑水旱功夫，雖極高強，如和此老相比，簡直差得太多

，別人和自己，更不用說，因三黑性情太暴，敵人欺侮太過，當時祇說，馬震酒後，閉門裝睡，門窗戶壁未動，忽然不見，小箱所放人耳，和敵人所說，許多不中聽的話，還不敢當時說出，正自憂慮，三黑似已看出，扳着一張青滲七約醜臉，目閃凶光，喝問道，是福不是禍，吳老弟，你已隨我多年，什陣式沒見過，怕他怎的，吳勇吞吞吐吐，悄聲答道，我不是怕，是想適纔，話未帶到，對頭便已他往，這廝不講情理，蔡牛諸位，走在路上，如若相遇，底下話未說完，三黑癡笑道，我的哥，你怎這糊塗，馬老漢這次，既要我們，一網打淨，難道他還不曉得，我是祖師爺的徒弟，休看馬老漢，昨日手黑，我今天派出去的人，必定好好放過，一個不傷，適纔蔡牛二人，也想到此，執意分兩路走，以防遇見敵人，至不濟也有一人，把信與祖師爺送到，蔡全還要往撫衙與何教師送信，請他相助，是我再三攔阻，這不是有人告我們，要動官司，走人情，沒的叫老漢笑話，後來他們還是分兩路走，不料你也這樣心虛，真把人家老漢，看淺了，我斷老漢，下山一人，總有一兩個，徒子徒孫，奴才小輩跟來，他睡時不叫人驚動，少時必回，我此時已打好主意，你着人把北店幾個唱的叫來，我們先樂上一會，你再請到北店，照適纔的話，投帖好了，吳勇知他遇上大事，憤怒極時，祇一招呼酒色，不是準備和人拚命，便是想下惡毒計策，所料敵人，不傷蔡牛諸人，也頗有理，心中略寬，為想討好，剛要答話，着人去喚唱手，猛聽窗外喝道，馬三太爺，怎肯與你們這等，鼠竊狗盜相

見，現有他老人家，手諭在此，容爾等多活三日，等賊道趕來，一同納命便了，跟着一道寒光，穿窗而入，叭的一聲：正扎在三黑面前，方桌之上，乃是一柄亮晶晶的匕首，寒光閃閃，顫巍巍插在那裏，柄上捲着一個，小白紙捲，吳勇見狀大驚，方欲張口喝問，三黑畢竟久經大敵，見敵人全沒按照一點，江湖行徑，一味強橫，雖覺欺人太甚，心中祇管又驚又怒，仍然強作鎮靜，先把手一擺，止住吳勇，挺身起立，大喝道，我夏三黑在江湖上，也有一個小小名頭，既承光降，總須見個強存弱亡，不過我是此間地主，他又落在我的店裏，不能不把禮盡到，打個招呼，誰知你們，這樣不通情理，回去告訴姓馬的，我也不值與他寫回信，就照他來條行事，休說三天，便三十天，三百天，我也候着，任憑他去約請幫手好了，話言未了，來人又在窗外喝道，好不要臉的鬆娃，你平日鬼鬼祟祟，專一陰謀暗算，欺軟怕硬，那一件事，通過情理，今日明知報應臨頭，權使緩兵之計，將賊道賊黨尋來，妄想免死，還敢說嘴，實告訴你，三太爺如非想借你手，一網打淨，今晚便早要你的狗命了，你要想活命的話，三太爺向來殺人不過頭點地，祇要把你們的左耳，一齊割下，留下記號，裝滿存在你們店裏的，人耳匣子，將賊店賊巢賊船，再一齊燒掉，逐出甘肅地面，也不是一點活路沒有，你們自己，看着辦吧，說時，三黑情知來人，竟敢臨窗喝罵，長久不去，又是馬震遺來，決非弱者，出去動手，一定討不了好，一個不好，將強敵招來，就許當時開銷，連這三天期限，都等不過去，

無奈泥人，也是有個土性，對方的話，太已難聽，橫到極處，通沒絲毫容讓，除翻臉還罵，縱出動手外，無言可答，正在忍氣尋思，想等來人再行發話，忽聽窗戶外面，跌呀吧達連聲，似有數人，受傷跌倒，負痛呻吟，來人也不開口，忙使眼色，令吳勇趕出看時，窗外店夥，已把三個受傷人，抬扶進來，夏吳二人，仔細一看，竟是適纔命人傳令，新召來的，三名同黨，一名雙頭太歲郁開泰，一名小龍神烏長勝，一名水上飛蛇伴九，俱都被人點倒，半身麻木，不能動轉，各被削去一隻左耳，強忍憤怒，一問經過，原來這三名盜黨，水旱兩路，俱極來得，先在距金沙鎮不遠的渡口，共管着一處賊卡，吳勇知三人，本領高強，遠勝於己，相隔太近，既恐爭先，又恐臨事，不能由心驅使，買通三黑心腹近人，借故向三黑巧說，調向下流頭，渡卡上去，相隔本遠，當晚三黑，因見仇敵利害，附近四五處，分卡頭目，俱在昨晚，遭了毒手，想起三人本領，派人去調，恰巧三人，當日早起，在所管渡口，沙灘上，連發現兩具同黨尸首，俱都身受致命彈傷，割去左耳，料知上流頭，出了亂子，沿河岸趕來，路上連問所經各渡口，因吳勇這次，是在旱路行事，亂子出後，還想彌縫，不曾傳知水路各卡，誰也不知信息，斷定事非小可，各自分人，隨了同來，快到金沙鎮，正遇傳令賊夥，纔知究竟，三人素極自負，又看不起吳勇，常懷不忿，性更凶橫，得信又驚又怒，俱想先見三黑，討令出敵，並噪吳勇的脾，仗着所騎馬快，竟自越衆搶先，直奔南店，下馬往裏便跑，剛到三黑所居

院外，便聽院中，有人喝罵，探頭一看，離窗不遠，站定一個，瘦長漢子，正在對窗辱罵，門側隱着幾名店夥，紛紛擺手示意，不令走進，三人之中，雙頭太歲郁開泰，是最性暴，當時便要上前動武，水上飛蛇件九，較爲奸滑，聽來人如此辱罵，室中三黑等人，並無反應，門側店夥，又在搖手示阻，斷定來者不善，忙伸手一拉郁烏二人，暗中商妥，各將兵刃取出，準備掩向來人身後，三面夾攻，將他打倒，擒住見了三黑，再作計較，主意打好，小龍神烏長勝，本領最高，居中當先，已然相次，越近敵人身後，正待兵刃齊施，猛撲上去，猛覺眼前黑影一晃，烏長勝首先倒撲在地，跟着郁件二人，也是照樣，連人都未看清，分別栽倒，各覺耳根一涼，容到門側衆店夥等看見，那瘦長子，和後發現的，一條黑影，已經飛去，忙趕上前時，三人已俱失去左耳，身受重傷，不能起立了，三黑聞說前事，氣得手足都顫，敵強我弱，其勢不能趕往一拚，最難受是，敵人還公然往在自己店內，卻連正眼，也不敢觀人一下，烏郁件三人，所點穴道，用盡方法，竟難解轉，時候一久，漸漸蔓延開來，全身麻木，心如火燒，知是中了內家殺手，日內必死，就能救轉，人已殘廢，祇得弄些傷藥，將左耳傷口敷上，且等惡道來了再說，個個切齒痛恨，面面相覷，做聲不得，三黑暗忖，馬震這老鬼，聞已洗手多年，看連日行逕，直非使自已全夥，同歸於盡，不肯罷休，否則也不會見人，就下毒手，一個不活，自己縱和他有仇，不過傷了他家，一個用人，怎便如此，惡毒狠辣，越想越怪，恨

到極處，不禁怒喝道，老驢日欺人太甚，我定與你拚了，隨手一拍，叭的一聲，桌上盞盤，全被震起，豁啣亂響，那把帶信飛來的匕首，因三黑怒火頭上，誰也不敢提頭取視，仍原樣插在桌上，也被這一掌震歪，三黑這纔想起，祇顧忙於解救傷人，來信尙未取看，雖料沒有好兆，但是不能不看，便令吳勇敢視，照直說與已聽，誰知不聽還可，這一聽，不由嚇了個，面如死灰，心膽皆裂，所來敵人，爲數雖然至多纔四五個，可是內中，竟有一個聞名喪膽的，大俠在內，照來函語氣，乃由去年秋天，那謀劫未成的，姓潘鏢師而起，此時姓潘的，保着一批紅貨，同一會武的少東，二人年紀俱輕，先當是個肥豬，後來人家，已然叫破，打了招呼，不該又起貪心，依舊命人，在水路埋伏堵截，還派了兩名，新入夥的同黨，假裝船夫，裏應外合，自信萬無一失，誰知埋伏的人，久不見船到，趕去一看，祇剩一條空船，和一血書的巧字，幾點血跡，後在河岸，斷崖上，尋到船上失去的跳板，和兩截斷竹篙尖，還疑那兩新投同黨，見財起意，殺了客人，劫貨棄船逃走，誰知事與想頭相反，到是對方，佔了上風，現時仇敵，竟有姓潘的鏢師在內，這還不說，最可怕的是，由他身上，不知是何淵源，竟將隱居天山腳下的，當今大俠，老少年神醫馬玄子，引了回來，不知怎的，又和鐵梧桐獨行神叟，馬震，連合一起，此人生平，嫉惡如仇，來函說他，業已盡知自己，歷年行爲細底，祇等惡道常明元一到，便全數誅戮，一個不留，怪不得下起手來，那樣狠法，一個馬震，已然勝負難知，

如再加上馬玄子，此人精通劍術，與天山狄梁公子齊名，端的聲威遠震，利害非常，便常明元趕來，也未必能是敵手，如何不心寒膽裂，兩下強弱相差太遠，而且人家，下了決心，暗中監防必嚴，動作又極神速，連想棄了家業徒黨趕走，都不能夠，想了又想，終於把心一橫，靜候人來，拚個死活，也不再作別的打算了，這其間，卻苦了一個吳勇，本來本領低微，全仗陰險多謀，取得三黑信任，遇上事，祇要抬出三黑轉牌，即可隨意調兵派將，別人出去賣命，他連店門，都不用出，便坐享頭功，分得頭份，人又奸滑，善於取巧，風頭稍爲不順，決不妄動：一動就是趕盡殺絕，賊運亨通了好多年，不知害了多少身家性命，造孽無數，永沒惹過亂子，誰知惡貫滿盈，禍從天降，會把青海大俠，鐵梧桐獨行神叟馬震引上門來，他是三黑身邊，第一個得力的，心腹黨羽，凡是三黑害人之事，無一件不是有他參與，助紂爲虐，自從當晚敵人，飛刀寄柬之後，知道情勢愈危，三黑一敗，萬無倖理，想起以前，出身毛賊，好容易奔走流亡，逃到三黑手下，起初祇在金沙鎮渡口，當一個小頭目，仗着會出壞主意，逐漸提升，熬到今日地位，如今家成業就，妻妾子女一大堆，祇說似三黑這等硬靠山，官私兩面，都有勢力，事又做得慎密。小風波雖不能料其必無，大險決不會有，爲免三黑疑忌，一切身家財產，全在鎮上，休說自己和三黑，關係太深。應該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照敵人連日行徑，即便昧起良心，背地逃走，也未必能跑得掉，並且勝負未分，萬一常明元到來，得了勝，

三黑爲人，豈肯輕饒，仍是殺身之禍，弄得全家俱都難免，不逃吧，又覺仇敵，威名浩大，從沒聽他失過風，所交朋友都是成名英雄大俠，常明元多半不是敵手，不如見機先逃，許能保得一命，偏又捨不下，多年積聚下的財產，和妻妾子女，尤可慮的，自家田莊，離鎮不遠，仇敵手狠心辣，未必不往加害，有心回家探望，一則三黑在座，又當愛急憤怒之際，不便離開，更恐走到路上，遇見仇敵，先遭毒手，怎麼也是不妥，越想越難受，心緒越亂，首鼠兩端，不知如何是了，三黑連遭挫折，怒極心橫，見他失神喪志，滿臉危惶，坐立不安之狀，不禁氣上加氣，將桌子一拍，獰笑道，小吳，你怎這沒出息，天塌下來，有地接住，頭砍下來，不過碗大窟窿，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我師父明天就來，姓馬的，就是三頭六臂，也要見個陣仗，纔定不是，你做這些鬆娃娃樣作甚麼，吳勇被三黑說得，頭紅臉脹，半晌纔吞吐分辨道，我跟總瓢把這多年，幾曾見我，怕過事來，不是我膽小，祇爲對頭，全不講一點江湖義氣，我弟兄身家，俱在當地，尤其我爲總瓢把出力，結怨最多，我是防他手黑。一陣未交，先去害我家口，心中正在盤算，話未說完，三黑已是怒急，劈臉一口臭吐沫噴去，獰笑道，你說人家手黑，怕害你的家口，這鬆話，虧你也說得出，你看我三黑，本領雖不如老挨毆的，要尋幫手，人最光棍，身落人手，殺副任便，決不皺眉，要說手黑，我們的手，就不黑，你想一想，打頭起，這多年來，那一次放過活口，婆娘有什麼希罕，家業兒女，不是自己帶來的，我也不怕報

應，真要這回，是我報應，都殺完了，也不算虧，祇看出不行，人家不殺，我還殺啦，沒的死後，留在世上現眼，老挨毆贏了沒的說，別人不管，我和全家的命，都交給他，要是反過來呢，他殺了我這多弟兄，一條老狗命，也抵不過，莫問我找誰，總有人到青海，去洗他巢子，雞犬不留，再公道沒有，這時祇有看我們，請來的人行不行，要死都死，要活都活，淨活不算，還要給衆弟兄，報了大仇纔完，刀尖子抵心窩子，勝者爲高，管老婆娃作什，吳勇爲三黑凶橫之氣所懾，聽了一句話，也答不出，方自驚愧，無以自容，猛又聽窗外有人喝道，夏三黑，你真光棍，賊道常明元，決非三老爺子對手，你們幾條狗命，委實抵不過，那些被害人們，再說賊道一敗，你再想回家，已不能夠，反正是這回事，小爺已然將你和這鬆種的全家，都代勞打發走了，這是他們臨走時，留下的記號，你們快些打開，看夠數不，說完一個小包，破窗飛入，吳勇料知全家喪命，驚痛急急，一時交加，不由嘔呀一聲，幾乎昏倒，三黑畢竟老辣得多，早知今日，是個誓不兩立的局面，適纔雙頭太歲郁開泰，水上飛蛇件九，小龍神烏長勝，新來應援的三同黨，爲敵割耳受傷，越發氣急心橫，決意一拚，全沒把安危生死，放在心上，聽外面來人出聲一喝罵，忙急搖手，令衆靜聽勿動，自己卻往窗前走去，窗紙一破，包裹擲入，一把撈住，毫不在意，往桌上一拋，厲聲反喝道，小輩慢走，幾個費糧食的婆娃，多謝你給送回老家，我到省了心，這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怎的，常言道，冤有頭，債有主

，好漢子須在明處作事，跟三太爺，有什過節，祇管說出，訂下約會，明刀明槍，分個高下，三太爺被你們，刮成肉泥，那是自家，本領不濟，老是這樣，偷偷摸摸，不是詭計暗算我的手下，便是偷偷行刺人家婆娘小娃，難道這都是那姓馬的老賊，教你們辦的事麼，言還未畢，窗外房簷上，立有人搶口答道，放你媽驢日的屁，你要懂得明刀明槍，也不遭這些現世報了，你那心腹狗黨吳勇，昨日爲了刼殺一小幫老西，派出了四五隊，好幾十個黨羽，被馬老爺子，差一個後輩，用張彈弓，全給送終，祇留了一個，放回一個，餘者都喂了河裏王八，就算他老人家動手，兩個人打死你們十個，還不算光棍麼，你自做水賊以來，那次害人，不是偷偷摸摸，你們害了多少人的全家，今晚全家遭報，連本都不夠，下餘的罪孽，正好等你們，明日到陰司裏受去呢，三黑聞言，又愧又怒，還不上話來，暴喝小輩留名，你我一刀換一槍，不死不完，一二日自見真章，說嘴什用，窗外那人冷笑道，老爺便是那年，你們想在大王渡，埋伏暗算，反吃老爺將行船水寇，一齊殺死，留名而走的，山東七巧追魂小達摩潘翔，想你這類豬狗不如的鼠賊，有什情理過節可講，本該見了就殺，祇爲你把賊道常明元，當作救命菩薩，如不先叫他喪命，你未必死個心服口服，恰巧有人要會他，正好一舉兩便，纔容你多活一夜，去把賊道引來，同受惡報，你還是少發歪，再要口出不遜，莫怪我趕盡殺絕，連明早也不等，當時進屋，先把你的記號留下，叫你死活都難，三黑一聽，窗外對頭，竟是由東道上，新

成名的小輩俠士，北天山飛俠老少年馬玄子的門人，小達摩七巧追魂潘翔，做夢也未想到，那年誤打誤撞，會與此人，結下深仇，暗怪吳勇粗心，當時未摸清對頭細底，事後船中既然留有巧字暗號，就該仔細搜索，查訪來由，有了準備，何致今日，對頭尋上門來，還在睡裏夢裏，自己也是糊塗，以爲吳勇，素來精細，聽他說是同黨，吞財逃叛，派去手下的人，又新入夥未久，心跡不明，難於定準，竟把所說，信以爲真，失蹤同黨，尋訪不得，日久漸忘，就此大意過去，不料鬧出這大亂子，後悔無及，屢聽江湖上傳說，七巧追魂潘翔，十七八歲，便將旗號闖出，並且出了名的，心辣手黑，說得出，對待仇敵，永遠不留一毫餘地，如真反唇相譏，弄巧就被闖進房來，給自己一場大辱，憑打決非對手，何況對方，還有馬震在內，枉自急怒攻心，咬牙切齒，周身亂抖，那裏還敢開口，其實前次，行船遇盜，吃吳勇暗算的，乃潘翔堂弟潘達，初居店時，並非潘翔本人，事情也因夏吳等人，不講江湖過節，專一欺軟怕硬，心狠手黑，祇自問來人能敵，便全數送終，雖然行事機密，絕少走漏活口，畢竟爲年過多，被害人衆，中有一家苦主的胞兄，姓焦名朝棟，是個老江湖，見乃弟一去不歸，入廿探查，化身小販，沿着乃弟途程，在黃河上下遊，尋訪年餘，先無下落，後在蘭州附近，發現一夥小商幫，被兩盜黨，輪流尾隨，焦朝棟曾在金沙鎮，往來過兩次，認出兩盜黨，都是吳勇店中夥計，這纔看出破綻，暗中尾隨下去，那商幫在鎮上，祇住一夜便走，行至周井集西，沙漠無

人之地，果然遇盜，全數慘死，朝棟躲在一旁，看得畢真，寡不敵衆，未敢上前，拿定乃弟，是夏吳二人所害，忙回設法報仇，經友人引見潘達，意欲轉請潘翔，代報弟仇，潘達說，家兄近受師訓，因他仇家太多，從此事不干已，不許無故，與人結仇，他素守信，必要推辭不往，還攔阻我去，但他極爲護羣，尤其我從小，父母雙亡，隨他長大，最承他關心疼愛，莫如作爲我，被你約了同去，一面令內人，告知家嫂，等我們走後，再對他說，他屢嫌我的本領不濟，又知三黑利害，既恐我爲人所傷，又恐挫了他的聲威。一定隨後趕去，不請自請，豈不是好，於是約了些朋友，裝着初出道，保暗鏢的鏢師，前往金沙鎮投店，潘達年青，膽大好勝，自恃水旱皆通，朝棟也是水旱兩路人物，便在店中，裝呆賣傻，故意雇船，改走水路，現成彩頭，吳勇自不放棄，一面下令盜船受雇，一面暗佈埋伏，潘達初意，是想船行中途，將船上盜黨擒下，問明實情殺死，回到岸上，此時乃兄，也必趕來，再尋夏吳諸首惡算帳，誰知吳勇，怕對方不好吃，所派的行船盜黨，俱是幾個能手，加上追兵埋伏，衆寡懸殊，按說難於討好，偏巧船行中途，河底忽起沙堆，將船攔住，不能行動，正值盜黨，貪功心盛，潘達性情剛烈，不到埋伏地頭，兩下便交了手，就這樣，雙方人數，無甚相差，還祇殺了一個平手，潘達誇下大口，不能立勝，方自發急，幸而潘翔一得信，早在暗中趕來，當衆上船以先，便隱伏後舵隱密之處，突然出現，連發暗器，殺死大半，有兩跳水逃走的，也被追上擒回，問明

口供殺死，尋來大石，將尸首墜沉河內，留下血書，用船上跳板竹篙，將行李衣包，推行上岸，依了潘達，還欲乘機，往尋首惡；潘翔力主慎重，說他手下徒黨，已有如此本領，必還有好些能手在內，三黑又和惡道常明元，當地官府勾結，事情在我身上，早晚尋他，爲世除害，祇要不忙，打蛇須在七寸頭上，謀定再動，先使他捉摸不動，到時自有處置，潘焦二人，也知三黑，實非易與，祇得允了，事有湊巧，潘氏弟兄，俱是獨行神叟鐵梧桐馬震的師姪，因知馬震，歸隱多年，不肯再出，未便往約，日前另約了兩個，能敵惡道的能手，今早行抵鎮前，忽與馬震同伴，連珠彈韓洪相遇，韓洪之父，韓道生在日，原與馬震交好，韓洪與潘氏弟兄，也是世交，昔年俱在北京見過，韓洪前年，隨甘撫護院，來到涼州，往訪潘翔未遇，不久便吃何天勝，勾結惡道虎爪真人常明元，用熬手打倒，辭退出衙，自覺本領不濟，起想師叔馬震，隱居青海，當他未死以前，曾允遇便指教，傳授武功，祇爲衣食奔走，相隔又遠，無暇分身，現爲惡道所敗，不能在撫衙立足，更無顏再回北京，重作保鏢行業，馬震是青海大富，買賣甚多，正好投奔他去，既可學習本領，並可求他，謀取衣食，主意打好，連夜趕到青海，偏巧馬震，出遊遠地，說要一兩年纔回，方自失望爲難，幸而馬震之姪馬驥，豪俠好義，問明細底來意，知是世交弟兄，慇懃留住，又給韓洪家中，送去好些度用，韓洪自是感奮，平時幫着馬家，料理田業牧場，早晚隨馬家子弟，下苦練武，一住兩年多，這日忽聞馬震歸來，

見面之後，纔知馬震，早已回轉，不過中間，又出外幾次，因聽姪兒說起，想造就老友之子，故意不見，卻在暗中查考，命人指點，本還想再隔些時見面，因有一世僕宋源，爲友助拳，往金沙鎮夏三黑店中尋仇，三黑不知是馬家的人，殺死也還難怪，可恨三黑，已知來人底細，宋源之弟宋林，還是他的得力同黨，竟敢暗用鬼計埋伏，瞞了宋林，將去的人，一齊殺死，三黑近年，惡貫已盈，行事又陰又毒，害人直難數計，如按馬震當年，賭惡如仇行動，早就不能容忍，祇爲退隱多年，不願再管閒事，初意後輩中，能手甚多，幾時得便，命人將他除去，無須親往，遷延至今，不料竟鬧到自己頭上，同時又訪問出三黑，近拜金天觀惡道，常明元爲師，並還勾結官府，別人前往，難於完善，決定親自出馬，便和韓洪，先往蘭州省城，住了幾日，一面訪查惡道，和三黑惡跡，以及與撫衙，勾結情形，那日安德，何天勝，出亭所遇，便是馬韓二人，不久，二人起身，到了金沙鎮上，馬震忽遇江南來的，一位好友，爲防韓洪面熟，令隨那好友，同往所寄寓的，居停家中暫住，自往北號住店，借佔上房爲由，大鬧了一陣，一面指示韓洪機密，令其依言行事，由當晚起，祇一兩日功夫，連殺傷了好些盜黨，救了許多商客生命財產，當晚韓洪，前往北店，去見馬震，恰與潘氏弟兄，不期而遇，互相說了來意，二潘自是心喜，斷定此次，事已鬧大，三黑惡貫滿盈，決無倖理，正商量去見馬震，潘達想起前事，欲爲許多被害冤魂報仇，上來便給三黑，一個報應，使其在伏誅以前，多受

苦痛，提議殺他全家，但知此事，馬震必不能允，想由乃兄潘翔，隨韓洪先見馬震，自己暫時不往，殺完了人，再丟拜見，以免攔阻，不能不遵，潘翔說，殺死夏吳全家，雖是天理昭彰，該受之報，但他本人不在，這等行逕，保不被人議論，潘達氣道，哥哥你不用管，我自先往二賊家中，給這些屈死冤魂，出點惡氣再說，潘翔也想起，二賊行爲，實是可惡，便不再攔，三人商量一陣，決定分頭行事，先見馬震，領了機宜，由韓洪到三黑窗外傳話，正給三黑難看，恰值三黑手下，三個得力同黨，聞警趕來應援，見來人對窗發威，室中夏吳等人，居然忍受，沒敢出面，和人較量，料知不是易與，心中憤恨，妄想暗算，不料房簷上，還伏有潘翔，早就瞥見三盜黨，門側探頭縮腦，有了準備，盜黨中的小龍神烏長勝，首吃潘翔，用點穴法點倒，雙頭太歲郁開泰，水上飛蛇件九，原與烏長勝約定，乘敵不備，一擁齊上，緊隨在後，見烏長勝面前，黑影一閃，忽然倒地，心方失驚，韓洪久經大敵，早自覺察，轉身縱到，和潘翔一人一個，將二賊同時點倒，互打一個手式，將三盜黨，左耳割下，一同縱身飛出，潘達交遊最廣，自從近年，訪知許多吃鏢行飯的朋友，平日失蹤，俱葬送在夏吳二賊手裏，痛恨入骨。惟恐馬震知道攔阻，不便違抗，一經商定，便請乃兄和韓洪，候他起身之後，再見馬震，隨即加急飛馳，往蘭州趕去，正是三黑，平日大意，自恃從未失風，近年又和官府通了聲氣，并有惡道常明元護符，以爲無人敢惹，手下黨羽，除了月例聚會，全數派遣在外，祇有

小魚鷹蔡全，鐵巴掌牛四，兩個常時陪侍的，心腹黨羽，僅能架着三黑，出壞主意，胡吹亂捧，並無真實本領，這次還隨了出來，家中祇妻妾子女，和十多名下人，三黑爲防洩露機密，莊院孤懸，佃戶另有村落，相隔頗遠，都是當地，老實鄉民，照例無故，不許登門，潘氏弟兄，早就探知細底，到時又在夜間，三黑生性疑忌，又喜模彷官紳，家規嚴厲，內外之分極嚴，自身祇一出外，手下人決不許擅入裏進，天纔微黑，便將重門緊閉，晚飯後，全家均須安歇，潘達直入內宅，一點事也沒費，便給殺了一個乾淨，各將人耳，削落一隻帶好，趕向前面，那十餘名下人，過慣安逸歲月，做夢也沒想到，變生頃刻，知三黑不會回來，主母不能管及前面的事，弄些酒肉，大吃大喝，多半醉倒，這類下人，多是相隨三黑多年，由跑腿備眼線，積下勞績的嘍囉，一個有本領的也沒有，雖有幾個沒吃醉的，也禁不得潘達動手，到是潘達恐有妄殺，上去不下絕情，先打倒了兩個，將衆鎮住，然後逼令互動手，自行綁起，選出兩個，一問口供，那個也是作惡多端，無一善良之輩，不由怒起，暗忖這座莊院，孤懸山野之間，四無鄰居，既都惡賊，又已問明人數不短，殺完放火一燒，到也乾淨，便不往下再問，將諸盜夥，用分筋錯骨法，錯開筋骨，禁閉一處，奔向後院柴堆，取了大綱柴草，堆放室外，然後點燃大束火把，由前院燒到後院，點燃了十多處，三黑屋宇高大，門窗戶壁，十九木質，又值天乾風燥，晃眼烈燄騰空，潘達自覺惡氣，消了一半，忙着回趕，剛要離去，似聞身後，

嗤的一聲冷笑，回顧並無人影，跟着又是一聲，疑是所燒木料有油，發出來的聲音，身後除了火場，便是一片菜園，火勢甚大，四外通明，有人不會不見，也沒在意，因從盜夥口裏，問出渡口，還有羊皮筏子，當地近隔省城，三黑所轄渡口，祇這一處，公平買賣，永不作案，那管渡河的，又是尋常水手，盜乘極易，相去不過六七里，祇中間，隔着一片高崖，於是飛步趕往，到了一看，那羊皮筏子，平時多半折散，要用現搭，因三黑出巡，恐有什事，臨時需用，現成打足了氣，搭好浮在岸旁，夜來管渡口的人，又都離開，潘達祇在大船上，取了到地時，所用鍊抓鈎竿，解開纜索，便和箭一般，順法淌去，晃眼十餘里，過了那片高崖，回望來路，紅光上冲霄漢，猛想起三黑，除田業外，家中金銀，定然積存無數，自己不要，取些出來，救濟窮苦也好，怎的疏忽，放完火就走，一毫未取，皮筏順流而下，其走如飛，時已不早，其勢不能停泊，再回原處，火已蔓延，便回也無法往取，自怨粗心，好生悔惜不置，一會皮筏駛近金沙鎮，忙將鍊抓，搭向河崖之上，用力一扯，橫流而渡，近岸縱身一躍，便到上面，就手將抓拔起，擲向筏上，任其隨流漂去，剛趕到鎮口，便遇潘翔韓洪，向馬震復完了命，迎上前來，三人會合，略說前事，吳勇的家，就在鎮後不遠，因恐同黨嫉他，田業家財雖廣，屋宇不大，三人又是容易易，抄着夏家前文，給他收拾了個乾淨，一同趕向三黑店內，將人耳包，隔窗投入，三黑見敵人，簡直趕盡殺絕，先還打算，賣個人物光棍，還幾句外場的

話，及聽來人，一道字號，竟是七巧追魂潘翔，不由呆在那裏，做聲不得，圓瞪着一雙凶睛，望着窗戶，過了合一會，不聽外面，再有聲息，料知仇敵已去，覺着室中，靜悄悄的，回臉一看，吳勇急昏倒地，方始醒轉，正用雙手，握着那包人耳，淚如泉湧，新割下的人耳，吃他雙手，用力一握，鮮血順着指縫，點點下滴，染得滿手通紅，室中除新受傷的，烏長勝，郁開泰，件九三人外，還有幾個，適纔搭人進來，幫同照料的店夥，因見三黑，全家命喪，受此重創，面容慘厲，似要失心瘋狂之狀，俱都嚇得鴉雀無聲，沒人敢嗤一口大氣，連那三個傷人，也都恐增三黑心煩，強忍苦痛，不敢呻吟，時已更深，西陲夜寒，本就愁風蕭颯，每人臉上，過籠罩着一層黑雲。桌上燈燭臨窗，被窗隙進來的風一吹，寒焰搖閃，人影憧憧，映向壁間，越增了幾分，悲慘情況，各人都知大禍，就要臨頭，不保朝夜，說不出的忿恨悲急，尤其吳勇，自知事由自己疏忽，惹出這大一場大禍，一方既因妻妾子女，全數被殺傷心，一方更恐三黑，皮氣不好，追原禍始，與己爲難，欲哭不敢，不哭又忍不住，急得望着手握人耳，心如刀割，熱淚似水一般，直淋下來，正難受間，忽見三黑，兩眼紅經怒凸，回臉瞪他，料要遷怒發作，不由兩眼，直冒金星，心方一震，三黑條地奔過，手指吳勇，厲聲喝道，吳兄弟，這算什麼，長在江河中行船，多好水手，也保不有翻了的時候；老婆娃多好，也不是出身就帶來的，莫看敵人多凶，祇有三寸氣在，就有翻梢的望頭，傷心怎的，說罷，將那包人耳，

劈手搶過，夏吳兩家人耳，本分兩起包好，外用油紙，包在一齊，投入以後，吳勇聽出不妙，事不關心，關心者亂，也不顧聽三黑，和仇敵答話，首先打開，恰是自家那一包，當時急昏，剩那一包，被吳勇拾起時，放在桌上，三黑始終未看一眼，這時一同拿起順手遞給傍立店夥，喝道，把這拿去，放在後面神堂上，等有命報仇時，再說，沒的亂人心意，再準備一桌，酒席備用，店夥自是諾諾連聲，接過便走，方出房門，三黑猛覺心頭一酸，淚水似要奪眶而出，忙把心神一定，牙齒挫了兩挫，哈哈兩聲笑罷，回到原處坐下，要知後事如何，以及金天觀雷壇大會等，諸緊要節目，均在下集分解。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9160B

